德州孫義山先生鑒定

上元王遜升編輯

詩經去疑

古吳三樂齋梓行

敘

古詩三千孔子刪之而存三百十一篇宋朱子考亭先生又爲之提綱挈維句櫛字比作爲集傳以行于世其間上自朝廷宗廟之歌頌

下及閨門閭巷之謳吟凡忠臣孝
子之言勞人思婦之語無不備載
且也錄其貞不逸其淫紀其盛不
遺其衰是以板蕩之什與文王清
廟而偕陳桑間濮上之音與關雎

麟趾而並列亦以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然則詩三百篇孰是可以畧而不講者乎第攻舉子業者往往

以場屋命題多出于吉祥之詞變風變雅輙庋高閣經學之荒非一日矣近奉

天子命直省學臣歲試諸生益以經藝一通則衡文者之命題必將千

變萬化不執一律而習一經者固宜合全經以講明而切究之未可意爲去取也予以舌耕爲業時與諸弟子講解經義其職也因是以次第編輯五經講義而門下士洽

詩者尤多故先取前輩毛詩講說訂為是編若歐陽氏正義蘇氏詩解嚴氏詩輯朱氏疏義以及黃氏通解徐氏六帖沈氏說通姚氏疑問陳氏心印顧氏說約罔不融會

貫通于其中非敢謂羽翼聖經亦兢兢焉期與考亭集傳無少謬戾云耳名之曰去疑仍四子書之舊也

時

雍正九年歲次辛亥春王正月上
元後學王文烜手撰

云耳名之曰去疑仍四子書之舊
疏號嘉期與考亭集傳無少謬戾
貫通于其中非敢謂羽翼聖經亦

詩經主疑

全詩提綱

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上明三綱下達五常興觀群怨於是焉備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藩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歌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古詩本三千餘篇至孔子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篇考之儀禮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攷其大旨蓋憫平王之教化不行則以雅爲風尊周公之大有勳勞則以風爲頌治國先治家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亂極則思治以豳風居十三國之終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于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栢舟見匹夫之不可易也于淇澳見古人可以爲君子也于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于木瓜見報施之禮行也于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于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于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見周公之所以造周也于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于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于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于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于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于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于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華廢則忠信

詩經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奏音)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

缺矣棠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朋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中國微矣按詩有三經風雅頌也有三緯賦興比也有六義合經緯也又有四始則關雎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也風者各因民俗之歌謠太史陳之于王而頒之于樂官者也雅者正樂也小雅則宴享之樂大雅則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詞也頌者形容功德而薦之于廟也賦者直敘其事興者託物起興比者引物比例關雎為詩之首以王化起于閨門也殷武為詩之終以成功報廟也周南者周家之化及于南方諸國也召南者以周有召公敷化而及南方諸國也周南無周公之詩以近于文王有德而不及見召公之詩則以在外而其德顯也王風則東遷之後畿內之詩等於列國也魯亦有頌者成王賜魯重祭亦得告成于周公之廟也衛武之詩議論音節有關大節故入于雅鄭風之淫留以示戒豳乃周公之詩而次于風之末以各國之變風非周公無以正之也商皆係周而有商頌孔子乃商之後習記先王之樂而不盡革之也正風則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也變風則自邶至豳十三國諸篇也正雅則自鹿鳴至菁莪自文王至卷阿也變雅則自六月至何草自民勞至召旻要其詞不出于美善刺惡總其教不出於溫柔敦厚被其義不出于思無邪之一言也而莫甚

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

于先于之序詩也。或有問于子曰。詩何爲而作也。子應之曰云云。考漢之說詩者。分爲四家。魯詩始于申培。而盛于韋賢。齊詩始于轅固而盛于匡衡。韓詩起于韓嬰。而盛于王吉。毛詩起于毛公。而顯于鄭玄。嗣後疏之者。何胤。全緩。輩。而唯劉焯兄弟爲殊絕。宋歐陽氏。蘇氏。諸家皆有訓釋。至朱傳出。而其說始定焉。○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于浮丘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列于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爲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陳氏曰。毛公有大毛公小毛公。鄭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于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

生於其時。旣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刋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敎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敎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

賦比興大義

賦者或景或物直就其事而言之爲賦其體亦自不一如葛覃首章之類追叙之詞也如采薇末章之類預道之詞也如采芑章如霆如雷等句常武章如飛如翰等句抑抑章投我以桃等句昊天章泚之竭矣四句是借字形容都在正意上講不可涉于比如雄雉章瞻彼日月悠悠我思杕杜章陟彼北山言采其芑出車章春日遲遲四句小明章明明上天二句是對景抒思要在時物上點綴不可涉于興各隨其體寫之可也

比者物也雖說此物不易曉故取彼一件物對此一件物而比之使人即彼而識此也如白華菅兮一章是本文有正意顯而反比者也如終其永懷二章是言外補正意隱而暗比者也不敢正言則如終風碩鼠等章之爲尊者諱影射言之則如鶴鳴綿蠻等章之寓意諷切又如老馬反爲駒一章正意反點在面上誰謂荼苦二句以正意相形講采苓采苓二章就當正意說又比之變局也然不可拘也

興者起也欲有所詠先言他物以起其詩然其體亦自不同有因所見以起興若桃之夭夭江有汜是也有切其意以起興若關關雎鳩綠竹猗猗是也有就其事起興者若兔罝章以肅肅與赳赳是也有叶其韻起興者若[illegible]泮章以其芹與其旂是也又有順興若魚在在藻之章逆興若有饛簋飧章其類不可悉數須一一詳之

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

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

諷詠以㬎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閒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上元王文烜遂升編輯

國風總要

程子曰二南爲教於衽席之間閨門之中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而謂之正風。安成劉氏曰男女亂倫而邶鄘衛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國之風變畋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嗇褊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槩也然變詩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自省而知所戒蓋亦莫非所以爲教也。又曰集傳于國風之下繫以一者以國風居四詩之首也于周南之下繫以一之一者以周南又居國風中十五國之首也後倣此

詩經卷之一

朱熹集註

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

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内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葢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葢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卽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

周南召南大意

二南皆文王之風化周南之詩多爲文王故言王者之風召南之詩多爲諸侯而作故言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朱子曰詩言文王之德者係之周公以周公主内治也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係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文王治岐其東有紂其西昆夷其北玁狁故其化自北而南先被于江漢之域也

周南大意

關雎五章見文王修身齊家大要桃夭三章則國治漢廣汝墳則天下平終于麟趾關雎之應也而王化成矣

篇主旨○全詩重德上以窈窕二字為主首章興其以德配德之合次章追言昔日未得之憂三章極言已得之樂皆本窈窕之德說來末言得一邊憂樂俱照宮人言要得其一見后妃欣喜不能自已之情

關雎章○此宮人喜聖女姒氏之至而賦之也曰天生聖王必生聖女以為之配彼關而又關之雎鳩和鳴于河洲之上相聚而不相亂相親而不相狎物亦有善匹矣況此窈窕之淑女就其始至時觀之見其貞靜之德形為幽閒之度女中之聖者也以此配君子洵以德配德豈不為君子之好逑乎蓋雎鳩和鳴之中未嘗無別而淑女和順之中未嘗無褻故與文王肅雝之德相配而無愧也

此要摩寫始至時情景以關雎雌雄相應之和聲興淑女君子相配之理總關關內看出不亂不狎二意淑字在窈窕上見窈窕于其始至見都是德形于動靜之間者窈窕訓幽閒幽有深潛不露意閒有安靜自如意蓋幽閒外著而貞靜中存合來便成聖德君子雖指文王但文王是後日追稱只以君子還之好逑重淑女是配君子上須就母儀一國言蓋天開我周既生文王而作之君又生太姒而作之合所以肇八百之祥而啟多男之兆者此也

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關關雎鳩音疽在河之洲窈音杳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耦而不相亂耦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太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云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

參差章○夫淑女爲君子好逑。則向之未得何如耶。彼參差之荇菜可以羞神明也。則當或左或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所以成內治者不當或寤或寐無時以求之乎。若其求而未得則寤寐爲之思懷。而且其思之深長悠哉悠哉至于輾轉反側不能自安焉。其未得之憂如此。

此追想未得之憂眠起今日既得之樂。荇菜柔順芳潔可薦神明。淑女可以奉神靈理萬物故以起興。興意至四句便止。求之不得以下又深言其思之極也。參差擬其生出之有倫。左右者尋此索彼無一處不盡其分也。寤寐者夜想晨思無一時不盡其心也。所云求之不得者是文定之儀未舉造舟之禮未行時也。服如衣不離身。悠哉悠哉是無時不思意。輾轉反側正思之悠長處。此時太姒未入宮雖說思其窈窕只是思爲君子得善偶耳。兩章何中當字最宜玩見得有德如是則當如是也

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倣此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音杏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蒲北反悠哉悠哉輾音展轉反側。

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

三章○由今以觀昔、則其得也、又何如耶。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或左右以采之、而擇以致潔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或鼓瑟或鼓琴以友之、庶乎宣情于琴瑟、致愛于淑女矣。不特此也、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或左或右以芼之、而熟以致薦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或擊鐘或擊鼓以樂之、庶乎寄情于鐘鼓、淑女亦因以自娛矣。其已得之樂如此。夫宮人之于后妃、既極道其配匹之善、而又自叙其憂樂之情如此、則后妃之賢固有是徵、而詩人性情之正亦槩見矣。此文王風化之所由始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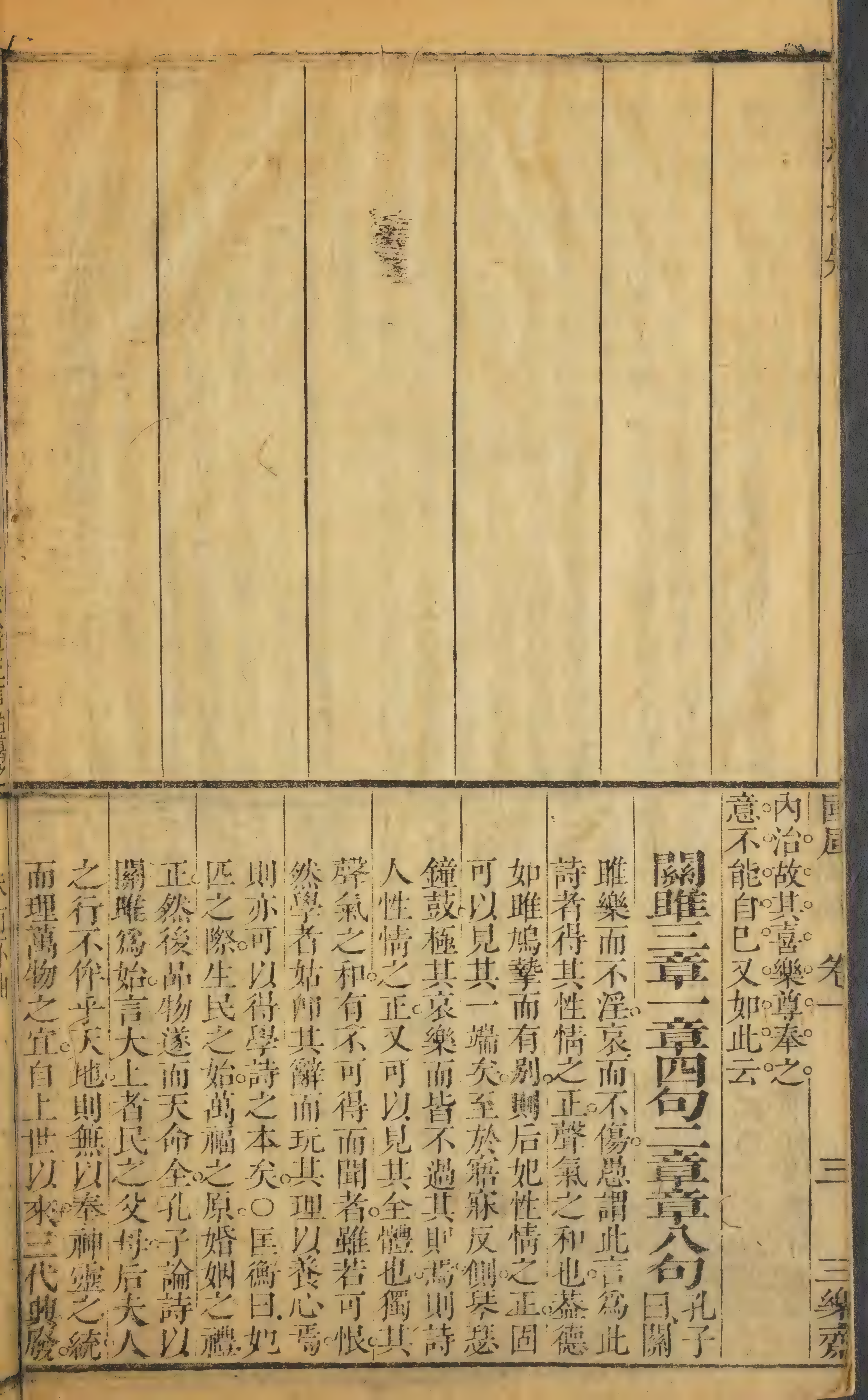
此正言今日既得之樂、不可與上節板對。荇菜當采擇烹芼以宜其用、與淑女當親愛娛樂以致其情。友樂以心言、二之字指淑女言。蓋好德之心形于友樂、而寄之琴瑟鐘鼓也。總見他喜樂尊奉有加無已意耳。琴瑟之音細密、故偶友。鐘鼓之聲宏暢、故屬樂。此卽在窈窕上看出其有可以交孚而友、有可以共暢而樂處。然在宮人只是喜君子得內助之美、不過借琴瑟鐘鼓以抒其喜悅不能自已之情、非眞待鐘鼓琴瑟而後然也。

附考周文王名昌。殷王祖甲二十八祀庚寅季秋之月甲子昌生。帝乙七祀季歷卒、昌立、是爲西伯。娶太姒爲妃。太妃大禹之後有莘姒氏女、號曰文母。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敎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有邪僻之事。

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臥不安席之意。○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叶此禮反**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叶羽已反**之。參差荇菜、左右芼**音帽叶音邈**之。窈窕淑女、鐘鼓樂**音洛**之。**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鐘、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亨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



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卽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

葛覃全旨○全詩以治葛爲主首章追叙葛生之景次章正言治葛之事末章則因葛之成而叙歸寧之意以結之勤儉孝敬俱是說詩者贊美之詞勿入后妃口中說

首章○此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也曰凡事之樂成者不忘勤始之思如今絺綌成矣追維往事猶記初夏之時葛之覃延而施于中谷者其葉方萋萋而茂盛蓋未可治以爲布而已存其漸矣斯時也黃鳥于飛集于灌木之上其鳴喈喈然和聲之遠聞已動女工之思矣一時景物若皆能以忘情耶

此追叙景物見葛有可治之漸首三句言葛之生是憶其方盛黃鳥三句又是葛方盛時應候之物因並及之不與葛于看飛而集集而鳴要見此時村樹木施而草木暢茂禽鳥和鳴已暢然動我以女工之思意○說鳥處句句要與葛黙照言灌木之集者與中谷之延適合也喈喈之鳴與萋萋之景致盡也

二章○追夫盛夏之時葛之覃延而施于中谷者其葉莫莫而茂盛則葛已成而可治以爲布矣由是刈而斬之以取其材濩而煮之以揉其性理其精者爲絺理其粗者爲綌成于勤苦而得之艱難我之服此服也心誠愛之而不忍以厭棄也

此正治葛時事重爲絺爲綌一句上是追述其事下是預道其情刈濩是未爲以前事二爲字有工夫條分縷析主織紝言服之無斁是預期語自當日而擬將來之情蓋勞而成之不敢遂而忘之註中雖極垢敝只是極言無斁之情非實事也勿泥愛服亦正見愛葛之意

未有不由此者也。

葛之覃兮施音異**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叶居奚反○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爲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鸝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追叙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于其上也後凡言賦者放此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乂音**是濩**音鑊**爲絺**音癡**爲綌**音隙叶去略反**服之無斁**音亦叶弋灼反○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濩煑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爲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

末章○夫絺綌之服既成則女工之事已畢歸寧之思豈能已乎于是以此意而告于師氏使告于君子以達吾歸寧之意然是行也服不可苟也盍薄治我私服之汚薄澣我禮服之衣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我父母矣使絺綌未成何暇爲此哉夫治葛一事而勤儉孝敬如此可以見王業之大本矣

此因絺綌既成而預計歸寧之事言告二句當以告君子爲主須摹寫他柔順婉曲略無得專制意薄汚以下乃自度之詞非告師氏語私衣禮衣不必是葛薄者聊且整頓之意私服多而垢多則用汚禮服少而垢少則用澣害澣害否單指禮衣言見私服在所當汚禮服不必盡澣耳歸寧是未然事觀註中將字可見歸寧亦是既成絺綌之事因言絺綌而敘及之非備絺綌以歸寧也○煩撋猶挼莎也撋音軟平聲

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音緩**我衣。害**音曷**澣害否、**如字**歸寧父母。**

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汚、煩撋之以去其汚、猶治亂而曰亂也。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辭。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爲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卷耳全旨○全詩以嗟我懷人爲主下皆承此說去篇內采物登高飲酒馬病僕痡俱是託言總是懷之不已而爲之極其排遣耳首一章嗟字末章吁字兩相照應

首章○此后妃思念君子而賦之也曰夫離則相思此人情也我于君子不在其能已耶維彼周行卷耳生焉吾方采采卷耳一頃筐尚未盈也嗟哉斯時我適有所懷之人則心與手違卷耳雖多不能復采而置之大道之旁矣雖頃筐未盈奚暇計哉

此託言不終于所事也采卷耳何以不盈只因念在君子而手爲心制牽爲情役註方字適字相應適非適然只是俄頃之間后妃之思君子頃是念念不忘非至此而適念也置彼周行非是將頃筐所采者棄之謂未采而生于周行者置之而不采也講懷字要切外處言民無所統內與家庭無所法不可作尋常女兒情態

二章○夫懷之不可計欲陟彼崔嵬之山以望君子而往從之奈何我馬虺隤而不能進而登高無由也然此心之懷終不能已于是姑酌彼金罍之酒以自解庶不至於永懷乎

三章○惟懷之不已計欲陟彼高岡之上以望君子而往從之奈何我馬玄黃而不能前而登高無由也然此心之傷終不能遏于是姑酌彼兕觥之酒以自解庶不至于永傷乎

登高酌酒俱從懷想中虛設一景象如此然登高意重勿與酌酒對曰我姑曰維以不永明知思君子之懷終不可解非真欲釋其憂而不思也懷字頂上懷字來傷字從懷字出然永傷又重于永懷總是無聊之詞

采采卷耳卷上聲不盈頃筐頃音傾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叶戶郎反○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欹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陟彼崔音摧嵬音巍我馬虺音灰隤音頹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叶胡隈反○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爲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永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爲念也○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音似

四章○然我之懐猶未已也。又計欲陟彼砠山之上。以望君子而往從之。奈何馬則瘏矣而不能進。僕則痡矣而不能行。往從之計不就。此心之慼終無由釋。云如之何。亦付之長歎而已。后妃之情如此。可謂貞靜專一者也。

此與上二章同一意。只是疊咏成章。非謂登此不遂。而復欲登彼也。云何吁矣。云何二字畧讀斷。是如何是處之意也。吁字又從傷字來。

樛木全旨○全詩重樂只一句。大抵入宮見妬。則不見其可樂。但見其可畏。此云樂只。即指逮下之德言。福履不外于富貴子孫綏將成三字。緊言不一。見其稱願無已之情也。稱者。稱其德之已然。願者。願其福之未然。三章雖無淺深。然須想見有登隊之趣在

首章○此衆妾樂后妃之德。而稱願之也。曰惟德足以致福。彼南山之木乃樛然而下垂。則葛藟得以縈纍乎上矣。此固物類相資之必然者。况我樂只君子。恩意溢而嫌疑盡泯。慈愛通而忌刻不生。其德如此。吾知惟德動天。而福履自綏。凡安貞之吉。豫順之休。亦若葛之纍乎樛木。豈出于倖致哉。

觥、音肱叶古黃反**維以不永傷**、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兕角爲爵也。○**陟彼砠**音疽**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吁矣**、賦也。石山戴土曰砠。瘏。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歎也。爾雅注引此作盱。張目望遠也。詳見何人斯篇。

卷耳四章章四句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

南有樛音鳩**木**、**葛藟**音壘**纍**音雷**之**、**樂**音洛**只**音紙**君子**、**福履綏之**、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纍。猶繫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

二章○南有樛木葛藟荒之物固因勢而相依也況我樂只君子其德隆矣將見德之所萃福必歸之其所以陰扶默助之者自不容已矣

三章○南有樛木葛藟縈之物固因勢而相依也況我樂只君子其德厚矣將見德之所萃福必歸之其所以左右成就之者自不容已矣夫后妃之德而衆妾稱願之如此可見文王刑于之化矣

此三章俱以木下曲而爲葛所附與德下及而爲福所歸葛藟正與福履不與衆妾此處易混綏將成俱要關合與意綏是保定孔固意與維繫相似將是陰扶默佑意與偏覆相似成是諸福純全有盛大悠久之意與旋繞相似福履要說得濶大蓋后妃之德國家所係宗廟神靈之慶自君子而身履其實世代綿長之澤自君子而適履其休故不曰福祿而曰福履福以眷命言履以饗用言此皆衆妾稱願之詞然所謂稱願者亦自說詩者口中道出本文有此意思無此字面若在口氣中說君人何以稱願之不得

螽斯全旨○全詩以和字貫于詵詵等字見衆妾贊美之至于宜爾字見衆妾感激之深但正意未露都須就螽斯上隱隱照著后妃爲妙

宜爾字最重以和名和所謂宜也

首章○此衆妾美后妃之子孫衆多也曰胤嗣之昌惟德致之彼螽斯之羽其集也詵詵焉和而無相害也由是和氣所感休祥攸萃是宜爾子孫之生而有振振之盛也

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履祿綏安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興也荒奄也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烏營反樂只君子福履成之興也縈旋也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音終斯羽詵詵音莘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真兮比也

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處和

二章○且是螽斯之羽虫其羣飛也有薨薨之聲焉和之見于聲者如此固宜爾之子孫繩繩應天時以變化而繩繩不絕矣

末章○螽斯之羽虫其止也緝緝其會聚焉和之見于聚者如此固宜爾之子孫也感氣化以成形而蟄蟄其衆多矣然則我后妃逮下之仁昌後之福觀螽斯可見矣

螽斯是羽虫故曰螽斯羽勿作翅看大凡物群則爭爭則相吞相噬而生息必少惟螽斯群處和集故宜子孫之多子孫即指螽斯之子孫以巳然者言之非祝願之詞詵詵以群處之和言薨薨以飛聲之和言揖揖以形聚之和言振振繩繩蟄蟄只是形容其多意

桃夭全旨○此就女子始嫁之時而贊因預定其巳嫁之後必有以宜其室家也全詩總是咏嘆無巳之意命用于親則非行露之沾濡故曰以正嫁適其候則非摽梅之嘆嗟故曰以時

首章○此詩人美女子之賢也曰婚姻要正始男女貴及時彼桃之夭夭木少則花盛故其花灼灼然可觀矣况之子于歸守正俟時吾知內宜其室而有靜好之風外宜其家而有柔順之貞婦道之克修端于御輪之初卜之矣夫安有不宜哉

二章○桃之夭夭且其實有蕡而盛矣况之子値此時而于歸吾知其婦道克盡長幼有懲夫婦有别室家之宜始有必然者矣

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絕貌○**螽斯羽、揖揖**音緝**兮。宜爾子孫蟄蟄兮。**比也揖會聚也蟄蟄亦多意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音腰**灼灼其華。**音花**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

三章○桃之夭夭且其葉蓁蓁而盛矣況之子際此時而于歸吾知其婦道克閑內外雝肅尊卑和睦家人之宜殆有必然者矣覩女子之賢見刑治之化矣

以木少則花盛與女賢則家宜也女子之賢別無可見只在婚姻之特上見之所謂惟其有待時之貞而後有應時之禮也桃木先華華落見實葉乃漸長亦見立言之次宜室宜家與就後日言註中必字是預定之詞非預期之詞宜字妙只是停當相安女子無非無儀不過停當相安而已若求加焉即失之○前五詩只是文王一家此方及國故曰文王之化自家而國

兔罝全旨○此詩自是美賢才之衆多但當時之人各安職分非有容心詩人則從旁窺之而知其才可用耳三章一節緊一節好仇承干城而進言之腹心承好仇而進言之反覆嘆美總見其才之備而棫樸作人之化于此可見

首章○此美賢才之衆多也曰周才可用不獨四支十亂而已彼罝以捕兔杙以張罝肅肅之兔罝其椓杙以張之有丁丁之聲矣此赳赳之武夫語其迹不過山閒之野人耳然衛內捍外自有全能內恃以無恐外禦以得安推其公侯之干城乎

三章○不特其衛也彼肅肅兔罝則施于中逵之衢矣此赳赳之武夫其盡股肱之義致匪躬之節君能是臣亦能是上下其匹休矣不為公侯之好逑乎

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桃之夭夭有蕡音文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音臻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肅肅兔罝音嗟又子余反與夫叶椓之丁丁音爭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興也肅肅整飭貌罝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肅肅兔罝

三章。○又不特其匹也。彼肅肅兔罝。則設于中林之會矣。此赳赳之武夫。其精蘊蓄之中。鬪謀謨之秘。一乃心一乃德。而明良其胎合矣。不爲公侯之腹心乎。夫野人之才可用如此。觀在野而在朝可知。作人之化盛哉。

此詩之興實無取義。不過用肅肅赳赳相呼應耳。才就干城好仇腹心言。不可以赳赳爲才。赳赳是武勇形狀。非美之也。玩註雖字可見美之通在下句。說正意要與興意相關。丁丁爲內外相應之聲。干城爲內外相衛之象。中逵爲在在可通之路。好仇爲在在可匹之能。中林深密而不露。腹心深密而難知。此皆與意相關處。公侯二字勿忽識。蓋公侯是何等樣人。而兔罝武夫。足爲其倚重。且與之匹体。甚至精神契合。是何等才。干城言出猷禎抱。足以折衝禦侮。隱然甲兵之衛。故曰干。屹然金湯之固。故曰城。好仇君臣相敵體之意。禦侮以安社稷。撥亂以定國家。公侯能之。武夫亦能之也。腹心情投意合。與公侯精蘊相通。其未議足以參一堂之治。深志足以通兩抱之知。武夫與公侯不約而孚者也。腹心而謂之才者。蓋心是才蘊于內而爲體。才是心發于外而爲用。腹心亦才也。

芣苢全旨。○此是采物而歷賦其事之始終。三章語有次第。首章言求物之事。次章言取物之事。末章言貯物之事。當時王風熙熙。與物同春。即婦人亦且相忘于聖化之中。其追隨游息。有一段從容自得景象。便是相樂意。相樂即于賦其事上見之。非以采芣苢爲樂。亦非以家室和平爲樂也。

首章。○此室家和平。婦人賦其事以相樂也。曰物類以時[illegible]人情固

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叶渠之反。○興也。逵。九達之道。仇與逑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苢。音浮。音以。薄言采之。叶此禮反。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叶羽已反。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都奪反。采采

物而適絓彼芣苢不有可采者耶方其始也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而求其所生之處焉既也采采芣苢薄言有之而得其所生之處焉一時共事若有以暢吾人之情矣

二章○采采芣苢既有矣其穗可掇也則薄言掇之而相與拾其穗焉采采芣苢既掇之其子可捋也則薄言捋之而相與捋其子焉一掇一捋吾固與爾而共適矣

末章○采采芣苢捋之既多非手所能掬則衣以貯之而執其袺于手焉采匕芣苢貯之既久非手所能執則以衣貯之而扱其袺于帶間焉一袺一襭吾固以芣苢而相忘矣夫采物細事而和平可慶治平之化遂矣

采采非一采也數薄字無事而聊且有事于此之意數言字共事相呼之意求其所生之處曰采得其所生之處曰有拾其穗之在地曰掇取其子之在穗者曰捋捋之多則一掬難容故袺而貯之袺貯之久則手執爲勞故襭而插之帶間此詩終篇言樂終不露出樂字註家皆和平等句皆說詩者言外補入不入詩人口中無事自和平上生來非無女工之謂也

漢廣全旨○三章一意總是反覆咏嘆游女之不可求重不可求上江漢之喻秣馬之願皆根此來敬悅首章已有了下但申嘆之耳

首章○此咏嘆貞女之不可求也曰習俗易以移人德化難于女子今有不然者維彼南山有喬木焉上竦無枝則不可得而休息矣江漢有游女焉端莊靜一則不可得而妄求矣賢女之貞也如此譬之漢水發源于嶓冢流衍于大別自雍及荆而極其水之廣矣曾得而泳之耶譬

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賦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音絜之賦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袵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袵於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叶古曠反矣不可泳叶于誑反思江之永叶弋亮反矣不可方叶南妄反思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太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文王之化

之江水發源于岷山會同于漢源自蜀及楚而極其水之永矣會得而方之耶然則游女之不可求猶漢之不可泳江之不可方而已矣豈復前日之可比哉

上四句以喬木高聳而難息對游女貞潔而難求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江漢不可方泳以比貞女不復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比不可求者凜凜節操令人莫犯蓋感可求者而嘆其美非謂昔可求而今不可求也就游女身上想他令人望而知敬光景要入端莊靜一意端莊以容貌言靜一以性情言不可求言女之端潔不可求非詩人眞求之而知其不可也不可泳不可方亦緊靠着漢廣江永不爲泳之方之者說蓋望女而知其不可求望江漢而自然不可方泳非待試而後知也末四句亦因游女在漢上遂觸景相況耳擬忌犢出正意○泳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傳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桴編竹大曰筏小曰桴

二章○夫游女之賢如此吾將何以好其德耶彼翹翹錯薪有楚生焉則言刈其楚況之子順時以于歸我願爲之秣其馬蓋好德心然雖賤役吾亦所樂爲矣然則游女之不可求其卽漢廣終不可泳江永終不可方而已可以非禮求之哉

三章○彼翹翹錯薪有蔞生焉則言刈其蔞況之子順時以于歸我願爲之秣其駒蓋愛德心誠雖卑役吾亦所不辭也然則游女之不可求其以漢廣終不可泳江永終不可方而已容以非義干之哉覩此游女孰謂人心難以化服哉

此卽上不可求而反覆嘆之錯薪而得刈楚刈蔞之子于歸而得秣

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復詠歎之也○翹翹（音喬）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叶滿補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子指游女也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音閭）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

[illegible]皆可喜可願之事故相呼爲興是與漢皆是薪中之翹翹者刈之不從其雜于薪也于歸亦未然而冀願之詞秣馬秣駒只是慕其不可求而設此以致好德之誠亦止可言而不能行也要貼悅之至下四句要得咏嘆無已意亦本敬之深較上進一層

汝墳全旨。此詩作于既見之後要得追賦口氣首章追言未見之憂次章正言既見之喜末節則又憫其勞而勸之以義此見婦人之賢而亦文王之化所感也

首章。此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而追賦之也曰人生有離有合而情之憂喜寄焉如我嘗往歲君子行役未歸也我嘗遵彼汝墳之上于木之大者不可以斧取也則伐其條焉木之細者可以全伐之也則伐其枚焉彼一時也君子未歸有以重吾睽違之感而思望之切殆惄然如飢之重而不能堪也吾于斯時嘗憶其遐棄我矣豈知有今日之樂哉

首二句是追賦去年事有感時興慨意此是未見君子正奉父母之命以供役也凡人飢而思食其意惄然婦人思君子之切一似重有飢者故曰調飢此處須含下遐棄意

二章○當夫今歲遵彼汝水之旁伐其成枝之條又伐其復生之肄焉則踰年矣此一時也君子既歸有以副吾願見之心而聚樂之下。方幸其不遐棄我也而調飢之思于是而始慰矣豈復如前日之憂耶

伐條肄是今年事此時忽見君子則役已畢而父母之命已終遐棄。不是恐君子二三其德而棄我恐在外有疾病或罹王法耳既見無復此慮矣末挽上調飢意。

漢廣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叶謨悲反**未見君子、惄**音溺**如調**音周**飢。**音几 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惄飢意也。調一作輖重也。○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音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魴音房**魚赬**音蟶**尾、王室如燬。**音毀下同**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

三章○夫喜合者情忘勞者義彼魚勞則尾赤魴魚之尾本白而今赤其勞甚矣我君子勞于王事鞠躬盡瘁何以異是乃王室之役事繁興如火方焚酷烈而未已其勞安得息乎然王室之政雖則如焚但今日之役西伯之命西伯懷保小民是吾民父母也望之甚邇而邇之瞻依在焉能不以父母之德而忘王室之勞乎夫憂于未見而喜于既見始憫其勞而終勉以正汝墳之婦被化深矣

前二章篤于夫婦之仁此一章篤于君臣之義首二句憫其勞下二句是忘其勞魴魚頳尾比其從役之勞形容憔悴也王室如燬亦即就首句見言其形容憔悴由王室之重役銷鑠之也接父母何言有拔之水火者即有登之衽席者孔邇甚親之意文王于民飢寒疾苦無不體恤瞻之依之如膝下一般故曰孔邇非以地言也此句雖是慰其勞然亦不我遐棄根由蓋不孔邇則遐棄矣未須繳轉不我遐棄方有情○父母雖指文王却不可露文王字樣蓋汝旁此時但知有西伯文王則沒後追稱耳

麟趾全旨○麟興聖裔之善而嘆其為王者之瑞全詩以振〻二字為脈麟性仁故足不踶額不抵角不觸無一體之不仁公為仁故一傳而公子再傳而公姓又旁及公族而無不仁首言公子繼言公姓終言公族以親疎為次第也

首章○此美子孫宗族皆化于善也曰吾觀諸公子而知周之德與周之所以興矣彼麟性仁厚者也言乎其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虫亦仁厚之至焉況我公仁厚故公子化之而有慈祥豈弟之風亦振〻其仁厚焉夫麟為治世休徵公子有此仁厚可以培國脈衍昌祚而周家一代

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音真公子叶獎里反于音吁嗟麟兮　興也

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

之祥在是矣于嗟乎是卽麟也而何必乎形類哉

二章○麟之仁厚不惟趾也言乎其定不抵乎物亦仁厚之至也況我公仁厚故公姓化之而有慈祥豈弟之風亦振振其仁厚焉夫麟爲治世休徵公姓有此仁厚則可以嗣宗祀守國祚而周家一代之祥在是矣吁嗟乎是卽麟也而何必乎形拘哉

末章○且麟之仁厚又不惟定也觀之乎角亦不觸乎物焉況我公仁厚故公族化之亦振乜其仁厚焉夫麟固治世之祥公族有此仁厚則輔公子公姓而周祚益篤周業益昌一代文明之運將有賴乎是矣吁嗟乎是卽麟也豈容以殊觀哉夫公子公姓化于德則宜王公族化于德則宜君此周之所以興也

三章一意總是咏嘆子孫宗族之賢註麟性仁厚與文王后妃之性仁厚此不過推原公子以下所由來是上一層意正意只重麟趾額角仁厚與子孫宗族仁厚耳講公子句不必從文王后妃說當時未有文王后妃之稱只說仁厚之化得之家庭便是慈惠溫柔而殘忍不形仁也含弘廣大而刻薄不作厚也于嗟麟兮直指公子說是嘆其爲麟也非擬其同于麟也

文王后妃德脩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爲王者之瑞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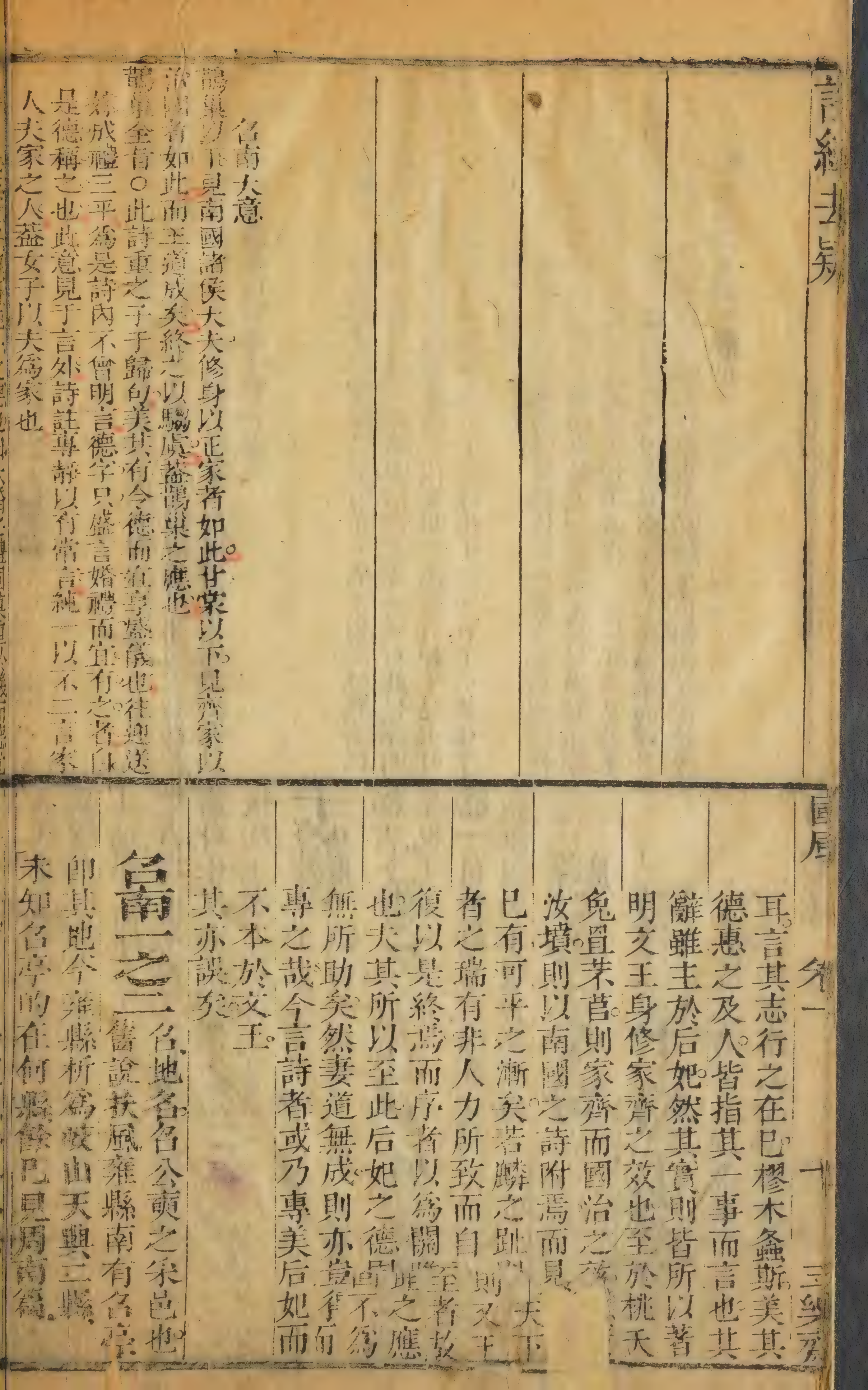
○**麟之定**音訂**振振公姓于嗟麟兮**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

○**麟之角**叶盧谷反**振振公族于嗟麟兮**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



召南大意

鵲巢以下見南國諸侯大夫修身以正家者如此甘棠以下見齊家以治國者如此而王道成矣終之以騶虞蓋鵲巢之應也

鵲巢全旨○此詩重之子于歸句美其有令德而宜享盛儀也往迎送皆成禮三平為是詩內不曾明言德字只盛言婚禮而宜有之者自是德稱之也此意見于言外詩註專靜以有常言純一以不二言家人夫家之人益女子以夫為家也

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辭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

首章○此美女子專靜純一之德也曰大婚之禮固莫重於儀而德尤所以彰禮之光者也彼鵲之有巢完固之巢也惟彼性拙之鳩常來居之言其純一之性固宜有享成巢之安矣况此之子德備于躬其順時而于歸也宜乎此國之往迎者其車有百輛之多矣

此言往迎之禮鳩性拙嘗享成巢與女子賢宜享盛禮居之是居處女德無可見只于鳩性拙上見百兩極言其盛但百兩亦是常禮必女子之德足以稱之而後見其宜無德則虛矣

二章○鵲之有巢完固之巢也惟彼性拙之鳩則居而有之益其安靜之性固宜有以遂安居之利矣况此之子德備于躬其順時而于歸也宜乎彼國之來嫁者其車有百兩之盛矣

此言來嫁之禮居者猶一時之暫方之則為其所有矣所謂惡知非有居之不疑也亦見性拙處

末章○維鵲有巢維鳩盈之而極孳息之蕃矣况此之子淑德攸備其順時而于歸也迎以百兩送以百兩諸姑伯姊爛其盈門大婚之禮于是乎成矣非有德何以稱哉此女子所以享盛禮也

此言成婚之禮盈之有呼群引類正與起衆媵娣姪成之兼迎送百兩言無曠儀無缺典也○說約云衆媵姪娣之多本鄭箋也會意釋經自妙但盈之本與成之不必認真說以混比骵此又當辨

維鵲有巢維鳩居叶姬御反之之子于歸百兩如字又音亮御音迓叶魚據反之

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完固鳩性拙不能為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盈滿也謂衆媵姪娣之多成成其禮也

采蘩全旨。全詩首二章是采蘩于未祭，僮僮二句是薦蘩于方祭，祁祁二句是徹蘩于祭畢，皆誠敬之所在也。

首章。此美夫人奉祭而始終盡敬也。曰國君奉祭，必使夫人相之，所以備內官而廣孝思也。彼蘩生于洛沚也，則采之于洛于沚焉，而不憚躬親之勞矣。是果何所用乎。蓋公侯有事于祭，而夫人有薦豆之禮，故是采之采，將以用之于公侯之事焉。

二章。不特采之洛沚也，彼蘩有生于澗中者，則采之于澗之中焉，而不憚躬親之煩矣。是果何所用乎。蓋公侯祭于都宮，夫人有葅醢之薦，故是蘩之采，將以用之于公侯之宮焉。一念之誠敬著于備蘩者如此。

此二章是備蘩事。于以，猶言往以也。重躬親意，然不必泥定親往，使人取之而責其事，即是躬親。公侯之事，言公侯有灌鬯之事，主婦有薦豆之禮也。公侯之宮，公侯有都宮之祭，主婦有東房之立也。皆預道其用有如此，是未祭以前，而一念之誠敬已著于此矣。

三章。此而蘩有事于薦矣，但見夫人被之戴于首者，僮僮而竦敬，此果何為乎。乃蘩葅方薦，祭事方殷，夙夜在公之時也，誠敬之見于薦蘩何如哉。繼此則蘩有事于徹矣，但見夫人被之加于首者，祁祁而舒徐，此果何為乎。乃蘩葅既徹，祀禮告終，薄言旋歸之時也，誠敬之見于徹蘩何如哉。夫祭有始終，而敬無間斷，此所以為賢哉。

此正為薦蘩與徹蘩時事。前二章見躬親之必謹，此一章見執事之有恪。但緣事之不易，敬不可見，而于被見之。僮僮，身不傾側，故被亦竦敬也。夙夜，正祭之時，聯珠未分之際，當夙而猶夜也。在公，要照洛沚之宅，寸是乎薦澗中之品于是乎陳意。祁祁，心不忘遠，敬亦有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叶上止反。

賦也。于，於也。蘩，白蒿也。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被音備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音旋歸。

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為之。僮僮，竦敬也。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

儀也旋時要賠公侯之事于是乎終公侯之宮于是乎離意終始終而能與公侯合敬如此

草虫全旨○全詩見感時物之變而切于思也草虫阜螽蕨薇一時所感皆君子去時所未有者而今忽見之故曰變總以未見而憂爲主既見既覯皆虛擬之詞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既見之喜亦一節深一節○詩中諸侯大夫言諸侯之大夫也故曰妻

首章○此大夫妻感物而思念君子也曰物類因時而變人情感物而思向我君子行役之時草虫未聞有聲也今則喓喓而鳴昔未聞而今聞矣阜螽未見有形也今則趯趯而躍昔未見而今見矣凡此皆時之變爲之也我也感時物頓異思君子未歸而此心之憂忡忡其靡然莫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忡忡之心庶可少平耶否則何能以自慰耶此詩作于未見之日其說既見方樂正見未見而憂也喓喓句是聞其聲趯趯句是見其形要得爲時已久意耳新所聞目新所見皆足以助其憂思忡忡憂直上也降則上者下矣既見覯其儀容既覯有接遇留連意兩亦字是擬之詞

二章○不但草虫阜螽已也且陟彼南山以望君子而言采其蕨焉是時物之變又于蕨有徵焉斯時也未見君子而憂心爲之惙惙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則我心之惙惙者始轉而悅懌耳不然豈其能忘耶

末章○又不但蕨也陟彼南山以望君子而言采其薇焉是時物之變又于薇有徵焉斯時也未見君子此心至于傷悲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然後此心之傷悲者始轉而夷平矣不然豈其能解耶夫有别離

公即所謂公桑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音腰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音充。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音杭叶呼攻反○賦也。喓喓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貌。阜螽蠜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語辭。覯遇。降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音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鼈也。初生無葉時可食。亦感時物之變也。惙憂貌。

之思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爲風之正也。
登山以望君子。采物以抒心憂時序變易亦在內傷也憂其聚也說
則聚者散矣傷悲心憂而失其平也夷則不平者平矣須得流連眄
望無已之情。

采蘋全旨○通詩重有齊季女一句。祭以齊爲主而齊必貫始終爲有
其采而盛盛而湘湘而奠皆是敬之所寓但未明白說出至末明指
之曰誰主此事乎乃能敬之少女也上面已有敬意不待末句總見

首章○此美大夫妻備物以相禮始終一于敬也曰大夫奉祭主婦助
奠禮也其致敬何如哉彼蘋可以羞神明而南澗之濱萍所生也于以
采之于南澗之濱焉藻可以荐宗廟而行潦之中藻所生也于以采之
于行潦之水焉雖皃味未成而誠敬已寓于躬采之時矣。
此敘其采物之敬主婦荐豆寔以蘋藻故用蘋藻南澗行潦不必謂
采之各有其處但只言博采無方意

二章○夫蘋藻既采矣由是而盛之則惟方器之筐與圓器之筥爲盛
蘋藻異品盛之各一其品正使無或淆也既盛矣由是而湘之則惟有
足之錡無足之釜焉蓋蘋藻異品湘之各一其具正使無或褻也雖宗
室牖下未奠而誠敬已寓于盛湘之中矣。
此叙其治物之敬盛而後湘循序也盛以筐筥湘以錡釜有常也循
序有常則嚴敬整飭可知嚴敬在心整飭在事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賦也。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潦音老

○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薸。濱，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

○于以盛之，盛音成。維筐及筥。筥音舉。于以湘之，維錡及釜。錡音奇。釜音父。○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爲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末章。然是蘋藻也，奠之果何在乎？蓋大夫祭于宗室，而牖下乃神靈所棲，以是而奠，殆感格于幽冥之表矣。然其奠也，主之果何人乎？蓋主婦雖少而齋敬者出于素習，明德惟馨，殆克當乎神明之意矣。事煩時久而敬不弛，大夫妻所為可美也。

此敘其薦物之敬。宗室為大夫始祖之廟，牖下乃宗廟中之牖下，神靈所棲之地，奠是陳設于此。到尸之方是薦豆之字，指蘋藻。尸非主祭，乃主此薦豆之事。有齋自其采之、治之，細審至誠處見得敬而得之。季女非天植其性能乎？通詩要以大夫作主，而主婦相之，如采蘋一例。註大夫妻是說詩者口氣，只稱主婦就是。○朱子曰：古凡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下皆南向。室西南隅為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也。凡廟主皆東向。

甘棠全旨○此詩三章，各首句有幸之之意，次句有愛護之意，末句則直指其本來心事也。全篇重在思德上，惟思德故愛及其樹，非因樹而思人也。思召伯之德而絕不道出思德字，并愛樹亦不知何以愛至此。說詩者須會此意。

首章○此思召伯之德也。曰：至德在人，去後尤思。惟彼甘棠，暢茂蕃蔭，吾方慮其不壽且孳也，奚忍翦之以傷其生，伐之以戕其性乎？夫微物何係？吾之愛蓋召伯向也循行南國以布王政，常舍此甘棠之下。今其人已去，其迹猶存，故見伯之所茇，恍見召伯也。思在召伯，愛在甘棠，寧忍以翦之伐之耶。

二章○蔽芾甘棠，非特勿翦勿伐而已，雖一敗折之，亦有所不忍也。所以然者，蓋以召伯布政之時，常憩息于此，故今思召伯不見，見此甘棠。

曰釜。○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叶後五反 **誰其尸之，有齊**音齋 **季女。**

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葅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音廢 **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音鈸 ○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叶蒲寐反 **召伯所憩。**音器 ○賦

如見名伯焉是以不忍敗之也况忍伐之乎

末章○蔽芾甘棠非特勿翦勿敗而已雖一拜屈之亦有所不忍也所以然者蓋以名伯布政之時常說舍于此故今思名伯不見見此甘棠如見名伯焉是以不忍拜之也况忍敗之乎夫甘棠且見愛矣名伯當何如耶名伯且見愛矣文王當何如耶此德化之盛矣

三章愛樹意一節深一節首提蔽芾二字即寓名伯庇蔭吾民有如此樹意六勿字就心不忍說非戒詞也刀斷之曰剪斧斬之曰伐手折之曰敗低曲之曰拜始則言不可斬伐而去之繼則言豈特不可斬伐但殘壞之亦不可終則言豈特不可殘壞但低曲之亦不可愛之愈深護之愈至也茇註訓草舍言草舍止也茇憩說只是循行南國時偶息其下非謂必舍于此而布政也玩註中或字可見○註後字是去後非沒後也

附考名伯名奭伯爵武王封名伯于北燕食采于名爲名康公

行露全旨○全詩以禮爲主首章託物以自守而因表其志見其不爲強暴所污恐人之犯禮也下二章是託物以自訴而欲伸其志見其不爲強暴所誣責人之失禮也

首章○此貞女自誓之詞也曰婚姻人道之始禮儀天下之閑如今之厭浥而方濕者行道間之露甚而可畏也當此之時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特畏此多露沾濡故有所不敢耳使冒行不顧豈自守之道哉

首句分上是有所畏之勢下是存敬畏之心不直言強暴但托言畏露絕人之意甚嚴而詞則婉以多露喻強暴似比然夜行多畏則已說出情事故屬賦行文只以行露影講方是賦體謂行多露謂字

也敗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叶變制反名伯所說音稅○賦也拜屈說舍也

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甘棠三章章三句

厭入聲浥音邑行露豈不夙夜叶羊茹反謂行多露賦也

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名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強暴所污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誰謂雀無角叶盧谷反何以

乃自量而自止之詞夙夜字不分只是清晨曉明未晞之時豈不夙夜亦只假設之詞其意只要見平日自守如此其嚴以起下暴白之辭耳

二章○夫我之自守如此然或誣我以必從吾將何以自訴也彼雀能穿屋者也能穿屋似乎有角矣誰謂之無角乎如或無角何以能穿我之屋也況女能速我獄者也速我獄似乎有家矣誰謂女無家乎如或無家何以能致我于獄爾雖致我于獄然媒妁未通六禮未備所以求爲室家之禮是有不足矣其將誰欺哉

末章○鼠能穿墉者也穿墉似有牙矣誰謂鼠無牙乎如或無牙何以能穿我墉況女能速我訟者也速我訟似乎有家矣誰謂女無家乎如曰無家何以能致我于訟女雖能致我于訟然禮儀未備身雖可誣而志決不可奪我將終守于禮而決不女從矣汝惡得以行其誣哉夫以禮自守而始終不渝貞女之被化深矣

自訴自暴白也雀淫物鼠貪物故以起興誰謂何以皆自人而言此四句是寔無而似有天下容有此貪屠而難伸者故替他人口氣而爲是若不相信之詞强暴者將必以此爲詞故言此以絕其[illegible]家不足責之以禮也曰亦不女從斷之以義也速獄速訟雖是多虛妄加處然不足不從則行露自汚吾身自潔雀角鼠牙亦無奈我何矣但獄訟亦是設詞非實事○牡齒也之大者

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叶音谷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爲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爲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誰謂鼠無牙叶五紅反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叶各空反何以速我訟叶祥容反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興也牙牡齒也墉牆也○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爲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全旨○此美大夫之服與容。而德自在其內通詩以素絲委蛇句作主。每節上二句。是燕服不過飾。下二句。是燕居有裕容。即此衣服有常。便是節儉處。從容自得便是正直處。不可云心之節儉形于服飾等語。

首章○此反覆嘆美大夫之詩也。曰服者德之表也。彼以羔羊之皮。爲燕居之裘。飾以素絲。惟尚乎白賁。約以五紽。不事乎華采。是其冲淡之風可挹矣。當其退食之際。自公而出也。其從容于履蹈。優游自得。而俯仰無愧矣。何節儉正直哉。

二章○羔裘之革。大夫之裘也。而飾是裘者。則惟素絲五緎焉。且容貌之間。從容自得。形于自公退食之餘。何節儉正直哉。

三章○羔羊之縫。大夫之裘也。而飾是裘者。則惟素絲五總焉。且容貌之間。從容自得。形于退食自公之餘。何節儉正直哉。此可想風化之原矣。

常情于私服私房之間。恒任意而爲之。莫知其非。大夫但取羔羊者。安其分。素者。不尚華。五者。不過侈。退食者。大抵進不能盡忠。必抱歉于退食。委蛇者。不拘亦不肆。蓋由其心無愧怍。故衣冠舉動泰然如此。縫中突兀爲紽。有界限爲緎。合二爲一曰總。委蛇指一身而言。非止步履間也。即私居之服。而朝服之宜可知。即公餘之步。而在公之節可知。服何以有常。文王卑服之化。風之也。容何以自得。文王敬止之範。風之也。

殷其雷全旨○此以雷之有定。反興君子之無定。每章上四句興君子行役之勞。下二句是美其德而冀其歸也。行役若君子事上之義。恩

羔羊之皮。叶蒲何反**素絲五紽。**音駝**退食自公。委**音威**蛇。**音移叶唐何反**委蛇。**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爲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紽。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羔羊之革。叶訖力反**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賦也。革。猶皮也。緎。裘之縫界也。○

羔羊之縫。音逢**素絲五總。**音宗**委蛇委蛇。退食自公。**賦也。縫。縫皮合之以爲裘也。總。亦未詳。

羔羊三章章四句

念君婦人愛夫之情不以私廢公全在莫敢或遑句遑上。

首章○此思念君子之詩也。曰天下不可逃者義而不容已者情。我其于君子何耶。彼殷然其雷。輕聲不動。則在南山之陽。是雷本無定。反有定矣。何此君子乃違此常處而爲國服勞。不得以少暇哉。豈不本有定反無定乎。且我君子振振然信厚。固吾所仰望而終身也。但國事未畢則未敢言歸。尚其早畢事而旋歸哉。尚其早畢事而旋歸哉。否則思念之情曷已耶。

二章○彼殷然之雷聲。則在南山之側。反有定矣。何此君子違此常所而獨無休息之期。反無定乎。且我君子振振然信厚。固恍然可想也。尚其早畢事而旋歸。庶有以慰吾之思矣。

末章○彼殷然之雷聲。則在南山之下。反有定矣。何此君子違此常所而獨無安處之期。反無定乎。且我君子振振然信厚。固恍然在目也。尚其早畢事而旋歸。庶有以慰吾之思矣。夫婦人于君子無妄思無怨詞可謂得性情之正矣。

此詩只一何字含許多思念之情。雷照上斯字。南山照下斯字。在照違字。殷殷照莫敢或遑。此是反興。見得雷聲舒則在南。此君子何去此而勤勞。追從之不息也。興意到四句止。下是又是轉處。振振不專泥夫婦相與就平日立心制行待人接物上說。無二三曰信。無刻薄曰厚。歸哉內公宗報上之後。庶慰調飢之想矣。語意歸重在其歸上。

○古者戍役仲春而歸。雷乃發聲。故卽時景而言。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音隱 振音眞

興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雷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叶莊力反 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叶後五反 何斯違斯。莫或遑處。上聲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梅全旨○女子之感皆一時事而意却一節緊一節七兮三兮塈之皆形容時晩之語未必遂是寔景全要得他兢兢自守意莫作急于從人語氣

首章○此貞女感婚期之過而欲昏禮之成也曰人道莫先于正始婚禮尤貴乎及時彼梅之方寔正婚姻時也今梅實已落在樹者僅有其七此時過而太晩矣此時求我之庶士凡納采請期之禮其及此吉日而來乎婚姻成則强暴息尚可安徐乎哉

二章○摽有梅其實之在樹者三則落又多矣七焉猶以爲晩而何三之繼見也故庶士之求我者與及今日而舉納采請期之禮可矣尚可待吉乎哉

三章○摽有梅實之在樹者已盡而頃筐以取之矣三焉已足爲懼而況三之盡摽也故庶士之求我者惟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告語而定其約于今矣尚可責以今日之禮乎哉夫思之益深言之益切其貞信自守如此

周禮仲春合會男女梅落之時則四月矣桃夭已過時矣故曰時過而太晩三個求字急惓中有分寸庶者未定之詞士者知禮義之人迨皇皇恐晩也然亦有求之不暴意迨吉迨今指納采請期之禮言謂則姑先定約俟行禮正是兢兢自守之深慮也

摽音殍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賦也。摽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迨及。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晩矣。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摽有梅。其實三兮。叶疏簪反求我庶士。迨其今兮。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蓋不待吉矣。○摽有梅。頃音傾筐塈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賦也。塈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全旨。詩意重感夫人使得進御。而語中絶不露出。只以勤勞歸于命而已。安命正其感恩深處。若一道破便無蘊藉

首章。此衆妾美夫人之詞也。曰情義無隔于上下之分。而嫌隙易生于衽席之間。若夫人與我豈其然乎。彼嘒然而微之小星。當初昏將旦則或三或五。錯落于天之東方矣。況我衆妾蒙夫人之惠得供進御。寧不肅肅然見星夜行。而夙夜在公以承事君子爲幸乎。夫我往返之勤如此。所以然者。蓋我所賦之命。寔不同于夫人之貴。分固當如是耳。使非夫人之惠。則欲往來之勤。亦不可得矣。

末章。○彼嘒然而微之小星。則維參與昴矣。況我衆妾蒙夫人之惠得供進御。寧不肅肅然見星夜行。而抱衾與裯以承事君子爲幸乎。夫我往返之勤如此。所以然者。而我所稟之命。寔不猶于夫人之尊。分固當如此耳。向非夫人之惠。則雖往來之勤。亦不可得矣。吁衆妾衷幸如此后妃樛木之化遠矣。

此因初昏將旦時往來。公所見星起興。不謂后爲大陰之象。妾借餘光以自耀。有類比體。三五在東。要點出初昏將旦意。方與下夙夜相應。初昏而稀星初出也。將旦而稀星既落也。三五指東方之宿。參昴指西方之宿。肅肅就步趨上言。乃敬謹不怠意。初昏將旦往來總在暗中。雖夙亦夜。故曰宵征。由夜見星而往。至夙見星而還。故曰夙夜在公。寔命不同。不猶。兩寔字可味。見心平氣和。無一毫勉強意。當重賦命不同于貴者。方見自安意。不可以貴賤平較。○抱衾與裯。不過進御供從之意。非謂妾御君所必抱衾裯以進也。通解云猶今之言鋪床疊被耳。雅甚。

嘒（音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遬貌。宵。夜。征。行也。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蓋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爲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嘒彼小星。維參（所森反）與昴（叶力求反）。肅肅宵征。抱衾與裯（音儔）。寔命不猶。

興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衾。被也。裯。襌被也。與亦取與昴與裯二字相應。猶。亦同也。

附考內則妻不在妾御不敢當夕。謂避女君之御日也朱傳引之只不敢專夜之意蓋夫人入御君所從容而有儀至旦太師奏鷄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珮玉于房中告去若媵妾則深自謹飭。雖得進御不敢卽安。故必曰肅肅。曰宵征。只是不同于夫人。非以見星往還爲不敢當夕也

江有汜全旨○此詩作於旣迎之後。乃媵妾臨行時大喜過望而進相擬議之詞當于叙事寓慶幸之意宜以悔處歌三字作骨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樂言之序也

首章○此媵妾美其嫡也曰人欲有蔽天理無終泯吾于今有感矣。彼江水之大猶有決而復入之汜是江猶有所容也此之子向者于歸固宜挾我偕行而乃不我以焉。然不我以要其始之迷耳其後也良心感悟深悔前日不以之非矣豈終于不我以哉

二章○彼江水之大則有小洲之渚矣此之子向者于歸則棄我而不與矣當時雖不我與而其後也迎我以歸得其所處而心安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末章○彼江水之大則有別出之沱矣此之子向者于歸則不過我而與俱矣當時雖不我過而其後也悔心旣萌乃嗟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至迎我以歸得其所處而詠歌以樂矣豈終于不我過哉夫嫡不與偕。終而能悔人情天理此爲至哉。

通解首一句與下四句照水決復入於理亦通然玩集傳猶字乃字自是反興。當三句便止四五句另轉不我以等句一重講便似煞話須只輕輕遞過而急將雖字作轉語其後卽指今日來迎時對前日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江有汜。音祀叶羊里反 **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叶虎洧反○興也水決復入爲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已而偕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江有沱。**

子歸時言則曰後悔處嘯歌總是媵妾行時慶幸正嫡有如此悔者悔其前日不與偕行就有欲迎意處則旣迎而心得其所安無少遺恨意嘯歌兼頂上兩項來當其悔時未安則憤故嘯及旣處時已安則樂故歌一直說下當重在歌上○註待年請待年于父母之國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媵必與嫡偕行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

野有死麕全旨○此詩要玩貞潔自守四字首二章與其見誘以見貞女不當誘下述其拒誘者之詞皆美之也曰林曰野曰尨宛然村落中光景以小民之家而有此女子非被化何以能然

首章○此美女子之貞潔自守也曰禮義大閑人不可踰彼野有死麕欲取之者必有白茅包之是一物之微而取之有不苟矣然則有女當春而有婚姻之懷為吉士者宜以禮娶之可也乃欲越禮誘之何哉貞女必不可誘矣

取死麕尚包以白茅求貞女者乃誘不以禮搭反興也懷春是懷婚姻之禮春者天地交感萬物資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仲春會男女故女之懷婚姻此亦情理之正吉士只丰姿秀美

音

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興也沱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野有死麕，俱倫反**白茅包之。**叶補苟反**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士猶美士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汚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

之稱誘之只越禮便是要補貞女不可誘之意

二章○瞻彼中林有樸樕之小木而樸樕旁之野則有死鹿焉欲取之者必有白茅純束之是至微之物而取之必有道矣况此懷春之女而有如玉之色吉士當以禮聘之也而何可誘之哉貞女必不可誘矣

此以上三句與下一句○此在興体中又是一格以兩有字𠰥起下有字純束以茅聚而包束之○如玉依註只以色言但言如玉便見貞潔當為人所珍重何以誘為

末章○貞女之守如此故其拒之之詞曰人必以禮自省爾當度可否姑徐徐而來毋得犯禮以相求也彼帨佩于身禮貴別嫌爾無得以動我之帨焉尨守吾家禮貴明微爾無來以驚我之犬焉夫帨猶不可動尨猶不可驚何凜然不可有犯耶

通節一直說下要摹寫他謹切嚴厲口氣方見凜然不可犯意○首句是教他把禮裁自度量非教他徐徐來也兩無字正是拒絕他不得犯禮以相凌逼之意莫動我帨拒之使遠其身莫驚我犬拒之使遠其守也潔白之身惟施衿結帨者可得而動非強暴者可肆其汚守禮之家惟奠雁御輪者可得而至非強暴者可窺其跡凜凜然詞嚴義正見于從容婉轉之中誰得而犯○內則婦事舅姑左佩紛帨註云拭物之巾

何彼襛矣全旨○此詩以肅雝二字作主首言見其車而知其和且敬下則本其和敬而言其分之稱情之合也不挾貴乾婦道等語皆說詩之詞非詩人語氣

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林有樸(蒲木反)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音豚)束有女如玉

興也樸樕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與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樕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舒而脫脫(音兌)兮無感(音撼)我帨(音稅)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符廢反)

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感動帨巾尨犬也○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詞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音濃與雝叶)矣唐棣(音第)之華曷不肅雝王

首章○此美王姬和敬之德也曰人道之始必和敬以正之彼何其戎戎而盛乎乃棠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雍雍而和乎乃王姬下嫁所乘之車也蓋王姬有和敬之德故見其車者自如此其和敬而他日婦道之執端于是車卜之矣

興意見華則知木見車則知人此設問而倒解之体肅雍指人故以執婦道言不指車言蓋王姬不可見故借車以咏之非因車以卜人亦非即車以當人也肅者莊敬斂飭雍者温和惠順此王姬素沐德教有得于思齋思媚之風來

二章○夫王姬有和敬之德如此自其男女之稱言之彼戎然而盛者則華如桃如李也今此下嫁者祖乎王而爲之孫派出天潢而貴以天下此上娶者父齊侯而爲之子祚膺茅土而貴以一國孫以祖貴子以父貴其男女之皆稱不猶桃李之並盛乎哉

末章○自其婚姻之合言之彼其釣維何則維絲合之以爲綸今以齊侯之子而連婚帝室以平王之孫而釐降侯邦男得女以爲室女得男以爲家其婚姻之相合不猶絲綸之比類也哉夫王姬有和敬如此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矣

二章言兩貴之相協亦桃李之相輝就未婚時說華如桃李如字實指桃李非譬如也平王二句平重方見其稱有孫以祖貴子以父貴之意三章言兩情之相得亦絲緡之相比就已婚時說齊侯二句交互方見其合有男幸有室女幸有家之意○二章言族類之貴則先女後男尊王也三章言婚姻之合則先男後女從夫也

附考春秋莊公十一年王姬歸于齊左傳曰齊侯來迎其姬胡氏傳

姬之車。興也。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栘也。似白楊。肅，敬。雝，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叶獎里反。○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叶須倫反。○興也。伊，亦維也。緡，綸也。絲之合而爲綸，猶男

曰王姬嫁于諸侯則此詩之作其即此時與

騶虞全旨○此即春田所見而嘆其仁恩及物也通章以于嗟句為主首二句已見得仁恩了末句不過指騶虞以嘆之耳勿作推原說春田行狩也

首章○此美南國之諸侯仁恩溥而仁心純也曰萬物以得所為樂王道以及物為終我侯既仁育萬民而又恩及庶物故春田之際茁然壯盛則有葭焉凡夫葭之類者其盛可知也一發中五又有豝焉凡為豝之類者其盛可知也夫草木禽獸皆有恩以及之我侯之德盛矣吁嗟乎我侯仁心自然不由勉強較之騶虞仁性之物一而已矣何形之拘哉

末章○彼茁然而壯盛者又有蓬焉舉一蓬而凡類夫蓬者可推也一發中五又有豵焉舉一豵而凡類夫豵者可推也夫草木禽獸皆有恩以及之我侯之德盛矣吁嗟乎我侯仁心自然不由勉強較之騶虞仁性之物一而已矣何形之計哉吾是以知諸侯之仁矣

葭豝蓬豵舉一物以見草木禽獸之盛四矢得五豝者如三矢中三豝一矢中其一又串其一也此言獸之多莫認作射之善騶虞是仁物不是瑞物註仁恩以撙節愛養言是上一層語此處只寫一段草木禽獸自茁自蕃共囿于化日光天之中而不知誰為之者仁心自然即在上二句內末句只賛嘆而已

女之合而為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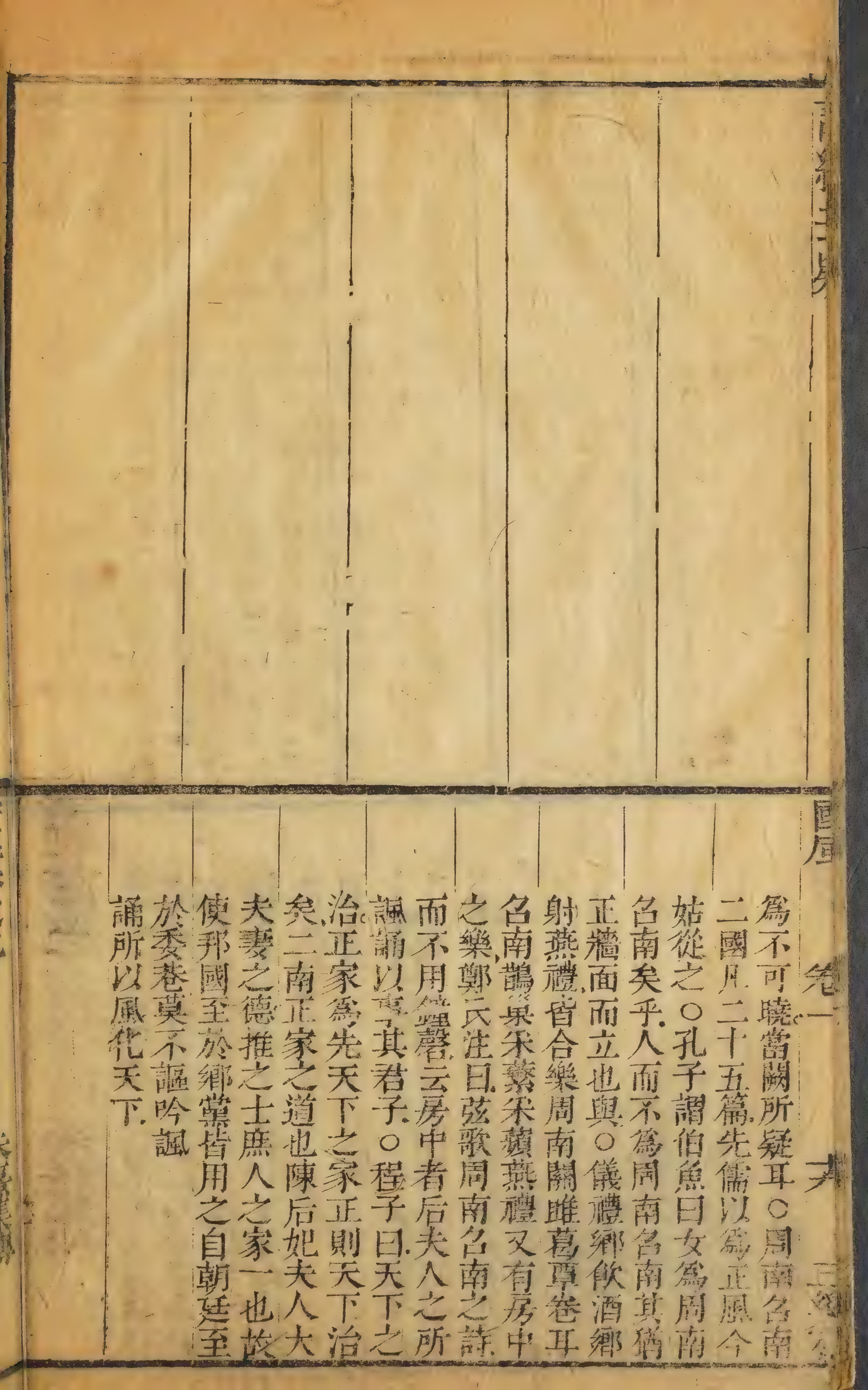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音拙)者葭(音加)壹發五豝(音巴)于(音吁)嗟乎騶虞○叶音牙○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發發矢豝牡豕也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真所謂騶虞矣○彼茁者蓬壹發五豵(音宗)于嗟乎騶虞○叶五紅反○賦也蓬草名一歲曰豵亦小豕也



騶虞一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愚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辭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爲之者與唯何彼穠矣之詩



爲不可曉當闕所疑耳○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爲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詩經去疑

邶風大意

衛自康叔七世至頃公當周夷王時政衰變風乃作邶與鄘皆衛地故皆屬衛詩○柏舟綠衣以嫡妾易位而莊姜善處變不愧關雎鵲巢之化故居邶首日月之詞切矣終風之望殺矣獨奈何莊公不悟故燕燕以臣弑君擊鼓以下離上凱風以妻二夫中間若雄雉知德行苦葉知禮義谷風怨而不怒莊姜化之也式微之流離旄丘之望救見無䘏鄰之仁簡兮之伶人北門之交謫見無禮賢之道而衛亡之兆已見于此況新臺之烝婦乘舟之殺子靜女之宣淫北風之去亂而泉水不得適于父母之國也爲狄所滅豈偶然哉○正風以關雎爲首夫婦之正也變風以柏舟爲首夫婦之變也閨門爲風化之原故夫子謹之

柏舟全旨○通篇俱是憂傷之意怨情已盡於篇首二句首章言不得于夫而其憂難解次章言不得于夫而其情莫訴三章言不得于夫而自反無闕四章言不得于夫而所遇皆窮末章言不得于夫而無可去之義則亦安之而已

柏舟章○此婦人不得于夫而作也曰變莫變于夫婦之相棄予何不幸而遭此耶彼以柏爲舟堅緻牢實宜用以乘載也今乃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汎然于水流之中其失所甚矣我是以耿耿之心不能自寐有如隱痛之憂而極其深且切吾聞酒可解憂微我無酒可以遨遊

詩經卷之二　朱熹集傳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爲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爲變風焉

而解之也。而何以至是耶。

舟以載物而不得載。婦以承夫而不得夫。故以爲比。必曰柏舟者。比其堅緻牢實。便寓有可取意。味一亦字。多少含愁。耿耿四句。一直說下。人心惟此憂一路分明。耿耿然欲寐不寐。而婦人之憂最隱。只說不出。加一如字。更見悲切。不言非酒能解。而只言微我無酒可以遨遊。意味深長。較金罍兕觥之意更婉更苦。

二章○然不得于夫。必有其故。第天下惟心之明者。可以度物。今我心匪明鏡。而所以不得于夫者。不能度其所以然之故矣。人惟兄弟之親可以相依。今我雖有兄弟。不可依以爲重。而往愬之間。反遭其怒焉。則所以不得于夫者。亦終無以自明也。何所處之極如此耶。

以上二句喚起下四句。不可平對。不可如只不度見棄之故。非度其處之方也。婦人以身事人。原無以兄弟爲據之理。故往愬非求濟變。只是寃痛迫切。必訴于親。庶可稍舒。反遭其怒。正所謂不可據也。怒非情薄。是以義相責。總言困厄無聊。無處可訴也。

三章○然反而思之。若婦道有虧。猶可說也。今內省諸已。以爲存心無常與。則專一有常。非若石之可轉也。正直無邪。非若席之可捲也。存心其無愧矣。以爲威儀未善與。則動容周旋。富而且習。雖欲簡擇取舍。不可得也。威儀其無愧矣。如是而猶不得于夫。亦獨何哉。

上四句言心之有常。婦德也。下二句言儀之皆善。婦容也。然心與容不平。不可轉以心之貞固言。有專一不移易意。不可卷以心之平直言。有端正無流遺意。棣比富而閑習富盛是。舍者無欠缺閑習則從

汎芳梵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音翺以遊。比也。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爲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爲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音孺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言我心旣匪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爲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

容而不生疎不可選威儀無一不善何選之有總是反求所以無缺之故非揚已也與上節匪鑒相應

四章○夫自反無闕而乃動輙得咎是以憂之于心悄悄然日見慍怒于羣小而不相契合也媒孼者釀成吾過覯閔則既已多侮受者負籠相加受傷亦復不少見慍如此静言思之每每覺痛于中不禁拊心而手摽然也亦將何所告哉

上四句叙已困于所遇下是痛心之由首二句順下勿如常云憂心已悄悄而又見慍于羣小作轉語蓋悄悄正為見慍也覯閔二句是數從前見慍之狀覯閔主媒孼中傷說受侮就媟嫚悖逆說既多不少有無數難堪意静思是將此無故見辜獨處而深思痛癖者言除非睡去忘却一寤便不禁其拊心也此總是自怨自艾之詞不是怨夫

末章○彼日當常明月有時而虧此常道也今日居月諸胡爲更迭而虧乎其失常道甚矣我非以心之憂至于煩寃曠耗如衣不澣之衣而不能自潔静言思之恨不能奮起飛去以脫然而無累也則亦安之而已夫不得于夫惟知反躬自咎而無怨懟之詞此莊姜之賢也

上二句爲嫡妾之失常下言已憂之切至迭更易也迭微重日虧邊言日不宜虧今亦有時虧比嫡不宜卑而今亦或卑若以日月迭微比嫡妾易位謬矣此句要發得胡字意出心憂二句承上起下如匪澣衣緊承心憂句來乃形容不得自如之狀静言句輕不能奮飛只不能脫然無累意不必入義不可去等語註中恨字可味總是憂之深而爲激切之詞非寔語也○詩中惟此體最含蓄不露如此柏舟

可卷音捲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憂心悄悄七小反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音闢有摽音殍 ○賦也悄悄憂貌慍怒意羣小衆妾也言見怒于衆妾也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

○日居月諸胡迭音垤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音緩衣静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汙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寃

之喻。雖是言不得于夫。然下面却接耿耿二句。似憂即承那柏舟者。末章日月之喻。亦是如此。時講每于此下動云我之云云。何以異是。則不如無此矣。此最宜體認

綠衣全旨○此詩重在處夫婦之變。以思字憂字爲骨。上二章喻嫡妾易位。下二章求善處之道。止求自盡。無纖毫怨夫意

首章○此莊姜失位而作也。曰嫡妾之分。一定不易者也。今則反其常爲。如正色宜衣。間色宜裏。今綠兮而以爲衣兮。已自僭矣。况綠衣而又以黃裏乎。幽顯倒亂如此。其憂將有不可言者。是以使我心之憂矣。而曷能以自已哉

以綠爲衣而見于外。以黃爲裏而隱于中。喻衆妾顯而正嫡幽也。綠衣二句。兩字一頓。首句二兮字宜玩。不但言綠色之衣。益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喻妾。衣喻僭上。以二兮字點綴而丁寧之。故此兩兮字有憐異之意。便含憂字在內

二章○綠兮而以爲衣兮。况綠衣而又以黃裳乎。上下倒置如此。其意將有不忍言者。是以使我心之憂矣。而曷能以或忘哉

以綠爲衣而在上。以黃爲裳而在下。喻衆妾尊而正嫡卑也。上節以黃爲裏。言猶微而已。猶未居下。至以黃爲裳。則上者下矣。故曰失所益甚。兩章兩憂字各頂上文就幽微倒置其變難處說。宗社大話嗣續流禍切不可用

三章○夫遇變而憂。人情之常。反而求之。豈無自善之道乎。彼綠方爲絲。其色可愛矣。而女又經綸以治之。此綠之所以益顯也。我將如之何哉。我思古人。有常處此變而善處其間者。我則籍其已然之跡以爲自

憤耗。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比也。

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間色賤而以爲衣。正色貴而以爲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爲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爲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爲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音汝所治平聲兮。我思古人。俾無訧音尤叶于其反兮。比也。

淑之貢使不至于有過而已絺綌之治何暇計哉
末章○彼絺綌之衣當暑之服也乃以遇淒其之寒風時過而不得其所亦已甚矣我將如之何哉我思古人之處此而善其道者實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則亦安之而已絺綌之風又何計哉夫處夫婦之變求其無過于已效其善于古人莊姜可爲賢矣

綠衣妖艷況人情經手治者自然鍾情特甚比妾之及時見寵也絺綌本涼薄又遇淒風愈覺可厭比已之過時宜棄也無說處夫婦之變須委曲以全其道獲我心根無說來謂我意定須如此而考諸古人與我相合更不管淒風之變正是其行自勵處

附考莊公名楊武公子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姜氏夫人失位公子州吁之母嬖而州吁驕故作此詩

燕燕全旨○全詩以于歸爲主首三章敘送別之情末一章備道戴嬀之賢以見已之所以難爲情也

首章○此莊姜送戴嬀之詩也曰人情莫悲于相離我于仲氏之別有不能爲情者彼燕與燕之于飛也則差池其羽而兩不能齊矣我之子遭國家大變而大歸于陳我則遠送之于野矣斯時也存亡在念而感慨獨深離別無常而憂心獨切故奄忽之間瞻望弗及而涕泣如雨大

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訧過也○言綠方爲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淒寒風也○絺綌而遇寒風猶己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眞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

燕燕于飛差初宜反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鳦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

有不能為情矣

二章○燕與燕之于飛也。其羽則一或上而頡之。一或下而頏之矣。此之子罹大變而于歸也。我寧不送之于野乎。於時瞻望弗及。佇立以泣。而感傷之情。誠不能以自遏矣。

三章○燕與燕之于飛也。則一或鳴而上。一或鳴而下矣。此之子遭大故而于歸也。我能不遠送之于南乎。斯時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而哀痛迫切。益有不能自禁者矣。

三章皆一時事。不必分初別已別既別。要意在四句。止。燕宿則同。飛則相背。故取為離別之興。每章首言燕燕者。兩燕也。影己與嬀。燕興送。行時行者在前。送者在後。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耳。瞻望二句是摹寫既別後事。頡頏飛相上下也。下上其音。聲相和應也。皆以不忍相離之意。為興于歸。但言離別。不必顯言子弒國危之事。蓋州吁之暴。亦莊姜之所諱言。婦人迎送不出門。遠送者以戴嬀大歸。情有所不容已也。大歸者不反之謂。佇立句有去者已去。送者未回。躊躇岐路光景。佇立甚于如雨。勞心甚于佇立。實字可味。正見無限苦楚。都在心上。而口說不出也。每節末句。皆本瞻望來。

四章○試于今日之去。而想其平日之人。我蓋舉小見慍之時。而仲氏獨以恩相待。又其立心也。則塞實而不虛妄。淵深而不淺露。且到底溫和惠順。能以善自慎其身。以立于無過之地。其賢如此。且臨別丁寧之際。又以先君之思勖勉寡人。使常念之而不失其正焉。仲氏之于我何如者。而竟于歸。即遠送亦何以勝情哉。

此從別離淒楚中。想出德許多好處。上四句述其為人之賢。下敘其

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嬀也。歸大歸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弒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燕燕于飛。頡（與絜同）之頏（與杭同）之。之子于歸。遠送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上聲）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

○仲氏任（平聲）只（音紙）。其心塞淵（叶一均反）。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

勉已以正任是以恩意相孚契在平日嬀妾相與之言勗淵德之推于內者溫惠德之著于外者淑愼言能善謹其身溫惠卽其事也心之塞淵又溫惠淑愼所從出時講以其心一句對下溫惠二句非是詩末二句亦須斟酌若說有綠衣之怨恐我不念先君故惓惓相誨便非莊姜身分

〔附考〕按春秋二年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弑州吁於濮未踰年而州吁之禍作君完之仇雪今陳女歸莊姜送而賦燕燕蓋在君完被弑後州吁未殺先也然執州吁請於衛而殺之卒出于陳人豈州吁爲陳女所切齒故假手于陳耶○完卽衛桓公

〔日月全旨〕○全詩皆是嘆莊公之無常而冀幸其一悟也其呼父母亦是呼日月之詞每章以第四句爲主最重一個定字定正與回惑相反

〔首章〕○此莊姜之自訴也曰夫婦人道之常何我今日適遭其變哉彼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久矣則人道之乖順亦監觀之所及也今乃有如是之人于夫婦之際曾不以古道相處焉是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寧遂終棄焉獨不我一顧也此我之所以不能忘情于是人也

呼日月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燭閨門之隱也古處如克諧二女刑于寡妻之是不古處卽含柏舟之堅棄黃裳之正也卽此就是心不定而不我顧胡能二句當上句來末句又緊頂胡能句來胡能寧不皆怪嘆責望之詞我字最可味言蒙其顧者豈伊無人但獨不我顧耳恭暗指莊公惑嬖妾也此二句皆是冀望其將來正哀訴口氣故情詞悽斷不相聯屬若說使其有意必當顧我便成呆話

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謂也○言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于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眞可謂溫且惠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叶果五反○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爲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

二章日居月諸。盡下土而是冒之久矣。則人道之乖順。亦明畏之所及也。今乃有如是之人。夫婦之間。曾不能歡愛以相好焉。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寧不于我一報荅耶。

三章○日居月諸。其旦其望。皆出自東方。明一升而無微不燭矣。何乃有如是之人兮。閨門之中。夫婦不睦。而德音之無良焉。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而獨何使我爲可忘者耶。

是蓋言其覆冒之廣。宜有以察天下之情也。相好根上願字說。能顧則琴瑟必諧而相好也。不我報者。言我以禮施彼。不以禮荅也。根不相好來。出自東方。勿作有定處說。只是久照意。德音是活字。謂不古處。不相好。美名不彰之人。猶俗云聲名不好也。俾也可忘。即不我顧不我報意。

末章○日居月諸。其旦其望。皆東方自出。固無處而不及矣。夫父母于子。皆有室家之願。今我中道見棄。何父母養我之不終也。夫以借老之夫婦。而今胡棄也。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何爲報我以非道。而獨不循義理耶。夫以見棄之餘。猶有望之之意。此莊姜之所爲賢也。

是訴於日月之詞。勿作呼父母而訴之也。畜我不卒。重不得于夫上。父母字已。必願爲之有家。而今不得于夫。則是父母之願未能終也。然父母豈有終養之理。莊姜亦非欲父母之終養。但疾痛之極。其詞如此耳。不述。只是不循義理之說。非有時報我而又不順義理也。此與上章末句雖無寧不二字。然上章注何獨使我爲可忘耶。則此章亦當云何爲報我不述耶。方是望之之意。

以爲厚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 胡能有定。寧不我報。賦也。冒。覆。報。荅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必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終風全篇○此詩須體貼不忍斥言口氣首二章言其狂惑三章言其狂惑不開四章言其狂惑愈甚語意一節深一節然篇節提一終字所以然含復即愈深之意○前二章起一句是比後二章起兩句是比

首章○此莊姜不忍斥言莊公而託喻于風也曰夫婦宜和以相與也彼天道不惑則有溫和之氣今乃終日之風而且狂蕩暴疾則乖戾不和甚矣然雖狂蕩如此而亦有顧我則笑之時但其顧而笑也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所以使我中心爲之傷悼而已豈謂狂暴不誠而遂恝然乎哉

首句是喻其狂暴下是言待己不誠而傷之也終風且暴即是說莊公勿補正意終日風而且暴總是喻其狂蕩暴疾非以終風喻狂蕩且暴喻暴疾也顧我則笑一則字便見狂態假情初無美意其淫浪戲謔不過笑傲而已但雖屬假意又不好認眞只得自家黙黙感傷非敢怨不敢言之謂。

二章○天道和平則有淸平之氣今乃終日之風而且雨土蒙霧則陰陽閉塞甚矣雖其狂惑如此然亦有惠然而肯來但以爲往而又有莫往以爲來而又有莫來反覆不常所以使我悠悠以思而已豈以往來不常而遂忘情乎哉。

首句喻其狂惑下即其無常而思之也霾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是雨土非眞雨則蒙霧非眞霧即雨土似霧皆風使然乃蔽塞不開之意莫往莫來猶言莫來往也重未來邊肯來未幾而莫來甚長所以懷思無了日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叶音燥 **謔**許約反 **浪笑敖**音傲 **中心是悼**。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言終風且暴爲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而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終風且霾**音埋 **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比也霾雨土蒙霧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終風且曀**與縊同 **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音帝

三章○陽氣聚斂則其蔽也有時而開終風且曀不旋日而又曀蓋未有開明之時也是以使我寤言而不能寐思之之甚至于感傷閉鬱而成鼽嚏之疾耳吾將如之何哉○

上二句喻狂惑之暫開復蔽下言切于所憂也○陰而風曰曀則又甚言之也暫開在不旋日內看出開者暫而蔽者常則陰曀如故矣寤言二句與既言寤則憂而不寐思之以至于感傷氣閉而成嚏不必泥風霧說願言亦只甘心如此不必作未然看○

末章○驟雨迅雷則其止可立而待今則曀曀其陰虺虺其靁蓋未有開霽之時矣是以使我寤言而不能寐至于展轉反側願言懷思而不忘焉何不一顧而解吾憂乎夫不忍斥言如此莊姜亦何厚哉○

上二句喻狂惑愈深下言思之甚也驟雨迅雷其止可待曀曀是積陰之象虺虺是舒緩之聲殊未有開霽之期懷如懷抱之懷藏于中而不能釋猶云每一念至懷思之不能已也根上狂惑不已來○

擊鼓全章○全詩以我獨南行作主其敘征行之苦失伍之狀與負室家之約俱根南行來惟有憂心則無閒志既無閒志則動私情意自聯貫○

首章○衛人從軍者作此詩曰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用之也我之南行也鼓以進兵則疾徐高下有鏜然之聲兵以禦敵則坐作擊刺有踊躍之狀我之所爲如此顧彼衛國之人或役土功于國或築城于漕非不勞且苦也然止于勞苦而已死亡非所患也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不尤甚乎

此言敝行之事擊鼓二句雖自言所獨亦[illegible]

同○比也陰而風曰曀有又也不日有曀言既曀矣不旋日而又曀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鼽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爲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比也　[illegible]

陰貌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

擊鼓其鏜（與湯同）**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名○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

兵生事之意也國王有其怨役使不共盡就其勞之中而專其苦惟
南行爲更甚註中鋒鏑死亡勿露并憂字亦勿露憂心有冲在下章
也只于獨字見意可耳○南行鄭在衛南。
從孫章○然我之南行果何故哉誠以今日之師本爲伐鄭舉也故我
所從者則孫子仲而子仲者實伐國之主帥也于是結好于陳修睦于
宋同以爲伐鄭之舉耳斯時也軍旅方興而不我以歸存亡蓋未可知
矣憂心不有忡乎。
此惟其南行之故而切不歸之憂也此始露出伐鄭意孫子仲衛世
卿也以師而呼其字輕之之詞平陳于宋恐力不及故求援于陳宋
兵鬭鄭也以阻兵安忍之人復得與國相助必起兵連禍結之患故
曰不我以歸云云。
三章○夫喪亡之患日積于心何有鬭志哉但于是居于是處是敵之
氣消矣于是喪其馬求之于林下節制之法弛矣失伍離次如此豈復
戰鬭爲念哉。
此自陳怠緩之狀見其無鬭志也三爰字有耶此之意居處略有辨
居如宿食屯住之類處如進止坐立之類行伍居處自有常所此則
任情所適非行伍中常居處之所矣爰喪三句則不節馳驅矣須作
三項看。
四章○夫鬭志既無則死亡難免其如此室家何哉念我始爲室家之
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已成乎誓約之信且相與執手期以偕老
而重致叮嚀之意焉其成說之約執手之言于今尚可想也
此追敘室家之樂承上無鬭志言四句開說一是期其不相忘棄以

不我以歸憂心有忡與充同○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爲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鬭志也

○**死生契**與挈同**闊與子成說**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爲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于**音吁下同**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音荀**兮不我信**叶師人反**兮**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

處變言一是期其不相背負以處常言挈合也闊離也重闊遠承死生來勿以死生乎說蓋自生至死雖相隔遠不相忘矣偕老謂偕生偕死無他適意

末章○奈何有是南行也于嗟乎昔者契闊之約兮而今不得活兮不能生全矣于嗟乎昔者偕老之言兮而今不我伸兮無由相終身矣此憂思之情有不能自已也夫衛侯疲民而致民憂此其卒致于敗亡歟

承上章說蓋上章是述其言此是嘆其不得遂而怨之也兩不我字正照州吁不我活謂不得活以負其約不我伸謂不得伸以負其信意必死亡從無間志說來大約後二章總是離次時深思過慮恐懼死亡之苦也

附考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使告于宋曰君欲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返秋四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禾而還○按東門之役五日還師又未敗績不宜哀怨至此疑是夏伐鄭秋又伐之國人怨之而作此詩

凱風全章○首章分上是喻母有育子之恩以起自責之端下三章是與子無報親之孝以致自責之實通詩以我無令人為主下母氏劳苦莫慰母心正見無令處蓋一心自責而諷母之意婉然不露孝子之深思也

首章○此七子作詩以諷母也曰親恩不可不報子職猶所當盡彼凱風自南而來吹彼未成之棘心所以長養之也棘心由是夭夭而少好

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與腰同**母氏劬勞**叶音僚○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興也聖叡也令善也○棘可以為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

則風之爲力多矣母氏生我衆子至于長養之不徂蓋母氏之長養
棘心于劬勞之恩如此爲子者將何以爲報也。
凱風長養萬物比母之養子棘心天天稚弱比子之難成未能自立
也仰說劬勞指幼時鞠育撫育之艱凱風吹棘心于小好之時猶恐
母晝衆子于萬稚之日也但言劬勞使見子當孝養故曰起自責之
端。

二章○彼凱風自南何成長養之功而吹彼棘薪棘至于爲薪則已成
矣然但可爲薪而非美材寧不負于風之力乎况我母氏聖且善也其
所以養我者何如奈何子顧壯大無一令人以當乎母心則亦棘薪而
已有負于母不既多乎。○○○○○○
此是自責之意只歸善于親而歸過于己尚未露幾諫意。以棘薪之
成而非美材興己之壯大而非令人也聖善只泛說婦德言勿泥着
子說亦勿就節操上說無令人猶言無可取者如下二章是也。

三章○彼寒泉一水流耳乃無情之物于浚無與也然沒有寒泉在浚
之下人皆資之以爲用焉是寒泉猶能有所滋益于浚矣况我七子本
有情也宜有所益于母今乃不能左右就養以安平母之身而使母至
于勞苦曾寒泉之不如乎不言劬勞之德不亦大有所負耶
此以無情興有情而責其不能養母之身也根上無令人說來至此
方有幾諫意勞苦而曰微指其事者微指其不安室而求嫁之事也
七人句宜玩見有許多子猶使母氏不得優游于暮年也此勞苦與
上劬勞異。

末章○夫黃鳥一羽禽耳乃無知之物若于人無與也然睍睆黃鳥人

與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念我
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興

寒泉在浚之下。叶後五反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也

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
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
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
自刻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
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
苦爲辭婉辭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

下章放此。○睍與顯同 睆與莞同 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睍睆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
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

凱風四章章四句

之聞其聲者悅焉是黃鳥猶能好其聲以悅人矣況我七子不有知也宜有以慰乎母今乃不能承歡順志以安乎母之心而使母憂思之不免焉曾是黃鳥之不如矣視昔劬勞之德寧不大有所負耶夫歸德于親任咎于己婉詞幾諫七子可謂孝矣。

此以無知興有知責其不能安母之心亦根上無令人說來見母不能安室必子不能養不能悅也故兩言有子七人見其中宜有一人能養且悅者而今無有也莫慰只承歡無道要得自怨自艾口氣。睍睆二字從目言其目有清和圓轉之意勿作声音說與好音句相複。

雄雉全旨○因君子久役不歸但期其善自保全以幸免于難也前三章起思念之情末一章致儆覘之意。

首章旨○此婦人思其君子而作也曰往役者義而思念者情也彼雄雉于飛泄泄其羽何舒緩而自得也而我所懷之人乃從役于外而自詒阻隔之憂曾不得一日安于其所是雄雉之不如矣使我如之何不思耶。

此以物性之自如興君子不得自如蓋反興也自詒自字有味就大義上說見得忠君報國臣子所當自盡處然亦必是負氣矜智懷營功名之人故末章以不忮求望之○從役不專指軍旅凡土功營建皆是。

二章旨○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何飛鳴之自適也我君子以從役之故而成阻隔之疏誠哉此君子寔有以勞我之心也亦欲能雄雉之自適乎

以物之飛鳴自適與己之[illegible]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泄與異同）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鬭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于外而自遺阻隔也○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叶新齋反）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陵之反）○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叶戶郎反）不忮（與至同）不求何用不臧。賦也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

爲變飛皆是○燕燕篇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此雄雉篇則
止是一雉之音或上或下也
三章○瞻彼日月或明于晝或明于夜往來無停机矣我君子之從役
以日繼日以月繼月而無返還之期則悠悠然思之長矣使道之或
邇猶可以望其歸奈何道之云遠非可以朝夕計曷能遽來以慰我悠
上之思哉
上二句感天象而思君子行役之久不是日月有往來君子獨往而
不來之意下嘆其歸之難悠悠我思情緒萬端含着難假曷能二字
便含有許多懸得全意
末章○夫君子之歸固未敢必也然遠行易以犯患惟善處斯可得全
彼德行者持身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凡爾從役之君子豈不知德行之
美乎彼忌人之有而有忮心恥己之無而有求心非德行也君子若能
不忮不求而全其德行則私不累乎心而身不阻于所遇將處常處變
之皆得在順在逆之咸宜矣何所往而不善哉夫婦人思君子而勉之
正如此可謂賢矣
上二句啓以知德行下示以知德行之益正見其當處君子正在夫
上百者益言衆也必衆人皆知德行然後朋儕之間一團和氣推賢
讓能俱無傷也忮求不專就貪富上言凡功賞名利皆是不忮不求
正見德行何用二字見處常處變順逆無不善不單自遠行免患言
匏有苦葉全旨○此首章言事當量其可次章言物忌反其常三章言
古禮亦可悖末章言非類不可從所以深刺淫亂之非也刺淫意見

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illegible]
不貪求則何所爲而不善[illegible]行之犯
患乎其善處
而得全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與器同○比也。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曰揭。○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有瀰[illegible]米同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illegible]同叶居有反雉鳴求其牡。比也。瀰，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曰

于夫[illegible]濟盈二句餘皆反覆曲喻而未嘗斥言然不斥言正深刺處詩人之所謂詞婉而意嚴也。

首章○此刺淫亂之詩也曰凡事必有所度量而後可行不觀夫涉水者乎彼匏之苦者本以供濟今有葉未堅此尚未可用之時而濟有深涉渡處又方深也然則涉水者將如之何乎度乎深之宜以衣而涉則厲可也度夫淺之宜褰衣而涉則揭可也豈可不顧而冒然為之哉首二句只就水之難渡言以引起當量度意往說有以苦葉喻婚禮之未備深涉喻礼義之甚嚴者終非詩旨水曰帶以上至腰曰厲自膝以下曰揭二則字甚活便有量度意在內此仍是教他不要輕涉不是教他權宜涉法○孔疏深涉不可渡則深于厲矣益可厲則不用匏宜上二句另一截然玩集傳意本一串只注到當量度礼義以見婚姻不可草草未嘗分兩層且同一深字亦不必分作兩樣○此章通是此体一補正意便無味。

二章○苟不能度量則必至反常而逆理矣如濟渡之處瀰然而盈有雌雉鷕然而鳴以常理論之濟盈則當濡其轍今乃不濡其轍雉鳴則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歟是大異常也有是理哉。此郎物理之失常喻人道之失常首二句是濡軌求牡定案引起下二句下因言反其常也

三章○試以婚姻之常理言之古人之納采也則真雝雝之鳴鴈盖欲取其生有定偶有從一而終之義其納采請期也則用旭日之始旦盖欲取其日之方升有男女正始之道然是礼之行也豈急遽無序哉士如帝去親迎于冰半之時則必待冰未泮而納采請期于[illegible]

牝牡○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雝雝鳴鴈叶魚肝反**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賦也。雝雝聲之和也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昏禮納采用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

○**招招**音韶**舟子**叶奬里反**人涉卬否**卬與昂同否叶蒲美反**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叶羽軌反○比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此言婚姻之常禮以刺淫亂者之不然也雁左執之以行禮故言雁
聲言納采請始相采擇雖其始其實六禮惟納徵用幣餘皆用雁
旭日朝日也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用昕者君子行禮貴其
始用昏者取陰陽往來之義冰未泮正月中以前也二月中可以昏矣
末章○凡夫人于人固當有可有不可矣如招招舟子招人以渡人皆
從焉而我獨否不從其招也我豈竟不渡哉亦須其所招者為我之友
而後以類相從耳不然無所往而不可不亦亂常逆理之甚耶夫淫風
流行猶有深識痛責之人信乎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者
此即渡者必從其類比配者必待其偶也末句正是待配偶而相從
者必真此句方得刺是人之不然意須字最有味宜玩○上節于迨
字見不迫此節于須上見不苟朋友之濟川正可與夫婦之居室對看

谷風全章○此詩首章論夫婦之常道以發見棄之端以下言夫婦之
變以致怨怒之情也大意以顏色之衰德音之善作主顏色衰故見
棄于夫德音善則又無可棄之罪因作此詩以敘其情

習習章○此婦人為夫所棄而自敘其悲怨之情也曰立天之道陰與
陽立人之道夫與婦陰陽不和而雨澤不降故必有習習之谷風而陰
陽和焉然後以陰以雨而天澤降矣故為夫婦者當黽勉同心不宜至
于有怒以傷夫婦之和可也彼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
惡采葑菲者豈可因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乎是故為夫之婦者苟
德音之善莫違其初而前後一致則可以及爾偕老而同死矣凡此者
非夫婦之正道耶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叶暖五反

采葑與封同**采菲。**與匪同**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叶想止反○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葑蔓菁也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敘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

上四句以陰陽之和比夫婦之和。下四句以葑菲之根比婦人之色。以陰以雨，串說，猶言陰而雨也。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爲之，皆謂之黽勉。曰黽勉，見得便有不同。務勉強以求同可也。此二句就夫婦緊言之。下德音莫違，方就自己身上說。德音不外治家勤勞等事，但此處且虛。

行道遲遲　夫何君子竟以顏色之衰而棄德音之善。故我之被棄，行于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不忍，如相背然，是以不能進也。夫我之不忍于夫如此，而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僅至門內而止。蓋惟恐夫之不速而斷然絕我矣。我之苦也，不亦至哉。夫荼，物之苦者也；薺，物之甘者也。自今觀之，誰謂荼苦乎？其甘反如薺矣。蓋我之被棄，其苦有甚于荼，故雖荼之苦者，亦見其甘矣。我之苦如此，而夫方且宴樂其新婚，如兄如弟之相友，而于我略不見愛恤焉。夫婦之情，奚忍而至于此哉。上四句賦其望夫之意，而及其夫之薄；下四句則比已之甚苦，而嘆其夫之方樂。行道，猶言走路，勿說遠了，是方出門時。覌下薄送我畿，而恩斷義絕，苦乃益甚矣。故下遂借荼苦以喻之。宴爾二句，形容新昏之樂，正以見已之太苦矣。

涇以渭濁　○夫我之見棄，固以顏色之衰也。然豈無可取者乎？彼涇之水固濁矣，又入渭水而與之合，則以淸形之而益見其濁。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猶有湜湜然而淸處。濁固可弃，而淸處亦可取也。乃爾安于新昏，不以我爲潔而與之，故雖可取而不見取耳。我于此遂能恝然也哉。彼通魚之往來者有梁，乃我梁也，毋得適我之梁焉。承梁之笱以取

我畿。音祈 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音泚 宴爾新昏，如兄如弟。遲，待禮反○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荼，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薺，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于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已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涇以渭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 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與苟同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胡口反○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

我身且不見容彼逝梁發笱乃我去後之事而又何暇恤哉
上四句比已有可取而不見取下遂言已有所禁而不能禁也涇字
比已色之衰渭字比新婚之義湜湜比此心即上章德音意毋逝二
句是借比以戒新婚而必入居處行事恐非比體也我躬不閱二句
是毋逝轉語似于絶意中有不能絶意者此即引起治家之端下遂
舉其事盡言之○此章兩比各以餘論足之與首章一格

就其意○然夫既棄我矣而我之德音豈可以終負耶自我之治家言
之彼水有淺深也渡水者就其深矣則或方之或舟之就其淺矣則或
泳之或游之蓋不計其淺與深而求其必濟如此也治家者有時而有
亦有時而亡也我則不計其何者爲有何者爲無惟黽勉以求之有固
求也而必以繼其有亡亦求也而必以濟其亡所以盡心竭力者蓋無
缺矣至於凡民有喪則必匍匐以救之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所以待鄰
里鄉黨者又無不盡其道矣此正德音之莫違而不可與爾同好者也
夫豈有可棄之道哉

上六句與其治家之勤下四以及其睦鄰之善治家睦鄰皆就相夫
說只重治家邊睦鄰亦治家事耳要意在求之上隨水之淺深期于
必渡與家之有無期于必成何有二句如有處其無不以有爲足而
黽勉以求繼亡與其有不以亡爲辭而黽勉以求濟匍匐只是急于
救難之狀非眞如此也救者如致含襚以周其急供饘粥以扶其羸
之類首章所謂德音三章所謂心之可取五章所謂我德皆于此章
見之婦人備言及此正見其可取而無可棄也

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
河。湜湜。清貌。沚。水渚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
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
以竹爲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
○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
見。由二水旣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
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
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
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于新昏。故
不以我爲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
發我之笱。以比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
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
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絶意之辭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卜反救叶居尤反之。

興也。方。桴。舟。船也。潛行曰

不我育章○夫我之治家勤勞如此是宜畜我以終身也今也不能我慉則亦已矣且輕相棄絕而反以我爲仇讎不已甚乎所以然者何哉蓋人之愛憎皆本于心惟其心旣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者百貨具陳而不見售也夫爾之待我至于如此則今日之情已矣盍念昔者與爾相與爲生之時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于顛覆此所以何有何亡而黽勉求之也今也家道有成而旣生旣育宜乎感念之不遑矣乃反比我于毒而棄之可與共困苦而不可與共安樂是誠何心哉

上四句言已有可取下言已無可棄而反見棄不我能慉而不見取二句承上治家勤勞說來旣阻我德推本心上說是所謂以葑菲之根并棄其莖之美以涇之濁并棄其湜之淸也賈用不售直以正意講而賈只帶言總是賦體已有善而不見取與賈有物而賣不去一般昔育言昔時相與爲生即何有何無時事恐育鞫貫到顛覆此追念爲家一段光景而因及今之見棄寔有大不堪處末句毒字下得最慘怨夫之情至是益迫矣

我有旨蓄章○且我之所以不當棄者豈但如斯而已乎彼我有美菜必蓄而聚之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于春夏則不食之矣君子安于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勤勞之事至于安樂則棄之矣且當夫將棄未棄之先常臨我以洸然之武加我以潰然之怒凡勤勞之事方

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不我能慉**與畜同**反以我爲讎**

我德賈音古**用不售**與壽同叶市周反**昔育恐育鞫**與鞠同**及爾顛覆**與福同**既生既育比予于毒**賦也慉養阻却鞫窮也○承上章言我於女亦加勤勞如此而女旣不我養而反以我爲仇讎惟其心旣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爲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旣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鞫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我有旨蓄**

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illegible]遂復厚[illegible]如兄如弟豈有如今日之薄者
乎。厚于昔薄于今吾安能以忘情哉夫婦人當見棄之餘惓惓忠厚之
情猶藹然於言詞之表亦可謂賢矣
此以首二句與下二句言物可棄舊而取新人不可圖新而厭舊也。
註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至于安樂則棄之矣正與意相應處洸水
涌也潰水之奔潰也此借字言其武怒耳有洸言其無和平之氣有
潰言其無好合之情當兩開說詒肄非止治室勤勞事乃將棄時故
意要以分外難堪之事令彼處此不能而棄之也此正是他薄處來
暨來嫁止息時也終以初嫁取憐之事不獨情景淒絶亦有危動新
昏意

式微全旨○此詩二章一意總是陳大義以勸君歸猶說圖興復說怨
衛不救意在言外通篇重胡不歸句下言為君受辱亦是勸歸之意
首章○此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曰君與國為存亡臣與君為
休戚今我黎遭夷狄之變而旅寓他方宗廟失守社稷丘墟衰微甚矣
衰[illegible]甚矣胡乃不歸以自為其興復之謀乎夫我之所以甘受窮辱而
[illegible][illegible]于此者正為君故耳使非以君之故胡為有中露之辱而無所庇
[illegible]哉
二章○我黎遭夷狄之患而旅寓他國宗廟失守社稷丘墟衰微甚矣
衰微甚矣胡乃不歸以自振其恢復之策乎且我之所以甘心隱怨而

以御（音語）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音繪）既詒我肄（音異）不念昔者伊余來塈（賦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洸武貌潰怒色也肄勞塈息也○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賦也）

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沾濡之辱而無

依依于此者亦爲君故耳使非君之故胡爲乎有泥中之難而不見拯救哉夫主憂臣辱在臣子當以效忠而光復圖治在吾君亦可以自奮胡爲久居于此而不歸哉

式微爲衰之甚只逼于狄而寄于衛國便是胡不歸何講要含蓄不必明說因衛不救而勸其歸也君之故爲君圖恢復之故也中露泥中是借來字眼以見沾濡陷溺如此耳不可作喻說

附考黎山氏國子姓侯爵即西伯所戡者今潞州東有故黎侯城

旄丘全旨○此黎臣望救不至而歸怨于衛之詞首章感物而疑之二章設詞以度之三章以不同心諷之末章以不聞忠責之斥其臣正所以責其君也

首章○此黎之臣子久寓于衛因感時物而言曰夫人不能無寓變之日君子不可無存恤之心我向始至于衛也葛之始生其節猶蹙蹙而密今視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時物既變則我之在衛已久而望救之情亦切矣叔伯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乎此吾所未喻也

首二何即時物之變也久與衛之救也緩重感物變上二何字相應

上何字有一見驚駭意下何字是望救迫切声口不是疑詞

何其章○大歷日之多而不見救是且安處久矣何其安處于彼而不來乎意者兵力不支將與他國而俱來乎不然鄰國有急宜其不遑安也胡君見之處耶歷日之多而不見救亦已久矣何其久居于彼而不來乎意者將事相仍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耶不然四鄰有難宜其不容

所芘覆也○舊說以爲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爲而辱於此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旄丘之葛叶居謁反**兮何誕**音憚**之節兮叔兮伯**叶音逼**兮何多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疏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

此逆衛臣不救之故二何其何當之之詞也二必有何度其者也處與久俱本上何多日句說來與則疑其下援于他國以則疑其有變生于本國兩必字皆料度之詞明七謂非此兩端决無不救之理衛之情蓋至是而窮矣。

狐裘蒙戎○夫我之在衛日久狐裘之服且蒙戎而敝矣客久而敝不至豈我之車不東告于汝乎但叔伯諸臣不與我同心故告急之師雖至而彼之安處多日猶故也豈真與國之俱來他故之未暇哉

上言葛此言裘時歷冬夏正以見其久也然曰蒙戎亦可想見窮途之苦不說他不諒已情之切至而但云不與我同心若謂忘國之憂恢復之念都不在他心上豈真有所與有所以哉○黎在衛西故云東

瑣兮尾兮○夫我黎君臣當此播越之秋瑣尾細末勢不能自振力不能自支流離至此亦可傷矣有人心者當不惜此舉措以救一方之人而叔伯諸臣乃褎如充耳無聞坐視其變而不為之借箸何其心之忍哉當流離患難之際而言之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瑣是細而不能張大尾是末而不能直前言君臣失國氣勢蕭然感嘆不振乃流離漂散之子也瑣尾纏在流離上見末句言困苦若此聞者撫膺兒鄰國乎際非耳聾之人褎然不聞方安然不救還有激其來救之意○屢稱叔伯尊親之也充耳塡也不應便以耳聾為訓○三山李氏曰黎與衛接境黎侯失國而衛不救非惟失睦乃鄰之道抑亦唇亡齒寒矣其後衛為狄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也觀衛之德齊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為最切

叶嵬里反 **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侯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憒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瑣音鎖**兮尾兮流離之子**叶獎里反 **叔兮伯兮褎**音又**如充耳**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

簡兮全旨○賢豪仕于伶官舞罷飲酣不覺自露本懷首章誇其位處次章誇其才美三章誇其榮賚叠〻相承說去以舞為主只發自譽之意不必露出自嘲來末章忽動美人之思蓋有無窮之慨也

簡兮章○此賢者不得志仕于伶官而作也曰君子之仕位高則責重任大則政繁今我執伶官之役政不繁責不重曾何足以累我但見輕率自如簡兮簡兮而已然伶官之職所司者舞我也將以萬舞凡夫文舞武舞皆我之所能也而果何在乎當夫日之方中在夫前上之處于此而綴兆疾徐于此而屈伸俯仰蓋有以聳衆目之觀瞻而顯我之能矣

上二句言適意于所執之事下表其所事之處也簡訓簡易是正解謂略形迹之外而不拘〻檢束為也不恭是斷他不恭不可明說出彼以官守言責于我無與而方將為萬舞之役舞兼文武言且當衆人屬目之地而肆然為此曰方中曰在前總是明顯之處勿分時與地看

碩人章○然我之才不特此也維我碩人俁〻然體貌壯大以之處公庭之上而為萬舞之役于戚羽籥隨試皆宜固無有如我之能舞者矣且也有力如虎執彼御馬之轡欲磬則磬欲控則控有如組之柔焉又孰有如我能御乎是我之才無不備如此

上下二句各連說上言舞之善下言御之善舞其本職御則帶言之以見才無不備也勿平說

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辭焉流離忠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旄丘四章章四句 說同上篇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上聲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碩人俁俁 音語 **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音祖

○賦也碩大也俁俁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左手執**

以左手則執籥。以右手則秉翟。而舞蹈之容。著于顏色之閒。赫然充盈。有如厚漬之赭。斯時也。公嘉其能行夫獻工之禮。而錫我以爵。一時之賚予親洽。何其榮也。寧圖我之有是耶。

上三句。舉才貌之美。下誇其賚予之榮也。執籥以備樂音。秉翟以飾樂容。得其志。文舞上言。將舞者。至此舞矣。就讌飲時。說渥赭。謂其舞時顏色充盛。有可譽者。錫爵。工告樂畢。主人獻工以勞之。主人乃宰夫也。掌賓客之燕飲食者。獻爵雖主人。而錫之則自公。故云公言錫爵。至此呼爲御人可。仍呼爲伶人可。即呼爲酒人。亦可。要說得他誇美意出。

山有榛章○然我之所事雖微。而我之所思則遠。彼山則有榛矣。隰則有苓矣。我之所思果誰其人乎。西方之美人。今儀今色。爲天下之快覩。今聞今譽。獨斯民之耳聽。我之所思。實其人也。使斯人而相去不遠。則相與有成其者之思。猶可以自慰也。夫何彼美人兮。乃西方之人兮。道阻且長。邈焉終無期矣。思之雖切。亦奈之何哉。夫以所能自誇。而美人在念君子亦與偕行此哉。

山隰有所產。與在已有所思。云誰之思一句。從公言錫爵落下。見有公在而思乃在西方之美人。此是何意。美人要說得渾融。正不得以貴錫文武繫之。興意全四句。止末二句。又與外之意。彼美人兮二句。正寫其思中飄蕩欲往之緒。不專嘆其遠也。西方以地言。而時自在其中。碩人本意。到此方自家說出。多少感慨。羨爾愚曰。身局伶官。寄思美人。何等神遠。美人對錫爵之公看。西方對在前上處看。見得惟

右手秉翟。音狄。叶直角反。**赫如渥**音屋**赭**。音者。叶陟略反。**公言錫爵**。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之親洽爲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山有榛。音臻。**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詞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美人西不能揭予而俱西。所以空萬舞于公庭之上。以負此方中之日也。若置我于西方。此身奚復在萬舞之列。此正其熱腸處。

〔泉水全旨〕此詩衛女意中明知其義不可歸。口中却只謀歸。惟不暇有害一句微露疑意。然到底不曾明說。一句義不可歸也。首章靡日不思句最重。末章悠上之思。正與前章相應。

〔毖彼首節〕此衛女思歸無聊之詩也。曰天下有不容已之情。尤有不可越之義。彼毖彼泉水。亦流于淇。為衛之水。則亦流于衛之地矣。我衛人也。衛吾故地也。我之有懷于衛。則亦靡日而不思矣。然思衛之情雖切。而歸衛之行則不敢以自決也。于是即彼孌然之諸姬而聊與之謀。為歸衛之計。果可歸乎。抑不可歸乎。庶幾與論之公而得其情義之當矣。以泉水之猶得東注。興女心之不忍忘情。只一亦字淒絕悲絕。分明謂人不如水也。與之謀。是謀其歸。非謀其不歸。故集註曰為歸衛之計。聊字與卷耳章姑字義同。蓋明知謀亦無益。而聊與之謀以遣其思也。

〔出宿首節〕夫謀之何如。蓋我向日自衛來嫁。起出宿則于泲矣。飲餞則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為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似之

毖〈音祕〉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叶新齎反〉孌〈音戀〉彼諸姬。聊與之謀。〈叶謨悲反〉

○興也。毖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孌好貌。諸姬謂姪娣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

復可歸者于是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與之共謀而探其意之可否云
小豈敢以自決乎。
此是追昔來嫁時事而問之。諸姑重在不可歸上。益惟知其不可歸。
故問之也遠父母兄弟不平言來嫁之時不特遠其父母并兄弟亦
遠矣況今父兄終而止有兄弟在也衛女不安于心正在此處已埋
下不暇有害根脚諸姑伯姊是與衛女同支而嫁于他國者其思衛
之心與衛女同故欲與之而問之。

出于干言○夫既謀欲歸矣誠使今日而得歸也出宿則于干矣飲餞則
于言矣載脂載舝還以前來之車而乘之以言邁而遄至于衛矣至衛
之疾如此于心固甚慰矣但歸寧之禮本為父母而行今父母終而猶
歸寧于義不有害乎。諸姑伯姊其為我謀之可也。
此是設言今日得歸時事亦重在不可歸上干言是由本國適衛所
經之地不可俱作衛地載脂謂以脂塗舝其用在脂載舝謂塗舝為
設舝于車其用在舝作文只用脂其車舝足矣邁臻貞上四句言不
過設言得歸則如此耳親死無歸衛之理不暇只是得歸口氣○鍾
伯敬曰要曉得不暇有害意非到此纔發出來與之謀聊字內已
了然矣。

如下兩章○出宿于泲音子禮反飲餞于禰音你女
之云也。
子有行遠去聲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叶獎里反○賦也泲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
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于其側而
後行也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
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始嫁來時則
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
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
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
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出宿于干
叶居焉反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音轄叶下介反還音旋車言
邁遄市專反臻于衛不瑕有害。賦也干言地名
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不
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嫁

我思章○夫既害于義則不敢歸矣然思衛之情終不能以自已也彼肥泉衛水也我思肥泉而永歎之不忘矣須漕衛邑也思須與漕則我心悠悠矣安得駕言出遊于肥水須漕之地以寫我永嘆悠悠之思哉夫思歸者情也至不歸者義也以義制情衛女其賢矣

上既謀于人已斷然不可歸故發此以寄慨思肥泉須漕者係心宗國即一故國之山川不能不慨想耳思歸寧意隱然言表出遊即歸寧寓言註中安得二字宜玩著于決不得遂中猶有萬一之想正是靡日不思意○註彼字指肥泉須漕言

北門全旨○全篇總是敘已見困於人無可奈何而歸之天以自安也

詩意重君上蓋惟事暗君故不得志而室人之謫摧有由來也

出自章○此衛之賢者事暗君不得志而作也曰天地之氣東南為陽西北為陰出自北門則背陽而向陰矣是以傷世道之不振慨吾道之終窮而此心之憂殷殷焉然使祿養少充猶可以自慰也今也終窶焉無以為禮且貧焉無以自給其艱難可謂甚矣而人曾莫知我之艱而悔之者雖憂之亦無益也吾其已焉哉蓋今日遇困之故天實為之

來之車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他涓反思須與漕叶徂侯反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

泉水四章章六句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出自北門叶眉貧反憂心殷殷終窶且貧

陰晦北門背陽向陰猶居亂世而所仕者[illegible]終窶且貧終者擴
甚矣今而言無計可免之詞窶者無財以備禮貧者無財以自給窶貧
甚于窶故下一且字即下章交適交遍自數興而上實無莫知我艱亦
賦詩君上不加恤之意已焉哉亦上言其無可奈何即終字之意天實
為之與上析窶貧之詞何欺自安之詞也天字與命字不同作文只宜
說天莫以命字代之

三章○然我之困窮不止此也王命之事既適我矣國之政事又一切
埤益于我其勞如此且又會窶貧之甚室人至無以自安及我入自外乃
交徧責我謂其困于內外極矣傷哉遇此亦已焉哉誠以我之困窮天
實為之也分定于天吾亦安之已耳其將如之何哉

三章○夫王命之事既投擲于我矣國之政事又一切埤遺于我其勞
如此且又奚室人至無以自安及我入自外乃交徧摧我則其
困于內外極矣傷哉遇此亦已焉哉誠以我之困極天實為之分定于
天吾亦聽之耳其將謂之何哉夫以困窮拂鬱之地而無怨天尤人之
詞北門之賢者真善處困矣

各上四句是困于內外下是委于天也但內外是相承意勿分對王
事夫子之事政事本國之事也皆瑣細非大體所關者適我者謂事
事歸到我身上敦我者有不復顧恤我之意埤益埤遺俱輻湊叢集
之意此以弛困于外言室人指一家言盡人而求曰交每事而責曰
徧謫者謫其貧不能養摧則難折拂亂其所為摧又甚于謫矣此以
貧困于內言已焉哉三句總承內外說意內呼天處即是呼君然不

艱。叶居銀反 已焉哉。叶將黎反下同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為禮也。○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埤音毗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讁音責叶竹棘反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讁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王事敦我。叶都回反 政事一埤遺我。遺去聲叶夷回反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摧徂回反 已

呼君而呼天。所謂怨而不怒也。

北風全旨○此詩當歸重見幾去亂上。勿依舊說以不忘故舊之仁。見幾而作之智並看。以其虛其邪句作主。既亟句是二意也。註中貴賤不可平看。

首節○此指被逆亂之時也。曰君子處世。貴有見幾之哲。以今時言之。北風其涼。氣之寒也。不可勝矣。雨雪其雱。氣之凍也。不可勝矣。當此而猶寞然無干之。于我素有相好之儔。尚其攜手以同行焉。然是行也。非可寬徐為也。皆要此而亟去矣。苟去不亟。安知禍不我逭乎。

二章○不特此也。北風其喈而有亟疾之聲矣。雨雪其霏而有分散之狀矣。當此而猶晏然耶。于之于我素有愛好之儔。尚其攜手以同歸焉。然是行也。非可以寬徐為也。當要此而亟去矣。苟去之不亟。安知禍不我及乎。

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北風其涼。雨去聲雪其雱。音滂惠而好去聲我。攜手同行。叶戶郎反其虛其邪。音徐。下同既亟音棘只音紙。下同且。音疽○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

以言其遲恐之[illegible]

而先有此氣象矣若是危亂已至則不得謂之見幾而作也同行同歸同車俱未然之詞群然欲去非止一人既亟只且見去亂已急更不可緩只一氣說下○二章北風怒而有聲則不止于涼矣雨雪霏匕而密則不止于雱矣俞禍亂愈急也

末章○且今日之所見凡赤者皆狐無有赤而非狐者凡黑者皆烏無有黑而匪烏者狐烏乃不祥之物今所見無非此物而不早為之計乎于是欲與相好之人而攜手以同車焉然去不容以少緩嗟我朋友其尚可以寬徐乎禍亂之逼已甚去不可以不速矣此可謂見幾而作也

此意與上章同上二句借狐烏以言其危亂之兆狐烏証言所見無非此物蓋即狐烏之不祥以比所見之物皆如狐烏也麒麟不見于郊而猛獸交通于國凡蹄而走者皆狐也鳳凰不聞于庭而惡聲相接于境凡翼而飛者皆烏也如此體貼方得其匪意

靜女全旨○通詩總一愛字蓋之首言未見而思次言既見而贈乃得所贈而愛其人又因其人而美其贈無非輾轉愛慕之意

首章○此淫奔期會之詩也曰男女之際人之大欲存焉惟此閑雅之靜女色則姝然甚美矣始也與我相期而俟我于城隅誠欲一見之為快也何美人之遲暮使我愛矣而不得即見使我搔首長望欲行而疑于來欲止而疑于不來殆躊躇然矣其如此時此情何哉

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也○**北風其喈**音皆叶居奚反**雨雪其霏**音非**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鴉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音樞**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音騷

靜訓閒雅意以態度言乃淫奔者相稱美之詞非真閒雅也俟我于城隅則不止淫于家矣搔首仰望之氣踟躕行不進貌其相俟無聊之狀如此

次章○未幾而女且至矣但見其靜而且孌何顏色之少好也以是女而使我得近其淸光其心已甚慰矣且貽我以彤管以結殷勤之意焉夫是彤管也煒然赤色之可美若與孌美之容相輝映焉是以既得此物又悅懌此女之美而欣喜生于望外矣予兮予兮如此邂逅何哉

此既見靜姝時也孌亦姝意言其色之美也彤管古者男鍼皆有管此不知何物但有赤色可悅者相貽以結殷勤也

末章○由是則相與翺翔于野外矣且自郊牧之野而歸我以荑以結繾綣之意焉夫是荑也洵美而且異矣此豈荑之爲美哉特以其美人之貽故其物爲可美耳予敢不與彤管共珍之哉有美人兮願無忘于今日也夫淫奔相悅不知其可醜如此衛之淫僻甚矣

言自牧則不特相逐于城隅又相從于野矣歸荑非眞以此爲貽只是淫女偶以此相戲而男子以爲貽耳下節是愛其物又愛其人此節是美其人因愛其物俱是相愛之情溢于物外也

新臺全旨○此詩但爲齊女傷配合之非偶而直公蕢篇之罪淫惡之人

踟音池躕。音廚○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音同管叶古竟反彤管有煒。音偉說音悅懌音亦女美。賦也。孌、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音汝之爲美、美人之貽。與異同○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爲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首章○此刺衛宣公之淫也……

穢況國君尊居民上乎我衛舊無是臺今作是新臺于河上其制則泚然鮮明河水之流瀰瀰其甚盛是臺固美矣而築是臺者何哉所以要齊女也夫是齊女也定配于納聘之初本為燕婉之求而反得此籧篨醜惡之人焉豈其初意哉所得非所求貽臺之羞多矣

次章○且我衛原無是臺今作是新臺于河上其制則洒然高峻河水之流浼浼然其平滿是臺固美矣而築是臺者何哉所以迎齊女也夫是齊女也定偶于納采之日本為燕婉之求而反得此醜惡不殄之人焉豈其初心哉所得非所求貽臺之羞甚矣

新臺者舊無是臺也可見滅禮瀆倫自宣公始首二句速音謂此臺臨于河水河水繞于臺下言水之盛益以見臺之美耳燕安婉順謂安于理而順于情也籧篨今雞胸不能俯戚施今駝背不能仰言公非有此疾只極言其醜戾之狀不鮮指疾言不指人言觀下集傳不殄其病不已也可見不鮮多也猶言其醜疾約多之意也

末章○彼魚網之設本以求魚也而鴻則離之所得非所求矣況齊女之求嫁本求為燕婉之好而反得此戚施不能仰之人焉則所求者非所得而所得者非所求矣又豈其本心哉此詩人之刺惡嚴矣

以設魚網而得鴻興求燕婉而得醜疾總是惡其亂倫故以惡疾比之講中不必露出宣公及伋字

附考衛宣公名晉莊公子桓公弟桓公十六年州吁弒桓公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迎晉于邢而立之是為宣公宣公烝于莊公之妾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令右公子職為傅為太子娶齊女

新臺有泚音此河水瀰瀰音米燕婉之求籧音渠篨音除不鮮斯淺反叶想止反○賦也泚鮮明也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新臺有洒音璀叶先典反河水浼浼音每叶美辨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興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

公聞其美要而納之是爲宣姜生子壽及朔令左公子洩爲傅夷姜死宣姜與朔共譖太子伋宣公自以奪太子妻也欲廢之使伋如齊令盜殺伋而立朔爲太子十九年冬宣公卒朔立是爲惠公

二子乘舟全旨。此詩以思字爲主首章見其去而憂之二章因其不歸而疑之皆國人含悲而不忍直言之意蓋伋遵父命壽窃兄節宣其動國人傷悼之心也

首章。此國人傷二子之亡而作也曰天下之變常伏于不測之中吾于二子重有感焉我二子之乘舟以如齊也一則以父命爲尊一則以天倫爲重甘心長往與波上下汎汎然徒見其影之去而已然是行也從父者爲孝從兄者爲弟吾之所願思者死生存亡之慮交戰于胸中而此心之憂養養而靡定焉吾其如二子何也

二章。二子之乘舟汎汎而逝長往而不返矣我國人傷二子之逝切願思之情意者見害而不避而或不免于害也不然何其久而不歸耶夫割天親以狥徃隲忍骨肉而付盜賊宣公無人心矣

此二章須看下章害字各上二句分一敘二子如齊之可憂一敘二子不返而可疑然不曰形而曰影見他渡河時形影與波光相映有顧影堪憐遇蹤獨引之意故養養然而憂不知其所之不曰行而曰逝見一去不復返即影亦不可復覩矣此豈不至於有害乎故緊緊以害字接之二章但不明言其死蓋悲傷之極不忍言耳非但爲君諱過也

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倣此

二子乘舟。汎汎芳劒反其景叶舉兩反。願言思子。中心養養。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爲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賦也逝往也不瑕

之謗殺及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
惠公恐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爲王惠公奔溫後惠公卒懿
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變殺懿公而滅衛其
端皆始于夫婦之不正也衽席之禍一至此哉

鄘風大意

共姜守義故守栢舟衛文之徙居中興賢君也定中所由作也大夫之
見賢中興賢佐也干旄所由作也自相鼠刺無儀而陽敎哀矣牆有茨
偕老鶉奔刺宣姜淫于上故士大夫妻有桑中庶人妻有蝃蝀而陰敎
哀矣惟載馳一詩女雖出于宣姜禮猶循夫先王見風化在人未泯不
以母之惡及其女也

栢舟全旨○二章一意各上五句是自表其貞一之志下欲母之不違
其志也

首章○此共姜作此以自誓也曰夫婦人倫之大綱偕老天地之大義
苟可以存亡易心乎是故汎流而行之栢舟則在彼中河而有定在矣
然則髧然而垂之兩髦是爲我之儀而有定配焉夫既爲定配則不可
以死亡易心雖至于死誓無他心之適焉是心也恩之淺者或不能諒
而母之于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欲使我而有他焉何不諒我心而欲
移之乎

共姜來嫁而世子殀以死自誓必有哭臨之禮故渡河之衛齊地西
以河爲境而衛居河之西共姜歸齊則當乘舟渡河而去故即此以

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述之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鄘一之四 說見上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音沓**彼兩髦實維我儀**叶牛何反**之死矢靡它**音拖**母也天**叶鐵因反**只**音紙下同**不諒人只**興也中河中於河也髧髮垂貌兩髦者剪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

起興上至五句止舟在河中而無他適之地我配兩髦而無他適之心用彼我二字相呼應也兩髦以髮作僞髻垂兩肩之上男左女右長猶飾之以順父母幼小之心父母沒則去之想此時共伯父母俱存故以兩髦指之兩髦二句猶古詩云結髮爲夫婦即兩髦時便爲我匹之意貫字不可忽謂一日之訂百年之約也單呼母者父尊而母親女子所朝夕相依者惟母耳不諒疑其不能堅守也恩不深者其不相信無足怪母乃我之天何亦不諒我乎乃驚訝之詞

二章○又觀汎彼柏舟則在彼河側而有定處矣然則髧然而垂之兩髦實爲我之特而有定匹焉夫旣爲定匹則存亡不易其心雖至于死誓無邪慝之心焉是心也恩之淺者或不見諒而母之于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顧欲使我而有慝焉何其不諒我心而欲奪之乎夫雖不見諒于母而天地鬼神鑒之共姜其賢矣哉

特有孤特之意而訓匹者猶治之訓亂也靡他是無二心靡特是無邪心慝邪之匿于心者之死矢靡他其義猶顯至于一念邪慝亦誓死靡發可見其心之貞固矣

附考共伯衛僖侯之世子名餘康叔第九代孫初立爲君其弟和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姜齊姓從夫謚故曰共姜

牆有茨全旨○通章之意皆婉言以刺頑與宣姜之醜惡各章俱四句分上是興其不可言下是推其所以不可言也然已甚于言矣

首章○此頑烝宣姜而詩人刺之也曰人皆有羞惡之心今君觀于是

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爲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音忒**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慝邪也以是爲慝則其絕之甚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不可埽叶蘇后反**也中冓**音姤**之言不可道**叶徒**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

所可道也。吾知言之醜惡而必有難以告人者矣。知之何其可道哉
二章。○彼墻有茨則不可襄而除之矣。況中冓之言則不可詳而盡之
也。若以為所可詳也。吾知言之甚長而難遽盡也。
三章。○彼墻有茨則不可束而去之矣。況中冓之言則不可讀而誦之
也。若以為所可讀也。吾知言之甚辱而適以污其口也。吁詩人之刺不
亦深哉
此詩反覆諷刺之也。墻茨芒刺不可掃。與內之醜惡不可道。皆無所
施其惡匕之心也。中冓閨內隱與之處。中冓之言但謂閨門之事。不
必以為頑與夫人淫昏之話。所可道二句正就本文口氣講中間便
見所以不可道之意。言之醜有含羞意。言之長有難竟意。言之辱有
污口意
附考。左傳閔公二年。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
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惠公朔也。昭伯。宣公之長
庶子。伋之兄也。以下淫上曰烝。噫。豈獨宣姜然哉。驪姬夜半之泣。書
諸國語。飛燕情志之誦。箋諸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諸詩
歌。喬劉二妃與宋徽之諾。謔傳諸方士。皆深宮無人之密。無不暴白
于天下後世。吁可畏哉

三角刺人。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道。言。醜。惡也。○舊說以為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污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為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為惡

偕老全章。此詩總刺宣姜之惡，當以不淑二字爲主。首章是泛舉德服之相稱，末二句已明刺之矣。下二章已備稱其服飾容貌之美，而不言其他，則其人可知矣。雖天帝之詞，綴邦媛之詞，隱若初不覺其爲刺者，而不淑之旨，白凛然言外。

君子章。此刺宣姜之詩也。曰夫人有小君之貴，其取重于國者，以有實德之孚也。今我夫人豈其然？彼夫人與君敵體，君始與始，君終與終，蓋當與君子而偕老者也。惟有是偕老之德，故其助君子奉祭也，編髮于首而旁有衡笄之垂，垂笄于旁而上有六珈之飾，其服之盛固如此矣。且德容之著于外者，雍雍自得而委委佗佗，如山之安重也，如河之弘廣也。又有以宜其法度之服而無所愧怍焉。此可見其服飾之盛以偕老而盛也，象服之宜以法服而宜也。今之子位夫人之尊，不能偕老而無德容，雖有副笄之飾，法度之服，亦末節耳。其不稱甚矣。云如之何哉。

上五句泛言服之所以盛與其所以稱，下四以責之。首句提起重偕老之德，下惟有偕老之德，故宜有服飾之盛。副笄六珈爲祭服之首飾，編髮于首而旁有衡笄之垂，垂笄于旁而上有六珈之飾，是三件。委委二句是德發爲容者，如山句形容委佗之狀，服以彰德，故曰象服。節下翟衣展衣也，副笄亦在其中。不淑承無德容來，須渾說，勿露失身意。如之何，乃問以責之。

玼兮章。首自子之服言之，玼兮玼兮而鮮盛可觀者，乃祭服之翟衣也。自子之容言之，黑髮如雲而且美，不屑取益于髢也。然服飾之盛

者。知雖閨門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叶居何反。**委委佗佗，**委音威，佗音駝。**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牛何反。**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爲飾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

不特見于髮也。語其眉則揚然而廣，言其色則晳然而白。以如是之服飾如是之容貌，皆世所希見者也。而忽得于創見之頃，有不駭且愕曰，胡然而有此天之神乎，胡然而有此帝之神乎。不然，何容服之間必異常若此哉。

上七句述其服飾容貌之美，下是致其驚怪之詞。玼兮二句是服飾，鬒髮二句是容貌，玉瑱二句是服飾，揚且二句是容貌。其之其字，指宣姜言。胡然二句，本上容服就人所罕見上說，天與帝以鬼神言，即所謂渺乜忽乜若神仙然。○翟，雉名，即刻日采畫，即今之刺綉也。以其文象翟羽，故衣亦以名。不屑髢也，是薄之不用，非以此爲不肖也。矜之不飾其色以備。玉之瑱，以玉爲塞耳，條之以紞而當耳，所以養聰也。其揥瑱義詳云，揥音剔，若今之篦子，蓋男女通用，乃偏于身以備剔人之垢者也。揚眉上廣，上字即高字，廣字即長字，凡眉下而盛則醜惡，故上廣爲美。

瑳兮章。○然予之容服豈只此哉。就予之服而言，瑳兮瑳兮而鮮盛可覩者，乃見君賓之展服也。以是展服而蒙彼縐絺之上，是紲袢以自斂飾也，服之美也至矣。就予之容而觀其目，則視而清明，而額之上又極其寬廣之角，又極其豐滿焉，容之美也至矣。夫以易容也而兼之以是服也，信如此之人焉，色傾一國而爲邦家之媛也。有是容服而德不足以稱之，不亦深可惜哉。

上六句言服飾容貌之盛，下是嘆其容貌之美，以寓刺之之意也。上章翟是祭服也，此章展是禮服，亦象服中所有也。蒙彼句言以展衣覆于絺綌上以自斂飭也。當暑服縐絺以見君及賓則褻，故加展衣

（叶去聲）也。鬒（音軫）髮如雲，不屑髢（音第）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敕帝反）也。揚且（音疽）之晳（音錫，叶征例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也。鬒，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髢，髲髢也。人少髮則以髢益之，髮自美則不潔於髢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且，助語辭。晳，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瑳（上聲）兮瑳兮，其之展（音戰，叶諸延反）也。蒙彼縐（音皺）絺，是紲（音屑）袢（音半，叶汾乾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叶魚堅反）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音院，叶于權反）也。（賦也。瑳，亦鮮盛貌。展

于上以示斂束单舉縐絺意作詩時當夏日也清揚二句作二件此言其人非謂色之美也展如二句串說媛略重在色而粘服上講方是斟酌不可另作色之美者人君之德言母儀之德也要知自鬒髮如雲與蒙彼縐絺以下正是服飾之芬麗容貌之輕僥大異乎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處一則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以怪異之一則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以賤褻之所謂子之不淑者也

總中全旨○此詩三章一意各在四句分總是托采物以從所思之人而因詳期會迎送之意當以思字貫說既期之又要之又送之以其所思如此也

首章○衛俗淫亂此人自叙其情也曰男女之欲人所同心况我之所

衣者以禮見於君及見賓客之服也蒙覆也縐絺絺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為之紲袢所以自斂飭也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爰采唐矣沬音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孟姜矣。是孟姜也。固吾之情所素鍾。而彼亦惡乙于我者。其期我也在于桑中。而茲之往也。冀諧所願也。但見其迎我于上宮。而邂逅之遇未足以展其無窮之懷也。于是復送我于淇水之上矣。其相與繾綣有如此者。蓋有周旋而不忍舍者矣。

二章〇爰采麥矣。則于沬之北矣。我果云誰之思而采麥乎。則美色之孟弋矣。是孟弋也。始而期我乎桑中。既而迎我于上宮。後且遠而送我于淇之上矣。亦何其不相舍耶。

三章〇爰采葑矣。則于沬之東矣。我果云誰之思而采葑乎。則美色之孟庸矣。是孟庸也。始而期我乎桑中。既而迎我于上宮。後且遠而送我于淇之上矣。亦何其不忍舍耶。夫淫亂之私。肆行無忌。即世俗在位者且然。此人心所以斷喪。而衛之卒淪于夷也。

采唐麥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托以采此也。沬即沬邦。朝歌以北之地。孟姜弋庸。亦托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非當時實有此三姓之女也。桑中奔妾之所聚。上宮樓閣之通名。桑中為期之所。僻徑幽藏。可訂密約也。上宮為要之所。曲房靜閒。可恣閒靜也。淇上為送之所。流波逝水。可寄離情也。始通好于桑中。既成歡于上宮。終送別于淇上。皆不勝繾綣之意。

期我乎桑中。(叶諸良反)要我乎上宮。(叶居王反)送我乎淇之上矣。(叶辰羊反)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兎絲。沬，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沬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〇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沬，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

〇爰采麥(叶訖力反)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〇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

鶉奔全旨○此詩首章刺子頑之不善。二章刺宣姜之不善。蓋托爲惠公之言以刺之也。俱以人不如物起興。

首章○此衛人刺宣姜與頑也。曰倫不可瀆。欲不可縱。我玆有感焉。彼物各有偶。未嘗相亂。故鶉從乎鶉之類。吾見其奔奔然。鵲從乎鵲之類。吾見其彊彊然。居有常匹。行則相隨。而不見其或亂矣。夫鶉鵲一物之微。猶有定偶如此。今此人也。亂夫婦之大倫。雖上烝而不忌。無良甚矣。是鶉鵲之不如也。而我乃以之爲兄。不幾貽我之羞乎。而何莫之忌也。

二章○鵲之彊彊。鶉之奔奔。各有定配如此。今此人也。踰世子之大分。甘于下淫而不耻。無良甚矣。是鶉鵲之不如也。而我乃以之爲君。不又貽我之羞乎。而何莫之顧也。吁。禽獸之不如。詩人所以刺之者至矣。

鶉鵲所以奔奔彊彊然善鬪者。惡亂其正也。鵲性不淫。傳枝而孕。不以形接。以鶉鵲興宣姜與頑。蓋反興也。上無良。以上烝不忌言。下無良。以下淫不顧言。衛詩至此人道盡矣。不可造不可以國。故繼之以定之方中。

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間卽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鶉音純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叶虛王反○興也。鶉鵲屬。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爲兄何哉。○鵲之彊彊。鶉之奔奔。叶逋珉反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叶居雲反○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定之方中全旨○此詩作于文公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事。首章統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末章則敘其勤勞以致殷富。恭文要其終而美之耳。當以營建爲主。而歸重秉心上。

定中章○此美衛文公之營建宮室也。曰營建之務。禮樂民物攸關。要之內操心始。我公徙居于楚丘。果何如哉。彼營建國之大務。我公仰以觀乎天時。當定星昏而當天之中。則農工已畢。正民力可用之時也。于是率渡河之民興版築之役。而楚宮作焉。其作之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而楚室于是乎作矣。且于宮牆之始。預爲久遠之圖。樹之榛栗焉。樹椅桐梓漆焉。樹之榛栗者。將使後人取之以供籩豆之實。而禮有所備矣。樹之椅桐梓漆者。將使後人取之以爲琴瑟之具。而樂有所備也。夫一營建之初。而綜理已周矣。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惡不可勝道也)

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定音訂)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椅音醫)(賦也。定。北方之宿。營

此正是遷居楚丘作邑之時。上四句是慎營建。下言預禮樂。然二意不同。蓋因營建而種植也。定之二句觀天文。揆之二句察地勢。二意亦不平。宜串說下。如云春夏桑田交作。此非力役之時。必是星方中。農桑工暇。故審此時以作宮。而又不敢苟。必揆日辨正以作室也。蓋樹臬在室基中間。日出則景西側。日入則景東側。以絕正之。而東西向定。午則日行正南而臬影北側。以絕正之。而南北向定。二作字俱以創始言。樹之三句。以禮樂對言。總是營建之務無一不須。可見文公立國規模。事事不苟。即一種植間便已慮及後日之可用也。

升彼章〇夫我公之營建如此。而未徙之先。豈苟以為之哉。升彼故城。以望楚丘之形勢。而旁邑之堂亦望焉。測彼日景。以定楚山之方面。而高丘之京亦正焉。而又降觀于桑。以察其土宜之何如。稽之于神以訊其吉凶之何如。夫始而望景觀卜。惟欲求得其善也。及至于終則果獲其善。展矣形勢之勝。允為都會之區。可以光前。可以裕後。而社稷靈長實終賴之矣。是楚宮未作之前。其謀之不苟也如此。

此是未營建以前事。上六句謀其始。下是獲其善于終也。升虛以望楚丘與堂邑。覽一國之形勢。景山與京。正一國之方面也。降觀于桑。察土宜也。下云其吉。協神謀也。望楚又望堂。悉大勢在此。雖完

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梓。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爰。於也。〇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〇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

〇升彼虛（音墟叶起呂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叶居良反）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〇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觀

哥上。是正宮宅。方面。此是先正一國之方。面降字本升字來。只就下處而言。即此望景觀卜。見始謀其謀者。欲終之善也。終字對始字言。蓋經營之終也。若末章所謂終。則對此章而言。又是後來事。此章照前望景觀卜。介佮四與允臧。何自宜統承。凡此四者。總期其臧。久獲其善。合下章意一

靈雨章○卜其終之為國言之。方春和時。土膏動而百物滋。民人衣食之源始此。有賴于天澤甚亟也。天之靈雨既零。我公于是命彼倌人。用備乘輿之駕。焉趁雨止星見。我公即戴星夙駕。說于桑。以躬行勸蠶焉。說于田。以躬行勸農事。夫躬親不憚勤勞如此。其秉心可謂塞而淵矣。然匪直其人所以操諸心者。極其塞實而無虛偽。淵深而非淺近也。蓋事有實效。行無不善。即其所畜之馬。騋而牝者。亦已至于三千之衆矣。戎公之興衰致蕃。以復祖宗數百年之舊也。豈偶然哉。此章是營建以後事。上四句言心之勤于民事。下言其操心之善也。連時而言曰靈。一二句宜讀斷。之之詞已藏在內。三四句另起是也。敘事之詞。言文公遂于次日。而止星見夙駕往。命非方命倌人以夙駕者。匪直也人二句作一氣讀。而又嘆下未了。經人字指文公言。非特我公所以存之心者。塞實而淵深。抑已驗于政事而騋牝云云也。塞淵表之于內只是心。而見之于外則為事業。故云然。

附考春秋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人侵衛。公使國人過之。皆曰使鶴。遂戰于熒澤。敗死。時宣姜之壻宋桓公迎其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之子申為戴公。廬于漕。及卒。又立其次子燬。是為文公。齊桓公

老以察其土宜也。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音官 星言夙駕。說音稅 于桑田。叶徒因反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叶一均反 騋音來 牝三千。叶倉新反

○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騋。○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蓋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

合諸侯城楚丘以遷之。文公貶損以修政事。而衛以興。是文公固不失爲幹蠱之孝。而齊宋有功于衛亦多矣

蝃蝀全旨○此詩首二章言淫奔之惡。人所不齒。以深賤惡之。末章則探其淫欲之心。而言其滅于理也。

首章○此刺淫奔之詩也。曰不可亂者。男女之防。不可賣者。禮義之正。何此人之不然耶。彼當日暮之時。陰雨方降。日色自西而映之。倐然成此蝃蝀之質。而在彼東方焉。此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天地之淫氣也。人之見之。莫有敢視而指之者矣。是以女子有行。不得直遂。又當稟受教戒。遠其父母兄弟而後行。此昏姻正始之大禮。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

此章賤之。言蝃蝀陰陽不正之交。人不敢指。以比淫亂男女不正之行。人不可道。不道者。不足齒也。女子有行二句。舉昏姻之正禮以刺之○魏仲雪曰。陽氣下上。陰氣上下。二氣交而爲雨。陽氣已解。陰氣未已。則淺薄而成虹。是乃虹之異也。氣之偏。參差不成形。人皆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爲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蝃音帝蝀音凍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去聲父母兄弟。比也。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倐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蝃蝀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況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

得而指之以爲男女賤淫之事終不可掩莫敢指非畏之也女子有行二句正與懷昏姻句相照

二章○且是虹也自朝而之時日色自東而映之忽然自下而上躋于西爲則其雨不崇朝而遂止蓋淫慝之氣有害于陰陽之和也是以女子之有行也又當遠其兄弟父母于結禍之際此有大昏之正禮在也又胡爲不顧此而肎行乎

此章惡之之詞以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比淫奔之慝害人道之正下二句刺其昧大昏之宜也註周禮十煇虹之出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雌雌曰霓煇音運

末章○夫男女之欲雖不能無而禮義之正尤所當凜今乃如之人兮但知念男女之欲懷昏姻之情而縱其淫慝之行則是貞信之節在所當守者彼固喪而不能守矣天理之正所當知者彼蔑然而弗覺矣不亦深可慨哉夫以衛國淫邪以致禍敗其亂極矣文公一轉移之民之知義如此眞君子言也

此深責之之詞上二句刺其縱男女之欲下責其昧天理之正懷字最切男女之欲人皆有之惟懷念于斯則不復知有人道矣故以大無信不知命鄙之婦人從一而終此是信處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亂此是天理之正守已之貞信即天理之無私非二物也末二句與上同一氣貫下不是推原口氣

豈可不顧此而肎行乎

○朝隮音賫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補反

○比也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爲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叶斯人反不知命也。叶彌并反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昏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爲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相鼠全旨○通詩皆是爲刺無禮而作只是反覆譏刺甚言人不如物之意以有無二字相應爲興

首章○此刺無禮之詩也曰威儀乃德之符亦所以定命者也彼鼠爲物之最賤相彼鼠矣猶有皮以衛身况人爲物之最靈可無儀之可象哉人而無儀則瞻視不尊坊表不立徒足以敗常亂俗曾鼠之不如矣此而不死果何爲哉

二章○相彼鼠矣而尤有齒以刻諸口况乎人而可無止以見諸容乎夫人而無止則恭遜不形謙光不著曾鼠之不如矣此而不死復何待哉

三章○相彼鼠矣猶有體而四肢之全備况乎人而可以無禮乎飾之不詳明乎夫人而無禮則無以持身無以範俗一日在世多一日之敗壞而已胡不速死之爲愈哉觀詩人之言其惡之者深矣

以鼠之所有與人之所無益反興也興意至二句止三四句易轉以痛責之○凡獸皆有皮齒體獨言鼠者鼠卑汚可惡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儀舉止動作之可象止者謙抑退讓之意禮是舉其全體而言之

干旄全旨○此詩美大夫爲國求賢以干旄在浚爲主車馬旗旄本大夫尋常儀衛特以在浚見賢遂生精彩詩人得于覩見慶幸無已故言之不足而屢言之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去聲鼠有皮叶蒲何反人而無儀叶牛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叶吾何反○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爲哉○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反又音始○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想止反○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孑孑音結干旄音毛在浚音峻之郊叶音高素絲紕音毗之

此興之賢久矣何意我大夫後……可以干旄而建之車后此
大夫之表章也建此孑孑之干旄在彼浚邑之郊因將望賢者之廬而
造焉者矣但見其所建之旄則素絲織組而紕之其所乘之車則四馬
之良而驂之以此屈己下賢禮意斯已勤矣彼姝者子其嘉謨嘉猷可
以畀大夫者非一端也不知咨詢之頃果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
乎殆非常情可擬議者矣
二章○然有旄必有旟建孑孑之干旟在彼浚邑之都由郊而近矣其
維乎旟也則素絲組之其駕乎車也則良馬五之以此祈節下賢禮意
可謂勤矣彼姝者子不知何以予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殆非吾所得
而測者矣
三章○然有旟必有旌建孑孑之干旌在彼浚邑之城由都而又近焉
其維乎旌也則素絲祝之其駕乎車也則良馬六之以此祈節下賢禮
意可謂勤矣彼姝者子不知何以告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殆非吾所
得而窺者矣夫使大夫資其益朝廷用其言則衛之興可指日俟也吾
人安得不喜談而樂道哉
各章上四句言大夫見賢之誠下擬賢者所答之意○旄干旄三者
以旟爲正蓋車后所建有鳥隼之旟上有干上首注牛尾曰干旄析
羽曰干旌蓋夫車之旌素絲以繫之載大旄之車四馬以駕之二之
字皆指干旄言曰郊曰都曰城雖是變文叶韻亦有漸近賢者之廬
意五與六蓋亦後其盛之之詞非漸增其數也姝子以蘊藉言畀予
告無大異何以云者見下賢之典曠闕已久在詩人亦出不意以爲
不知何等陳說方可報稱姝過盍經綸之蘊非淺近所能窺廟堂之

良馬四之。彼姝（音樞）者子。何以畀（音庇）之。

賦也。孑孑，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賦也。旟，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斿，斿下屬縿，皆畫鳥隼也。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賦也。析羽爲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

制非草野所與聞爲下。賢者貴。嘆非爲賢者商度也。○馬止于四。無五馬六馬之說。然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騑。故太守稱五馬。晉汴若朽索之馭六馬。五之六之。原有此制。但一出無屢更。侯衛之理。只是極誇其盛耳。

載馳全章○此詩夫人所以歸唁爲辭。而其意實在于救衛。故思有大邦之控。首章出而來追。二章大夫追及。三章歸許在道。四章歸許將至。曰驅馬阿丘。行野。皆往衛不果。歸許在道時事。舊說謂通詩俱是設詞。與泉水思歸同義者。終失詩旨。

首章○此詩穆公夫人憫衛之亡也。曰宗國破滅。乃時事大變。我爲衛女。[illegible]不能爲情者。于是載馳載驅。將以歸唁乎衛侯。當時衛侯野處于[illegible]然發言。至于漕以唁之。奈何漕焉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illegible]者。吾知來不徒來。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于我。則漕邑終不得[illegible]侯。終不得言矣。我心爲能以無憂哉。上[illegible]所憫而欲伸其情。下二句有所制而遂動其憂。載馳載驅。言[illegible]然驅而悠悠。欲急反緩。殆有難爲情者。言之者一則奔走[illegible]之情。一則多方阻諫。以爲與復之計。乃言其將然耳。其[illegible]之備。未至漕也。時衛侯渡河而處漕。故云。大夫跋涉遇[illegible]不則涉。皆見他來的急遽之狀。但來則未至耳。言必將二[illegible]人適意以憂之也。亦見得夫人已自知其義不可歸之意。

二章○大夫既至。果不以我歸爲善。則情不能以掩義。而我亦不能旋反以至于衛矣。然觀汝雖不以我歸爲善。而宗國破亡。人情至痛。而[illegible]

也。城。都城也。祝。屬也。六之。六馬。極其盛而言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爲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載馳之閒。故爾。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爲詩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

載馳載驅。叶祛尤反 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叶徂侯反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宣姜之女。爲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illegible]

至。惻而我之思衛。其能以自已乎。

此兩平看。總是敘其行有所制。而情不能已。不我嘉不我臧。是大夫既至而有是言。就越理背義上說。旋反旋濟。皆因大夫之言而止之。見得私不得以害公。要作自家的意思。不遠者此心依依。只係于衛不能使我思遠衛也。不閟者言不能使我止而不思也。只一層而層疊言之以見思之迫切。

三章○大思之不遠不閟。則憂思情深而鬱結成疾矣。故其返而在途也。陟彼阿丘以舒憂想之情。或言采其蝱以療鬱結之疾。庶乎其可忘也。然今日之行也。亦豈我之過哉。誠以女子之善懷而欲歸唁者。蓋亦出于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而各有道耳。有道而非過也。而許國之衆人。乃不我嘉不我臧。而以我爲有過。則亦少不經事而率意妄言耳。使非穉且狂。必能諒吾心而恤吾憂矣。噫。尤我之者其非耶。

此欲舒思衛之憂。而深咎乎人。登高采蝱承上不遠不閟來。欲登高以舒寫其憂思。因采蝱以療治其鬱結。雖兩設意。實一串。善懷承上憂思鬱結言。大抵遭一變。而百挫集。遭一變而百慮生。此女子之常。後擊言之。而已之歸唁。亦在其中。然宗國滅亡。理亦當唁當救。故曰有道。許人尤之。即上不我嘉臧是也。穉言其少不經歷無有識見。狂則執拗。不近人情。然不可定說他不是。只形容不知己情之切至耳。

來告。故心以爲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閟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爲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爲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盲叶謨郎反**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叶戶郎反**許人尤之。衆穉且狂。**穉音稚賦也。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途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蝱以療鬱

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為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豈真以為穉且狂哉。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芃音蓬麥叶訖力反**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尤叶于其反**百爾所思。**思叶新齋反**不如我所之。**

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即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塗在野。而涉芃芃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

末章○夫我歸衛不果而返國也。行乎郊野之中而涉芃芃之麥。斯時也。傷我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邦。藉其土地甲兵之力。以圖為興復之計。庶得以救廬漕之民而復康叔之舊也。然有所控者。以知其人之可因。與國之可至。而后可以有濟。不知誰為同讓之人。誰為睦鄰之國。而因其人以至其國乎。控告之難。蓋如此矣。夫我既力不能救人。又無所資。則我心可自盡者。特一歸唁耳。今汝跋涉之大夫許國之君子。無以我之歸唁。為不臧不嘉而尤之也。雖汝所以處此有方。或遣使以往唁衛侯。或數使以告援大邦。因欲以慰我之心。然終不如使我得歸唁衛侯而自盡其心之為愈也。今使我不得歸。我亦安能以為情耶。吁。衛女之欲歸者情也。卒不歸者禮義也。發乎情止乎禮義。可以觀其賢矣。

此言歸衛不果。因返國而自致其無聊之情也。我行其野二句。言已勞意。芃芃。亦見荒涼榛蕪之景象。控大邦者。特失國之由以告之。欲借之以興復也。因極二字。皆就上何大邦說。因以人言。謂仁人義士可因之以請于大邦者。極自地言。即所至之大邦。此句文平意串。此自哀思之切。籌畫如此。非必真可為也。大夫不必拘有位無位。尤指悖禮犯義言。上衆穉且狂是恨詞。無我有尤則衷詞。氣以漸而平也。百爾所思。如移文命于他邦。遣使問于與國。[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及必有益止之辭。故云然。不如我所之。大人則理義不[illegible]無聊之詞也。

而立戴公以廬于漕許穆夫人賦載馳則此詩當在定之方中之前

衛風大意

康叔之緒至數傳而後猶典刑肅肅以有睿聖武公衛風以淇奧冠篇似有意在若考槃之隱居猶有先公之風芄蘭作而德日衰武公之化遠矣碩人棄莊姜而莊姜自守竹竿河廣伯兮猶有莊姜之風自出豈有狐木瓜作而淫日縱莊姜之化遠矣

淇奧全旨○此詩美武公之德皆自做成君子之後言得力全在切磋琢磨蓋有此工夫自然成此盛德故服飾皆見其稱而動容咸中乎禮也有匪句最重當內因屢詠之

首章○此美武公之德也曰人之進德行修爲之極功必有自然之符驗瞻彼淇奧綠竹生焉始則猗猗盛柔弱而美盛况我有匪君子其德之進修也何如哉彼學莫先于明理善粗明者精未至也則講習討論致精于臧否之間已精益求其精有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焉學貴要於去私已粗克者密未致也則省察克治致謹于動靜之際已密益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爲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句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音與郁同 綠竹猗猗。音醫叶於何反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七何反叶平聲 如琢如磨。瑟兮僩兮，音限 赫兮咺兮。

求其密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焉。德之修飭，有進德無已如此。由是美在其中，光輝自著，瑟然矜莊而無忽慢之非，僩然威嚴而無怠慢之失，赫乎盛大，一焕然君子之光，咺乎宣著，一顯然大人之度也。有匪君子，有此盛德，所以感民者深，民之感之何能忘之。

此五句分上興其德之進盛，下及其德容之感人也。綠竹始生美盛有進益意，故以為興。切磋琢磨有工夫，門如字，言以正意講在前面。切謂剖析義理，磋是去研窮到那融通地位，已精益求其精；琢謂克去人欲，磨是又去磨礱到那淨盡地位，已密益求其密。此二句總是存進無已進德之功也。瑟者，正衣冠，尊瞻視，無一毫粗疎；僩者，貌足畏，色足憚，無一毫懈弛。赫者，氣象充盛；咺者，英華發外。此二句總是盛德之容根於切磋琢磨來。有斐君子與上一般，只是以成德而嘆美之，不必拘瑟僩赫咺為美也。終不可諼，猶云到底不忘之謂，不兼後世看，蓋是詩之作，武公尚存故也。不可諼者，好德之心，自不能忘也。

二章○瞻彼淇奧，綠竹生焉，則青青焉，堅剛而茂盛矣。況我有匪君子，其德之稱服也，何如哉？彼充耳所以養聰，則懸之于耳，而尚以琇瑩之石，可尊而不可卑也；會弁所以壯觀，則飾之以玉，有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亢也。其服飾尊嚴而德之稱也如此。且和順既充，英華自著，矜莊而威嚴，盛大而宣著，盛德儀容于是乎在。有斐君子，有此盛德，所以感人者深，民之與之何能忘之。

此亦五句分，上興其德之尊嚴，下若其德容之感人也。堅剛茂盛，亦

况晚反 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 音喧，叶况遠反。兮。興也。淇水名。奧，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也。君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鍚；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言其德之修飭，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僩，威嚴貌；咺，宣著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也。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音精 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營 會音怪 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illegible]之服皆然者

武公自切磋琢磨以成其德。以稱其服而有尊嚴之象也。這個四句

莫頂上尊嚴說與首節稍別。

末章○瞻彼淇奧綠竹如簀。則密比而盛之至矣。況我有匪君子。其德之成就又何如哉。精純者至金錫止矣。公則陶鎔久。而性質內湛瑩然不雜。有如金如錫焉。溫潤者至圭璧止矣。公則砥礪至。而德性渾成粹然無瑕。有如圭如璧焉。德既底于成。容自中乎禮。當夫斂束之少舒。嘗示人以寬綽矣。但見容止舒泰而從容不迫。儼然在重較之上。一寬廣而自如也。當夫莊厲之少弛。嘗與人以戲謔矣。但見平易近人。而和不流。無有淫虐之態。一和易而中節也。凡若此者。詠寬綽金錫圭璧以揚其體。詠至是。則切磋琢磨之功融。瑟僩赫咺之容化。所以係人心于不忘也。吾人容已于嘆美哉。

此亦五句分上興其德之成就。下及其動容之中禮也。竹如簀則猗猗者七各盛。亦有成就之意。故以為興金錫圭璧。皆自切磋琢磨工夫已底于成就言。註中鍛鍊精純。自金錫上解生質溫潤。自圭璧上說。不可泥此。遂以工夫生質分屬武公之德。從切磋琢磨來。但自渣滓消融。私欲淨盡。則如金錫。自矜持謹凜渾然天成。則如圭璧。是鍛鍊精純。固自人力得之。而生質之溫潤。亦由工夫熟後有以復其本體之自然者。落下四句。文意亦自相關。不可因註又言作二項。蓋至于金錫圭璧已到純粹地位。故寬綽戲謔。動罔弗臧。莫非其德之極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音責叶側歷反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音倚 重平聲 較音角 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興也。簀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兩旁也。善戲謔不為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無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

盛著于身者然也故寬綽四句緊接上說寬綽與瑟僩等相反已含自如意故即重較以嘆之謂宛然身在重較無事之規模也非即在重較上也戲〻動諧戲志善即中節也虐者傷害之名不為虐者不至任情而凌物也正戲謔之善處凡此皆金錫圭璧中流出來故動容曲中如此不必以容貌詞氣接人持己分貼

附考衛武公名和僖侯子共伯弟初共伯早卒和有寵于僖侯僖侯卒衛人因立和即位後修康叔之政百姓和樂周幽王時入為卿士四十二年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有功平王命武公為公武公薨衛人謚曰睿聖子莊公立

考槃全旨○通詩俱美賢者隱遯之詞賢者非樂考槃蓋其中固自有樂[illegible]特寄之於槃耳玩獨字永字隱然有寂寞空山不染世塵之象

首章○此美賢者隱處之樂也曰朝市人所同也而惟山林泉石之樂人不得而爭焉茲之成其盤桓之室于澗谷中者乃是碩大之賢者其心寬綽雖在寂寞之濱而無枯瘁之容戚〻之意也是豈偶然已哉蓋自其獨寐而寤言亦永誓不忘此樂其自得為何如耶

考槃在澗以隱處之地言碩大寬廣申看言碩大之人其心寬廣也惟其心胸開廓便得失窮通紛華勢利舉不足以累其心獨寐獨字[illegible]

之閒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為美武公而今從之也

考槃在澗叶居賢反**碩人之寬**叶區權反**獨寐寤言永矢弗諼**音暄○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

見所樂之眞。

二章。澗之旁有阿。茲之於其隱處之室于山阿中者。乃是碩大之賢矜悠然處之而覺廣然如焉。夫豈有勿是哉。彼自獨寐而寤歌亦永誓所願不諼乎此也。何其樂以終身耶。

末章。阿之旁有陸。茲之成其隱處之室于山陸間者。乃是碩大之賢人悠然處之而盤桓不舍焉。夫豈可淺測哉。彼自獨寐而寤宿永誓不以此樂告人也。何其自愉適志耶。夫居幽隱之地有自得之趣。碩人誠足矣哉

澗之旁有阿。阿之上有陸。只一處也。薖、只照註與上章寬大同義。軸訓盤桓不行。即從容自得之意。弗過無以尚之之意。即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弗告者已所自愉弗以告人。如所謂醉中趣弗與醒者傳也。寬薖軸以胸次言。不離考槃。亦不粘考槃。註此字各就此三者言。獨寐二句是詩人想像碩人如此耳

碩人全旨。此詩不直言莊姜不見荅之事。但首章歷敘其親族之貴。次章盛稱其容貌之美。末二章又追述其始嫁時禮儀之盛。皆衆人倚賜見者言之。以動莊公。雖甚昏懵何至并此亦昧之也。言外有驚訝嘆息之意

首章。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此詩也。曰夫婦宜親厚。而卒不見

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爲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考槃在阿。碩人之薖**。苦禾反。**獨寐寤歌。永矢弗過**。音戈。○賦也。曲陵曰阿。薖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音谷。○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臥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音祈。**衣**去聲。**錦褧**音頃。**衣。齊侯之子。衛侯**

容者于夫人有慨焉。惟彼碩人頎然而長衣錦于中而加褧衣于外
以此容服于君夫人宜見親于君矣而乃不盡然者意族類之未貴耶
今言其父之貴則齊侯也彼則以齊侯之子而爲衛侯之妻則國統世
系貴相敵矣然父之貴者已之自出未必貴也則東宮爲之兄彼爲之
妹初非庶孽者比而所生亦貴矣夫貴者姊妹之夫未必貴也彼則爲
邢侯之姨譚公維彼之私則皆嫁于諸侯而姊妹之夫貴矣夫以族類
之貴如此而猶不見親于君亦獨何哉

此言族類之貴首二句不重是指出莊姜而下歷數之齊侯二句。
父族之貴也東宮之妹母族之貴也邢侯二句戚屬之貴也俱要指
出一衛侯來見得並儔于衛侯而稱雄于列國者表此顯赫則衛侯
安得以尊位之高而貌我碩人乎。○震爲長男位在東故太子之宮
曰東宮

二章。狀族類貴矣使容貌有未美則君之不見親厚或有說也今自
其手觀之手之柔而白也有如始生之荑膚之潤而白也有如寒凝
之脂領如蝤蠐既白而且長齒如瓠犀既白而且齊也其額廣而方
正其眉則如蛾之首細而長曲也則如蛾之眉又且巧笑倩兮而口
輔之好美目盼兮而黑白之分明容貌之美如此而猶不見親厚亦
獨何哉。

此備道其美以見宜見答于莊公也句句要透發方見他美。七
句作八樣看首柔而白重柔字白字在美字看出蓋荑之始生者嘗
白也脂寒而凝則其色白七而取諸所言潤澤而細膩也白而長
[illegible]

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賦也。碩人指莊
姜也。頎長貌。錦文衣也。褧禪也。錦衣而加褧
焉爲其文之太著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
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
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
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
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
之。○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
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卽謂此詩。而
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爲正嫡
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

手如柔荑音蹄。膚如凝脂。領如蝤音酋蠐音齊。齒如
瓠音[illegible]犀。螓音秦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叶匹見反
兮。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
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木蟲之

盾也螓首廣而方蛾眉細而長曲而方或重作自分之宜
卽目之美不可聞說猶云巧笑倩然而形于口輔美目盼兮而黑白
分明也總是容貌無一不美意此節形容曲盡○鍾伯敬曰前五句
狀其形體之妙後二句并其性情生動處寫出矣
碩人章○夫族類貴矣容貌美矣而猶不見親厚意者自貴而已然耶
自夫人之始嫁來時言之此碩人敖然而長自齊來嫁舍止于近郊之
地言其馬則四牡有驕而朱幩之飾鑣然而盛焉何美也言其車則翟
羽爲飾前後設蔽車何美也方碩人乘此以入君之朝則大婚之禮備
矣斯時也國人樂得以爲君配知君親厚碩人之心故私相謂曰今日
諸大夫之朝于君者是必簡于謀議速于退朝無使君勞于政事而不
得與夫人遂失親厚之情也是始嫁之時亦嘗被禮之厚而今乃不然
亦獨何哉
上五句不過追敘來嫁時事下是國人皆樂其見親于君而嘆今之
不然耳意重在末二句○四牡二句馬之美對翟茀二字車之美朱字
纏字要緊朱幩擬人君之貴翟茀擬小君之儀朝謂人君之朝也總
承車馬來大夫二句只形容爲吾君欣樂之意宜重看見得碩人如
此人人爲君深幸奈何君之不然耶

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
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
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
明也○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碩人敖敖音翱說音稅于農郊叶音高四牡有驕音
驕叶朱幩鑣鑣音焚音標翟茀音狄音弗以朝叶直豪反大
音高○○○○賦也敖敖長貌說舍也農
夫夙退無使君勞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
驕壯貌幩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
纏之也鑣鑣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
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夙早也玉藻
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
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言莊姜自
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
朝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
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

末章。夫碩人見親于始而不見親于終。意者來嫁之時禮儀未備而令追咎之耶。迺自來嫁之時言之。但見河水之在齊都洋洋而盛大。其北流以入海也。活活而長流。施罛于水則濊濊而有聲。鱣鮪之魚則發發而甚盛。至于葭菼之生于河水也。亦揭揭而長焉。齊地之廣饒如此。斯固天下之大邦矣。故夫人之來也。有從嫁之庶姜。則孽孽而盛飾。有從行之庶士。則朅然而武勇。士女咸嫁而禮儀盛備。豈不爛其盈門乎。來嫁之儀亦無可追之咎矣。乃見親于始而不見親于終。亦獨何哉。夫歷道其可美之儀。推詳其不見答之由。則雖未明言莊公之昏惑。已隱然于不言之表矣。

此言齊地之廣饒。所以夫人之來。士女姣好。禮儀盛備如此。而士女之姣好。正禮儀之盛備也。首河水二句。串下見青齊渤海之勝。環瑯琊。遶即墨。表以名區。奚翅朝歌以淇水泉源誇視一方也。施罛三句。總見富庶之邦。非彫耗者比。則士女之鍾秀可知。故末二句以庶姜庶士承之也。孽孽在服飾之盛上言。有朅在不貌之武勇上言。見其姣好也。此章亦以見其宜親厚于君。而嘆其不然也。○張賓王曰。河盛大而施罛。其中不可勝數。但見所得之魚。發發而盛。則其饒餘物之產可知。葭菼之生揭揭而長。則其地植物之美可知。而士女姣好。皆從廣饒上來。曰庶姜孽孽。庶士有朅。見下賤之士女如此。則宮中貴人更何如也。乃不見答。所以不可解也。

氓之蚩蚩全旨。○此詩前二章敘始約相從之事。後四章則述其見棄而自悔之詞。其悔之深處。則尤在不思其反一句。然但知悔所棄之

入相親而歎今之不然也。○河水洋洋。北流活活。音括叶户劣反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叶許月反鱣音邅鮪音洧發發。音撥叶方月反葭音加菼他覽反揭揭。[illegible]庶姜孽孽。庶士有朅。音挈○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小。色青黑。發發。盛貌。葭。蘆。菼。薍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朅。武貌。○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之蚩蚩。音癡抱布貿音茂絲。叶新齊反匪來貿絲。

[此淫婦悔悟之詞也如天下事不謹于始未有不悔于終者我昔時有蚩蚩無知之氓抱彼已成之布貿我未成之絲然非爲貿絲而來乃就我謀而爲私奔之計也我于斯時熟思審處未遂與之俱往但送之涉淇至于頓丘之地且告之曰吾之不與子而偕行者非我之敢有遲也特以子無良媒而約不可以苟遂耳願子無以後期之故而有怒于我吾當更爲後會之期而定約于秋焉則今日雖未即行而不久即當如約矣

此述其初約之詞上敘其來而與之謀下敘其去而與之約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爲誰何也既與之謀則不沒之矣然開口曰蚩蚩亦正彼奔從外之詞抱布貿絲乃假托也匪謂其私奔也此時已許之矣謀而不往恐其志之不堅送子二句示以惓惓之備匪我二句故爲作難之意私奔安得有良媒故言之責所無難其事將子二句以必往之時蓋既恐其志不堅又慮其來不果又推又恐情緒宛然

二章○大概與之期矣于是及期乘彼垝垣以望復關當夫未見復關則泣涕漣漣感傷之不已及其既見復關則載笑載言而忻幸之不勝遂從而謂之曰秋以爲期人謀固如此矣但人謀不如神謀之爲吉爾盍約龜而卜乎爾盍揲蓍而筮乎倘所占卦兆之体無凶咎之言則爲期之約可諧矣可以爾之車來迎我我當以我之賄往遷于爾也寧復如昔之不亟期而爲子之怒哉

此敘相奔之事前[illegible]方深未見乘時也上四句是及期而切于望下是既見而果于從首二句言已不爽約也恐其負約則泣喜其約遂則笑重既見而喜一边卜筮亦是審問之意見始謀非不慎奈何有

即我謀叶謨悲反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祛奇反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叶謨悲反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爲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布幣貿買也貿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爲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乘彼垝垣垝音鬼垣音袁以望復關叶圭員反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

●此極言其抑鬱無聊而咎將誰諉之意。三歲爲婦，非直言三歲之久，是言往其家後三歲內值其貧也，正上三歲食貧之事。言既遂矣，想始時必有謀約之言，猶言甘苦與共，生死不移。咥其笑也，其前日私奔，而今果見棄也。直說無味，要含蓄些。末二句宜玩詳，只承兄弟言帶見棄意說下。自悼猶言自悔，蓋始迷于欲，未暇思量到此，今日思自悼，則悔恨之無極也。

及爾章○且今之自悼，果何及哉。誠以我之與爾，本期偕老，當日自計，謂是可以終身矣，豈知至老而反見棄，徒使我悲怨之若是哉。若此者，固爾二三其德，亦我不思之過也。彼淇雖廣，猶有岸；隰雖遠，猶有泮。是皆有所及也。昔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以相娛，以言笑則燕燕而和柔，以信誓則旦旦而甚明，則以爲情好洽矣，盟約定矣，將可恃以終身矣。獨不思反覆而慮有今日，則是淇泮隰泮之不若也。夫既不思其反覆而至此，則失于始者既已往而不追，而悔于今者又後時而無所及。吾將如之何哉，亦已焉而已哉。夫終之見棄，不勝悔恨之情，亦見天理之在人心哉。

此痛始不謀終而勢不可爲之意，乃歸途自念之詞，蓋見兄弟也。使我想因要入色衰愛弛意，正上章所謂悶極一行也。淇則二句興，至不思其反止。淇有岸，隰有泮，凡事俱有到頭處，何我終窮而不思此？反其意以爲興。總角四句一氣下，方與興意相對。言笑二句不平頭，信誓上猶云以言笑晏晏欣洽旦旦。不思其反，謂約信時只思偕老，何曾想到今日夫之反其信誓也。反是不思，即上而言。亦已焉哉

[illegible]

兄弟不知，咥音戲其笑叶音燥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爲勞。早起夜臥，無有朝旦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咥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爲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爲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叶魚戰反，隰則有泮音畔，叶匹見反。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叶伊佃反。信誓旦旦叶得絹反，不思其反叶孚絹反。反是不思叶新齎反，亦已焉哉叶將黎反。○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爲飾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

也○言我與爾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

言以桑之黃落自比其色衰

竹竿全旨○通篇皆欲歸而不得歸之詞宜以遠莫致之句爲主衞詎眞遠但不忍明言義不可歸故托言遠耳後二章反覆思衞國之樂而自嘆自恨之意已隱然言表

首章○此衞女思歸而作上不可遂者義不可已者情于今猶睹物而興思矣彼竹衞物也淇衞地也以籊籊之竹竿而釣于淇水之上我豈不思之是哉但道之云遠莫之能致而不得以遂其思耳

此言心有所思而勢有所阻也竹竿釣淇非有是事不過托言如此耳非眞遠也只可以遠字發揮

二章○夫旣思之不遂則追憶衞地能已于嘆恨之懷乎彼衞地有泉源焉有淇水焉泉源則衞之左淇水則在衞之右一左一右潆洄于故土如彼其自若也吾爲衞之女子于有行之時已遠其父母兄弟合離欲一日在衞之左右而不可得焉昔泉源淇水猶在矣何如其不嘆哉

左右主山而言衞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以南爲右爾遠父母兄弟此遠字與上兩在字反照

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旣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 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籊籊長而殺也竹衞物淇衞地也○衞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致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羽軌反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彼反○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衞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衞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

三章○淇水在衛之左○一左一右○皆有可樂○而凡爲衛之人○皆得以樂其樂也○吾爲衛女子○顧乃不得巧笑之瑳○笑語于其間不得佩玉之儺○而遊戲于其間○情與事違○感慨係之○不得不爲之長嘆矣○何如其爲情哉

此思二水在衛○而自恨不得以樂于其間也○巧笑二句亦是托詞○蓋懸想淇上遊女風景○故下章遂躍然作自己出遊之想○

末章○夫我嗟恨之情○如此○亦以衛地可寫憂耳○彼淇之爲水○悠悠而長流○可資而行舟者也○有檜楫焉○有松舟焉○可乘而遨遊者也○又安得駕言出遊于彼○以寫我歎恨之情哉○使于此而終不得遂○則吾之憂終無以自寫矣○吁○于思歸見能盡情焉○于不歸見能守義○爲衛女其賢矣哉○

緊頂上二章來○有躍然欲遊之思○自恨不得笑語遊戲○意在言外○駕言二句○與上巧笑二句皆思中之境○如親履其事者

芄蘭全首○此刺童子之詩○即佩觿佩韘○便見其躐等○故遂嘆其不我知不我甲也○容兮二句○又形其悻然自是莫知其非之狀○

首章○此刺童子之躐等也○夫服必貴于相稱○分不容以躐等○吾于童子有可譏者○彼芄蘭之弱草○則有枝而不能勝矣○此童子也○則佩成人之觿○豈爲其所宜乎○夫以童子即佩觿○是已失乎長幼之宜○然使其年列童子○而才同成人○佩之尤可說也○今彼雖然佩觿○而聰明有限○識見未充○能不才我而加知也○但見容貌之間○舒緩放肆○垂帶悸然而下垂曾莫知其爲非也○其觀所佩○烏能稱哉

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上聲 **佩玉之儺。**乃可反○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於其間也○

○**淇水滺滺。**音由 **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賦也滺滺流貌檜木名似柏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音丸 **蘭之支。童子佩觿。**音隹 **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其季反 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觿錐也以象骨爲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

二章○芄蘭之爲草則有葉矣此童子也則佩成人之韘夫以童子而佩以韘是已混夫長幼之序然使以童子之年而有成人之才佩之猶之可也今彼雖則佩韘而謀爲淺近技藝卑狹能不于我而加長也但見其動容之際驕侈自肆垂帶悸然而下垂曾莫知其爲非也其視所爲何能稱哉童子亦可以自悟矣

此以芄蘭弱草枝長葉茂本不稱其末興童子無能而服飾美盛不稱其服也與至二句止觿以解結必理煩治劇皆可佩韘以鈎弦射號命中者可佩知識才幹總在能字中不我知謂不足以知于我言不勝我也是不聞有絕人之智也不我甲謂不足以長于我不見其有超世之才也容有居之不疑意遂有無所忌憚意垂帶悸兮言此外無可見也

河廣全旨○此詩極言適宋之易正見所以不得往者不爲地也然但言不廣不遠而其所以不往處終含臆不諳悽婉悲涼千古如見

首章○此襄公之母思襄公而作也母子之間情所最切今吾子嗣立焉能以忘念耶彼河者宋衛所分之界也我之不渡河者或疑于河之廣也然誰謂河果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渡矣河豈廣乎哉宋者吾子所涖之邦也我之不適宋者或疑于宋之遠矣然誰謂宋果遠乎但一跂足而望之則可見矣宋豈遠乎哉

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興也韘決也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鄭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爲之用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芄蘭二章章六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葦音偉跂音企望叶武方反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

二章○誰謂河廣乎曾不容一刀之小渡之而即濟矣河廣固如是乎誰謂宋遠乎曾不容一朝之力至之而有餘矣宋遠固如是乎夫河可渡而不渡宋可至而不至夫人可謂知禮義矣

誰謂二字最可味蓋夫人不忍明言義不可歸故設為或人言而已為辭以解之一葦杭之曾不用力非果如此特極言以形容其近小耳跂予望之以目力望之而知其近也曾不崇朝以足力擬之而知其近也

〔附考〕宋桓公名御說莊公子閔公弟桓公夫人衛女歸宋生太子茲甫既而桓公出之桓公有後妻子曰目夷公愛之茲甫請公立目夷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立臣則不可往矣目夷辭逃之衛茲甫從之三年桓公有疾召茲甫乃反復立為太子○茲甫宋襄公名

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賦也

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

伯兮全旨○全詩以思伯爲主首節叙夫從役之事下皆歷想在己思念之情而思之之意以漸而深也

首章○此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也曰天下不容逃者分而不容已者情我今有甚不能爲情者矣蓋我伯也朅然武勇而才之過人誠爲一邦之傑其才自足稱矣然果何所爲哉方奉王之命爲王執殳于擊驅之前焉今尚未得歸也想其才而不獲覩其人使我如之何不思耶

上二句美其夫有過人之才就武勇說下二句念其有從役之勞爲王者以侯國之桀供王朝之役也前驅卽選鋒銳進之謂執殳前驅亦見婦人遙想其夫如此註今方二字宜玩見旋歸正未有日以起下思念之情是思伯非誇伯也

二章○夫伯固從王於外矣其如我之私情何哉念我自伯之執殳而東也不復爲容吾之首有如飛蓬之亂焉是豈無膏沐之資無滌首之沐而至于廢容哉蓋婦人以君子爲主而所以爲容者爲君子之故今君子在外我固無所主矣則雖有是膏沐誰爲所主而爲容耶卽首如飛蓬亦不暇恤矣

上二句言己之不爲容下推其所以不爲容之意是時周室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曰自北之東上二句先點伯氏行役廢于爲容方與下二句相應須重發無主之意

三章○夫我因廢容使君子以時而歸猶可慰也奈何不日而不月乎彼當久旱之餘而望其時雨顧乃杲杲而日出則其失望甚矣我今望伯之歸而不歸是以願言思伯極其憂思之苦而至于疾首亦其所甘心焉豈但首如飛蓬已哉

伯兮朅兮音挈去聲**邦之桀兮伯也執殳**音殊**爲王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爲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音的**爲容**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爲容所以不爲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爲之故也傳曰女爲說己容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辭○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

○**焉**音煙**得諼**音萱**草**

三四從上文矣上二句喻其歸之不果下安予憂思之疾也其雨其雨是望雨者聲口杲杲出日是重違其所望意以天道之難必喻人事之難定也思苦必致首疾首疾亦所甘心者蓋首可疾而伯終不可忘也首疾是已然事

焉得草○夫使憂有以解猶可暫忘于一時也彼諼草合歡可以忘人之憂者也焉得諼草樹之北堂采而食之以忘吾憂乎然夫者我所天也忘所憂則忘所天矣我非惟不能忘亦且不忍忘是以願言思伯雖至于心痗之疾亦有所不辭矣又何首疾之足慮耶夫思念之情如此亦婦人篤一之志也哉

上二句言從前所憂下言終不忍忘而甘致其疾也痗字根上章來北堂背南向北故謂之背樹諼北堂此思極無聊之詞非眞欲求萱草以忘憂憂亦非萱草所能忘也諼草可得而憂不可忘是以心病不辭心痗較首疾更甚亦已然事○合歡似梧桐與萱草別朱子或曰諼草連引合歡非以合歡解萱花嵇叔夜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蓋兩物也

言樹之背。背音佩 願言思伯。使我心痗。痗音妹○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於心痗而不辭爾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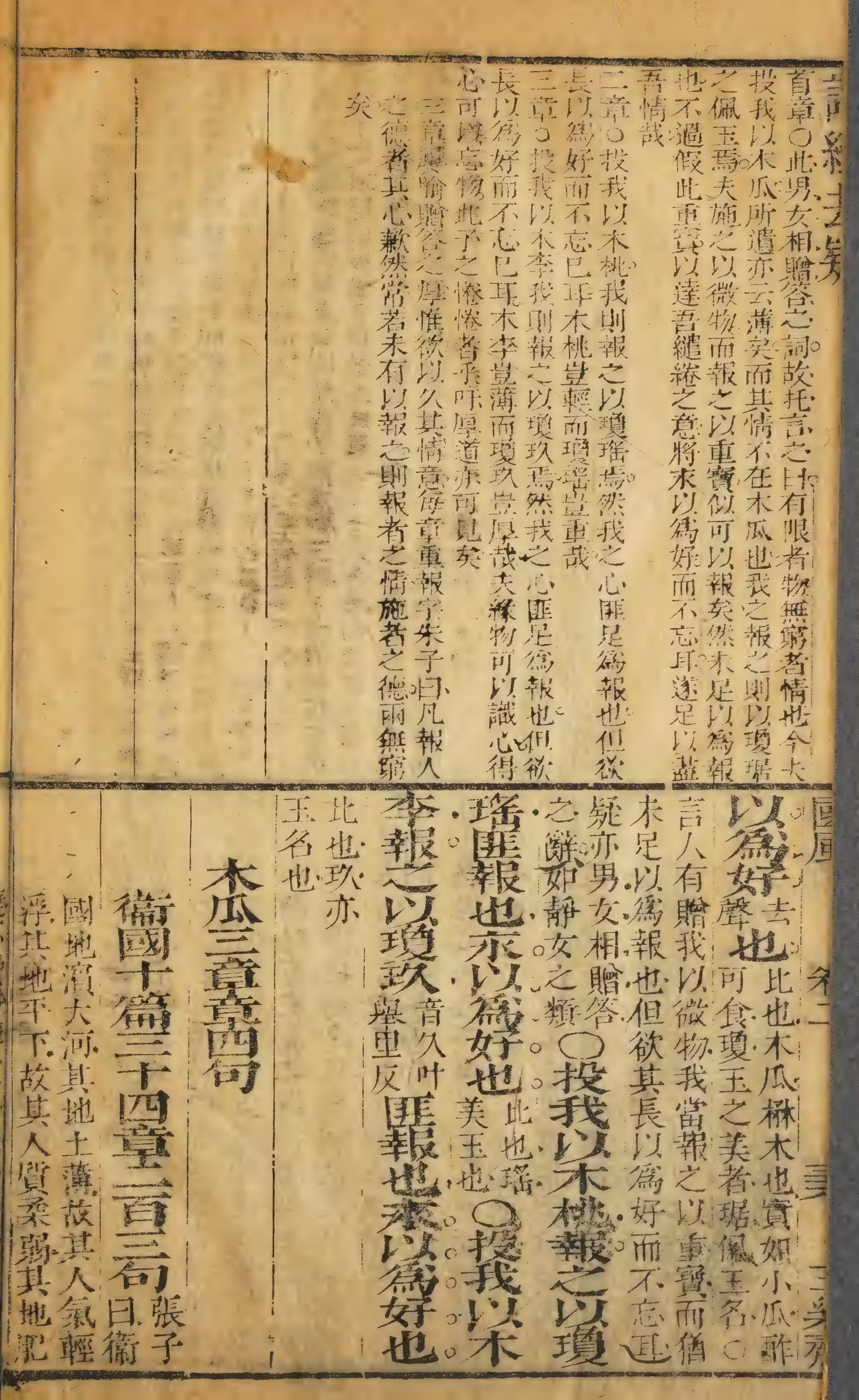
全旨○此亦托言之比與綿蠻碩鼠一例言狐即鰥夫其曰之子[illegible]碩鼠之稱女也
首章○此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托喻曰物各有偶我其耦必思求其耦也吾于茲有感矣彼有狐綏綏然獨行求匹在淇水之梁焉夫在水之梁則無衣裙之患而可以裳矣我也目之所擊大有感于其心深憂之子之可以裳而病于無裳也安得爲之縫裳也乎
二章○有狐綏綏在彼淇水厲涉之深處也在厲則可以帶矣我也深憂之子之可以帶而病于無帶也安得不爲之束帶也乎
三章○有狐綏綏在彼淇水之側焉在側則可以服矣我也深憂之子之可以服而病于無服也安得有以服之也乎吁託物言人因言探意民之失依亦可哀矣
三章通是托物之求匹而致欲嫁之意各上二句喻人之所托下言已之有所憂也綏綏獨行而遲疑有求匹而無所適從意無裳由無匹故爲之[illegible]憂字憂無裳便有欲爲縫裳意濟未及梁未可裳也既及梁則可以裳矣以衣而涉曰厲帶正以束此衣者淇側則既渡水矣故可以服
木瓜全旨○此詩似賦而實比者蓋投報本實事而以木瓜等比微物以瓊琚等比重寶即非真以是物相報施矣匪報亦好亦只承上意而深一層言之不須另補正意

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託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叶丁計反○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蒲北反○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叶攻乎反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



首章○此男女相贈答之詞故托言之曰有限者物無窮者情也今夫投我以木瓜所遺亦云薄矣而其情不在木瓜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琚之佩玉焉夫施之以微物而報之以重寶似可以報矣然未足以為報也不過假此重寶以達吾繾綣之意將永以為好而不忘耳遂足以盡吾情哉

二章○投我以木桃我則報之以瓊瑤焉然我之心匪足為報也但欲長以為好而不忘已耳木桃豈輕而瓊瑤豈重哉

三章○投我以木李我則報之以瓊玖焉然我之心匪足為報也但欲長以為好而不忘已耳木李豈薄而瓊玖豈厚哉夫緣物可以識心得心可以忘物此予之惓惓者乎吁厚道亦可見矣

三章屢喻贈答之厚惟欲以久其情意每章重報字朱子曰凡報人之德者其心歉然常若未有以報之則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矣

以為好去聲也 比也木瓜楙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為報也但欲其長以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瑤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 音久叶舉里反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比也玖亦玉名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張子曰衛國地濵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

王風大意

程子曰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迹熄矣故雅亡而爲一國之風王既降爲列國而復係之以王所以尊周亦以愧周也呂氏曰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王伯厚曰范處義傳敘曰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適魯請觀周樂工已爲之歌王矣孔子生哀公十一年始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于國風非孔子也○按本紀平王宜臼崩太子泄父早死其子林立是爲桓王桓王崩莊王他立今所載者皆三王詩

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心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浮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

王一之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爲西都而洛邑爲東都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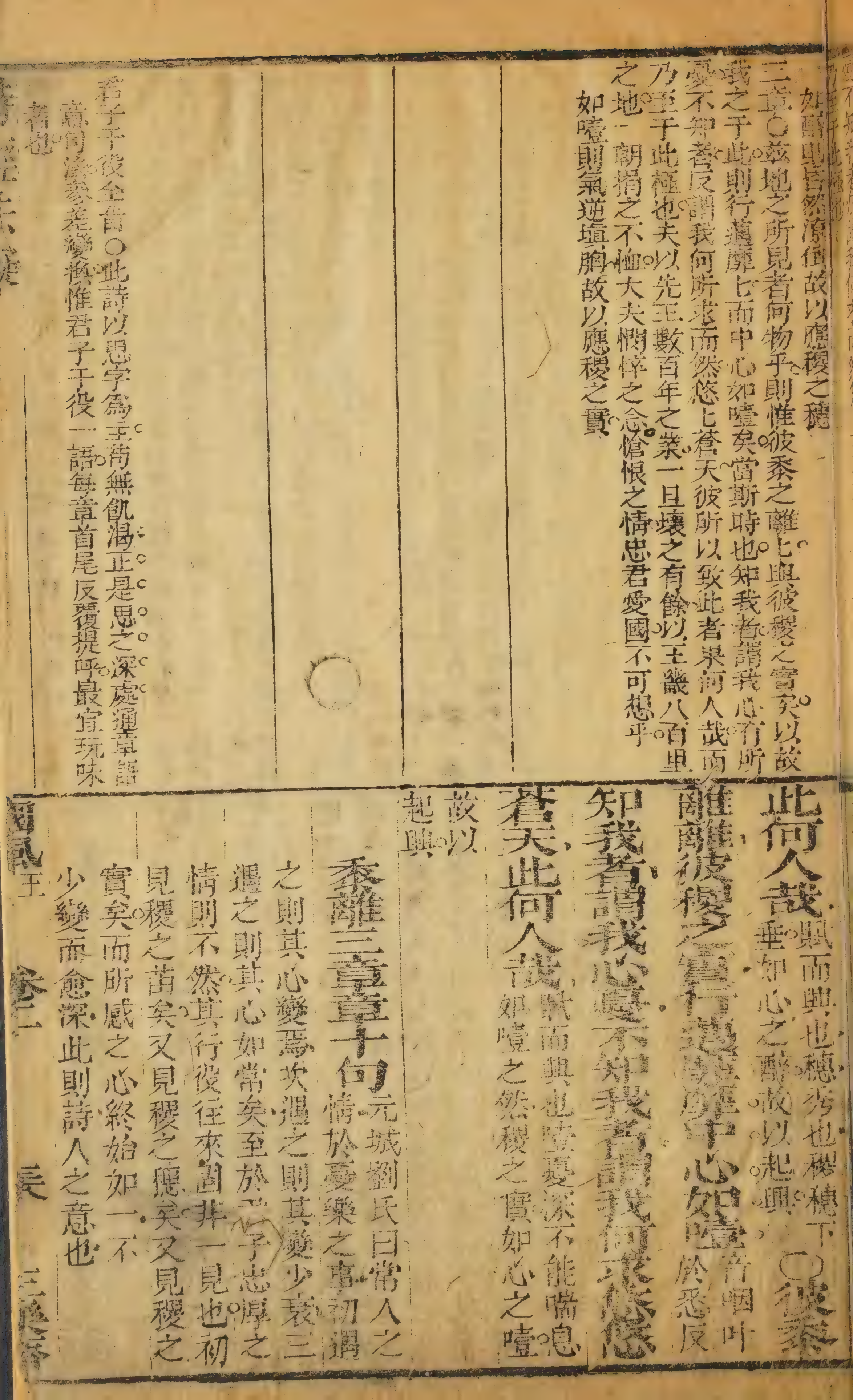
黍離全旨○此詩賦所見以興閔周之意復致所歎以咎傾周之人。詩詞甚含蓄說詩者當只就感黍稷而興歎不必露出宗周及宗廟宮室自有無限感慨之情

首章○此大夫閔周室之亡也曰今昔既非觸物頓異則感慨係之矣如茲何地乎所生者何物乎則惟彼黍既秀而離離與夫彼稷之苗而既長矣以故我之見之則行邁為之靡靡不前而中心為之搖搖無定矣當此之時知我之情者謂我心有所憂是固得之若夫不知我者翻怪我久留不去謂我何所求而然而莫識吾意也悠悠蒼天向之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而乃至于此極也

宗周宗廟宮室詩中並不一露只以彼字暗指之遠言彼者見無處不然所謂盡為禾黍也黍之實垂有靡靡之意稷之苗動有搖搖之意本因感慨黍稷而賦之但其下四句義又相因故為賦而興行邁二句平說知我四句并全莫人莫識已意只言我如此情狀惟知我者以為心憂者不知我者且將謂我何求蓋言知之者用以興下不知耳末句此字與首兩彼字相照此何人哉明知其人而不忍斥指此字含蓄不須點破亦正是深恨處

二章○茲地之所見者何物乎則惟彼黍之離離與彼稷之穗矣以故我之于此則行邁靡靡而中心如醉矣當斯時也知我者謂我心有所憂不知我者反謂我何求而然悠悠蒼天彼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而乃至于此極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鐵因反此何人哉。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既歎時人莫識己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



如醉則昏然瀕倒故以應稷之穗
三章○茲地之所見者何物乎則惟彼黍之離離與彼稷之實矣以故我之于此則行邁靡靡而中心如噎矣當斯時也知我者謂我心有所憂不知者反謂我何所求而然悠悠蒼天彼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而乃至于此極也夫以先王數百年之業一旦壞之有餘以王畿八百里之地一朝捐之不恤大夫惘悴之念愴恨之情忠君愛國不可想乎
如噎則氣逆壇胸故以應稷之實

君子于役全旨○此詩以思字爲主苟無飢渴正是思之深處通章語意句法參差變換惟君子于役一語每章首尾反覆提呼最宜玩味者也

此何人哉。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噎音咽叶於悉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黍離三章章十句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

首章○此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人情恒樂相保而惡相離。我于君子。曷能忘情耶。君子奉王命而往役于外。亦云久矣。使其歸有定期。猶可以副吾之望。今固不知其還返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其所至之地。吾亦不得而知也。彼雞且出于庭。暮則栖于塒矣。羊牛且出于山。日夕則下來矣。夫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君子。乃無休息之期。使知之何而勿思哉。

上二句思君子之久役。下即物而嘆之。見不能不思也。不知其期。不知所歸之時。曷至哉。不知所往之地。皆傷乎久役。雞栖于塒。對日之夕。二句皆畜產有旦暮之節。以傷君子無休息之期。非是因時物之歸思。徒不歸也。

二章○夫從役于外。使可計以日月。則其會猶有待也。今非一朝一夕之故。不可以日月計之矣。且其歸無期。又不知何時可以來會也。彼雞且出于庭。暮則栖于桀矣。牛羊且出于山。日之夕則下括矣。夫畜產之微。尚知出入之度。而君子于役。乃無來歸之期。今固未敢遽必其歸也。亦庶幾飢得食而免于飢。渴得飲而免于渴。則今雖未歸。猶可以無恙哉。大抵憂思之情。而無怨懟之詞。亦可謂得性情之正矣。

上二句念其久役。下因即物而嘆其思之切。不日不月。已往之時不可數。曷其有佸。未來之時不可知。上先羊而後牛。敘其類之先後。此先牛而後羊。順其類之大小。末句玩一苟字。見風塵馳逐。難計日月。羈跡他鄉。歸期莫必。欲免于勞頓不能。欲冀會合猶不得。苟免于飢渴耶。此身無恙。來信有期。亦以此深望。猶亦不得已之情耳。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黎反 雞棲于塒。音時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陵之反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叶新齎反 ○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牆而棲曰塒。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音括叶戶劣反 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音聒叶古劣反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列反 ○賦也。佸會。桀杙。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

陽陽全旨○此詩以樂字爲主上章自得而寫樂聲以爲樂下章自得而寫樂容以爲樂忘勞安貧是朱子想像意婦人口中只開七敘過如見得家人識其意處

首章○此婦人歎美其夫也曰行役之勞又遇貧賤之境不免有餘悲耳我君子豈如是方君子之行役而歸也忘經營之勞不以貧窮爲戚安舒自樂殆陽陽然若無足以攖其念者但見其樂器有簧而樂之位有房也左手則執簧右手則招我由房以聽焉以心之和形而爲聲之和一詠一嘆志意俱融更不知執簧由房之外復有可感者在矣其樂爲何如哉

二章○夫君子之行役而歸也安勞役之困而不以貧賤爲憂雍容自得殆陶陶然若無足以動其中者但見樂舞有翿而樂之位有敖也左手則執翿右手則招我由敖以觀焉以心之適形而爲容之適一蹈一舒形神交暢更不知執翿由敖而外復有可感者在也其樂爲何如哉

夫君子能樂婦人能識其樂皆可謂賢矣

陽陽陶陶主心言陽陽有志得意滿揚眉吐氣之象陶陶有心曠神怡手舞足蹈之象房中室之房舞位非別設舞位蓋所舞之位即是也其樂只且承樂舞說却要與上陽陽陶陶相應大抵此中眞趣有非婦人女子所知者彼第見其執簧執翿如斯與其招我如斯而樂

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音止**且**音疽○賦也陽陽得志之貌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只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爲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君子陶陶左執翿**音桃**右招我由敖**音翱**其樂只且**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翿舞者所

懷之洒落終有不可得而形容者說詩當知此意切勿得安貧忘勞等字。

揚之水全旨○此詩思處卽其怨處不明言役非其職而但傷室家不得與己俱往其旨最婉

首章○此戍者怨思之詩也曰君上勞民以義雖勞不怨今日之行吾能已于怨思哉彼悠揚之水其勢緩弱則束薪之微亦不能流矣況吾乃畿內之民也室家相保亦有日矣今乃奉王朝之命爲戍申之舉則彼其之子不得與我同戍申矣以平日相倡隨者一旦舍之而他往懷哉懷哉其思念之情殆不能以自已也不知戍申之役何時而已使予得以旋歸而遂室家之願乎

此以揚水緩弱不流束薪興室家不與己同戍此乃興之無取義者特取之不二字相應耳戍者非眞欲室家之同戍惟其切于思家故欲家之與同也情之無聊甚矣畿內之民役非其職只于言外見之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旋歸只欲以遂其室家之樂或謂何時可歸以安其室家安字不得大着相

二章○彼悠揚之水則不能流束楚矣況我以天子之命而爲戍甫之行彼其之子乃不與我戍甫爲夫不與我同戍則離室離家而思念之情切矣懷哉懷哉不知何時可歸而遂吾室家之願也哉

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叶胡威反**哉懷哉曷月予還**音旋**歸哉**

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懷思曷何也○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楚木也甫卽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爲呂侯後

以彼侯揚之水則不流束蒲矣況我以王者之命而爲戍許之役彼其之子乃不得與我戍許焉夫不與我而偕戍則不日不月而思念之情廢矣懷哉懷哉不知其何時可還而遂吾室家之樂也哉夫申侯弒君之賊畿民天子之衛恩仇不辨賦令不行民之怨思不亦宜乎戍申并戍甫與許以地近申故也非既戍申而又戍甫與許也要之天下決無婦人同戍之理只怨巳之不當戍君之不宜遣戍而至于申之不必戍與甫許之不宜同戍又在言外而暗含此意怨家室定怨王也蓋申侯以犬戎弒平王之父義不共天人已共憤況畿內之民正供貢賦以衛王室豈有調遣之理此與祈父爪牙相類

附考周平王名宜臼幽王太子初幽王娶申女爲后生宜臼後得褒姒而嬖之生伯服遂廢宜臼以伯服爲太子宜臼出奔申幽王十一年欲殺宜臼求于申申侯以犬戎伐周殺幽王于驪山晉文秦襄鄭武衛武率師逐犬戎即申國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曾申公曰揚之水刺平王討申侯弒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

爲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叶滂古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與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爲箭者是也許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弒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爲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又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

中谷全旨○此詩皆述悲嘆之詞宜以仳離爲主首二章是以仳離之故而歸于所遇末章是以仳離之故而安于所遇總以歲旱草枯興亂世饑年氣象憔悴無潤澤也曰嘆其乾貧者先瘁也曰嘆其脩則粗給者亦之絕矣曰嘆其濕則富者亦不免矣

首章○此凶年饑饉婦人自述悲歎之詞曰世治而室家相保世亂而室家相棄是故中谷有蓷當旱烈之時則生于乾矣在所暵矣况有女從人而遭仳離之變則其嘅然而嘆也亦豈容已乎然所以致此嘅嘆者初非其賊德寡恩得已而爲之也蓋斯人不幸而有艱難之厄吾不幸而遇斯人之艱凶年使其不逮于艱難則亦豈忍于仳離哉

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生故暵則乾矣與夫婦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與予四句止止興其見棄自傷之情下是嘆其不得已之故也凡旱必從高地之物先自萎死故從乾處說起蓷生中谷乾者既暵脩長而茂者亦暵生于濕者亦暵其爲旱漸以極矣仳離相拋棄也曰有女仳離不及男者男皆散而之四方無復存也慨其歎猶有聲條其歗則蹙口出而聲亦微矣至于啜其泣乃所謂吞聲飲淚者何嗟及矣是摧心折角之詞遇字重看見出于不得已非情之薄也

二章○此中谷有蓷當旱烈之時則雖長茂者亦在所暵也況有女從人而遭仳離之變則其悲恨之深至于條然而歗也亦豈容已乎然所以使我條其歗者初非其得已而爲之也蓋斯人不幸而有不淑之事

于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其妹家乃勞天下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於民亦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中谷有蓷吐雷反**暵**音罕**其乾矣有女仳**音[illegible]**離嘅其嘆**音灘**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興也蓷鵻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暵燥仳別也嘅歎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辭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叶式竹反**矣有女仳離條其歗**叶息六反**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興也脩長也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也條條然歗貌

吾不幸而遇其人之不淑耳。使非饑饉凶荒則但[illegible]歟亦何有哉

末章○中谷有蓷當旱烈之時則雖生于濕者亦在所暵矣有女從人遭仳離之變則悲傷之情至于啜然而泣也亦豈容已乎然所以啜其泣者要皆無益之悲遇人艱難遇人不淑事勢至此雖啜而無及也其將如之何哉夫當仳離之變而作此悲嘆之語無所歸咎之詞也興意與首章同不淑就凶荒言非謂其人之不淑也歎則悲至于恨故曰不止于嘆泣則痛入于心則又不止于歎以斯人且不自保誠有不暇及我者矣故曰何嗟及矣此句言蓋亡憂生之人計無復之雖嗟嘆亦無及也正深悲極痛語無自安意

歎。嘆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嘆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興也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

兔爰全旨○此詩屢喻刑罰不得其平因有感而不樂其生也當時小人得志君子受禍一舉動視聽懼攖世網故欲無吪無覺無聰付理亂于不知而已三章意無深淺不過反覆以道憂危之意

首章○周室衰微君子不樂其生而作也曰世道之盛衰人生之苦樂係之若今日有大可怪者彼張羅本以取兎今有兎之狡爰爰而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網則或失而出或失而入禍亂之無常甚矣因思我生之初王澤未泯與刑猶在天下尚無事也夫何我生之後乃逢時之多難而百憂叢集如此當斯時也將如之何哉其庶幾一寐而不不聞其苦乎否則何以自安耶

首二句比小人以狡計幸免卽兎之失出者也君子忠直受禍卽雉之失入者也但君子小人不宜明說我生之初周室未衰時也此時已非盛時猶得無事者蓋諸侯未叛刑罰得中小人不至紛更君子猶得稍安于無事也逢此百罹宜斷些說言紀綱紊亂四國騷然小人肆志君子受禍者許多可憂之事以死爲幸者傷之之詞也

二章○有兎爰爰狡而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罦禍乱之無常甚矣因思我生之初天下尚無造作之變也奈何我生之後乃逢此百憂叢集如此然則將如之何哉其庶幾一寐而不無覺矣乎否則何以自安也

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爲國於此亦可見矣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叶吾禾反**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良何反**尚寐無吪**

比也兎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網尚猶罹憂也尚庶幾也吪動也○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兎今兎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旣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兎爰興無爲以雉離興百罹也下章倣此○有兎爰

三章○有兔爰爰彼而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罿禍亂之無常甚矣回思我生之初天下尚無所用其憂也夫何我生之後而逢此百凶如此然則將如之何哉其庶幾一寐而永無所聞焉矣乎否則何能安耶夫君子以死爲安上之刑政爲何如哉

此二章比意與首章同罦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無造者無作爲也無庸者凡有事則有所用無事則無所用矣無覺付天下于不知也無聰天下之變皆不入于耳矣總是欲死意

葛藟全旨○此詩三章一意總是以物之得所托而興人之失所依也以莫我句作主顧字有字聞字俱在患難相救困窮相恤上見以心言

首章○此流離失所者賦以自嘆也曰情之親者自足以相維何我不幸而所遇之窮乎彼緜緜之葛藟在河之滸是一物之微尚有所托如此況我當此衰亂窮困之秋乃終遠兄弟離散一方而謂他人爲已父固宜哀其窮而收之何我雖謂彼爲父而彼亦不以子視我也飢寒疾

爰雉離于罦音孚叶步廟反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一笑反尚寐無覺音教叶居笑反○比也罦覆車也可以揜兔造亦爲也覺寤也○有兔爰爰雉離于罿音衝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比也罿罬也即罦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兔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音壘在河之滸音虎終遠去聲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果五反○興也緜緜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滸○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言緜緜葛藟

苦曾無相恤之意而一顧念焉其窮而無托也甚矣。

二章○緜緜葛藟則在河之涘而亦得所依矣我今終遠兄弟流離失所而謂他人爲已母夫謂他人爲母固宜少加矜恤何我雖謂彼爲母而彼亦不以子視我恝然不以我爲有也其窮而無依不亦極乎。

未章○緜緜葛藟則在河之漘而得遂其生矣我今終遠兄弟流離失所而謂他人爲已昆夫謂他人爲昆固宜少加親愛何我雖謂彼爲昆而彼亦不以弟視我恝然若罔聞也其窮而失所不亦極乎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君不能子民使民轉徙而望哀于人世道之衰大可見矣

緜緜與終遠字相應緜緜是長蔓而不絕曰終遠則不得長相聚矣三終字可恨三亦字可耻流離之恨千古同慨始言父次言母末言兄最有次序顧者顧盼之顧莫我有視之若無意莫我聞言視已之窮困漠然不相聞也○沈仲容曰人所惡莫如死而兔爰曰尚寐無覺人所尊莫如父而此云謂他人父禍亂之兆一至于此周道不可挽矣

采葛全旨○此詩三章一意各一句分上是賦采物之事下是擬其不見之情一步深一步看

首章○此淫奔者之詞也曰夫人情有所獨鍾則欲其常相見而無相離吾今日能忘情于彼人乎是故我可以爲絺綌者心所愛之人每欲

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爲已父已雖謂彼爲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音俟叶矣始二音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滿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羽已反○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音脣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叶古勻反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叶微勻反○興也夷上洒下曰漘漘之爲言脣也昆兄也聞相聞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叶音謁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賦也采葛所以

與我而相谷則託爲采葛之行焉斯人也采在葛而意在我苟一日而
不見則吾思念之情有如三月之久矣安得彼人終日采葛而遂我常
常而見之願耶
首章○蕭可供祭祀者也彼采蕭兮原爲我而行也我也心誠愛之苟
一日不見則如三秋兮未久而若久安得其終日采蕭而得遂我常常
而見之願
三章○艾可療病者也彼采艾兮亦爲我而行也我也心誠愛之苟一
日不見則如三歲兮未久而若久安得其終日采艾而得遂我常常而
見之願耶可愛其人所思之切至于如此觀風者可以惕然于心矣
各章首句俱指所淫之人言觀彼字可見采葛采蕭采艾俱是托以
求其所私意曰三月曰三秋曰三歲玩詳不止二字見思念之情以
漸而深意

大車全旨○全詩以畏字爲主上二章是有所畏而不敢相從于今末
是嘆其今不得從而自誓相從于後可見革面而非革心也
首章○此淫奔者畏而歌之也曰吾之欲狥者私情所甚畏者公法彼
大車者大夫之車也其乘此車按轡而行檻檻然其聲之整肅矣毳衣
者大夫之服也其服此衣五色皆備靑者如菼之鮮明矣即車服而見
大夫是固不狥人以私者也是以我之與爾相愛情深豈不爾思哉特
以有乘大車服毳衣如子者而有所不敢耳不然何思之不遂耶
上二句是車服聲容之盛下言有所畏而不敢肆其情也檻檻以所
聞言毳衣以所見言畏非畏其車服乎崇攝其政刑故望而生畏心

爲絺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彼采蕭叶疎鳩反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賦也蕭荻白葉莖麤科生有香氣祭則爇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本與艾叶兮○賦也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蘆之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靑者如菼爾淫奔者相命之辭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

耳但詩人自含蓄不曾道及一政刑字

二章○所乘之車不特檻檻然也又啍啍然其行之重遲章身毳衣不特如菼也又如璊然其色之赤矣是固不狥人以私者也是以我于尒往來有日豈不尒思哉但以畏子之故而不敢奔耳不然何地之可阻耶

上章不敢之詞微此章不奔之詞顯

末章○雖然汝能御我而情實不能斷也我之于尒生則不敢奔而與室死則庶幾合葬以同穴于以相從于地下可乎是言也同予目衷之言也若謂予言為不信如此皦日在上實照臨之耳我與尒豈終忘耶大畏而不奔亦可謂有常矣然革面而不革心其視二南之化不亦遠乎

此章申以約誓之詞亦邪思之不解者也上二句不平重在下何同穴亦自言其情耳皦日亦自誓其言之由衷非誓其言之必踐也不然淫奔者豈容合葬且皆死矣又誰為合葬時講毋有身死之後此刑不能及等語尤為呆陋

丘中有麻全旨○此詩三章皆疑詞願望之意以漸而深故前二章是未來而冀其來末一章言既來而冀其贈也

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大車啍啍音吞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啍啍重遲之貌璊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叶戶橘反謂予不信有如皦音皎日 賦也穀生穴壙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辭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音鏘其來施施

首章○此婦人望其所與私者曰夫人愛之也深則望之也切彼子嗟昔之所私而望其來者也今何其久而不來意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乎然我之望甚切安得子嗟辭彼之留施施而來以慰我之心乎不然留子者得矣其如予心何

二章○彼子國吾之所私而欲其來者也今胡其久而不來意者丘中有麥之地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乎然我之望甚切安得子國辭彼之留來食于我以釋吾之疑乎不然子之留樂矣其如予情何

末章○夫子嗟可以來子國可以來而今俱不來意者丘中有李之處有以留尔而不得來乎然我之想子甚慇安得惠然肯來貽我珮玖以遂吾仰望之懷乎不然謂尔無所私吾勿信也夫望之切又疑之深淫奔者之情如此

各章上二句是疑情下二句是冀望有麻有麥有李各指其地言之惟其詞出于疑故所指無定處子嗟子國定是兩人蓋淫者所私原無專一將其來三字正是望之切貽我珮玖是冀詞揣度留連不能遽釋之意宛在言外

施。叶蛇○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爲布者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叶奬里反**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舉里反○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我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